

長篇武俠小說

龍虎風雲

鄭証因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4 5839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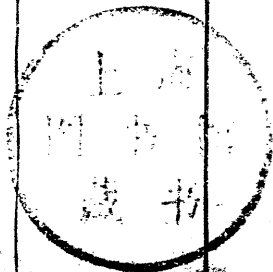
鄭證因著

長篇技  
擊小說

龍虎風雲

(全一册)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長篇技擊小說

龍 虎 風 雲

目 次

---

第一章	遇狂——懲凶	一
第二章	請訓——應援	一三
第三章	邀劫——惡鬥	二四
第四章	絕谷——破伏	三六
第五章	偵敵——探山	四九
第六章	暗襲——火攻	五八
第七章	懷憤——殺家	六九
第八章	奇俠——警惡	八一
第九章	踐約——赴會	九二
第十章	凶僧——鍛羽	一〇五

長篇技擊小說  
**龍虎風雲**

「五英雙艷續集」

鄭證因著

第一章 遇狂——懲暴

在榆林道轄境橫斷榆林西北的子午嶺，山勢雄偉，峯嶺連綿，林木蔥鬱。在這裏有一條橫穿子午嶺的山道，從東山口到西山口，約有十餘里長。出了西山口就是陝甘交界的方家集。這時正在中午之後，驕陽當空，這條山道上絕少行人，忽然從東山口闖進兩匹黑驢，驢背上，馱定一老者，一少女，老者年紀在五旬以上，紫巍巍臉面，掩口黑鬚，精神矍鑠，頭上戴一頂馬蓮坡大草帽，背上揹着一個黃包裹，包裹上插一口長劍，那少女年約十八九歲，柳眉杏眼，俊秀中帶着一派英銳之氣，藍綢子包頭，藍綢子半長衫，白綢子紮腰青色中衣，腳下一隻小蠻靴，背上也揹包裹插劍，這老者和少女一望而知是風塵中的人物。這兩頭驢走的很快，蹄踏在山道上發出一片清脆之聲，少女比老者的驢走的較快，已竄過數丈遠，老者却在後面招呼：「環兒，大熱的天忙甚麼，貼着樹陰慢些走吧。」少女依然催驢前行，扭着頭道：「爹爹，天太熱，快趕出山口，方家集早些落店，不要往下站趕了。」後面老者哼了一聲道：「由着妳吧。」這時那少女更把韁繩一抖催驢疾馳，眼前就是一個小山灣，向左斜轉，這頭黑驢才往左一轉，驀然從山道的左邊閃出一人，他若是貼着道邊往這邊轉過來，雖是兩下迎頭，可是

絕撞不到一處，不知爲甚麼，這少年竟自在這種轉角地方要橫竄到道右邊，眼看着就要撞上。驢背上少女，身手十分俐落，雙腿用力一擺驢腹，腿底下崩上勁，往右用力一帶韁繩，口中却在「吁」的一聲，這頭驢往右一盤旋足可以避開來人，不料這少年竟自一把將驢嚼環抓住，這一來，兩下一個往左一個往右爭這驢頭，小黑驢立刻揚蹄掙扎，少女不是早有隄防，非被摔下去不可。少女一飄身，竟從驢背上躍下來，眼中已看到這少年在二十多歲，黃焦焦一張臉，禿眉毛三角眼尖鼻子薄片咀，穿着一身短衫褲，打着裹腿，穿酒鞋，背上也背着一個小包裏，相貌好滑，少女喝叱道：「你這人，怎這麼無理，又沒撞着你，你還不撒手等甚麼。」這少年才嘻嘻一聲冷笑把嚼環撒開向少女道：「大姑娘，駱韁口別這麼驕，撞傷了人會教妳走的了麼，往後走路小心着點，照這樣妳可非吃苦子不可，侯三爺是外場人，換在別人早教妳下驢了，大姑娘對麼？」少年說話的神情十分輕薄，少女不由臉上一紅，叱道：「你不貼着道邊，在轉灣地方橫闖，險些沒把我摔下來，我饒沒說甚麼，你還咀裏不三不四的，你要欺負我是女流，你可算瞎了眼，還不與我滾開！」這少年却反往前欺了一步道：「大姑娘官山官道，侯三爺想怎樣就怎樣走，險些撞傷人還敢發威，哦，姑娘你是走江湖的老合吧。」少女杏眼圓翻把韁繩一帶，小驢已貼到右邊山道邊上，少女把韁繩也撒開，厲聲道：「你再敢說些匪言匪語，你是自找難堪！」這少年真個大胆，他哈哈一笑道：「姑娘好大的火興，請上驢吧。」他口中說着手底下作勢一揮，却往少女胸前乳上摸來，少女忙往後一閃身，右掌向他脈門上便切，這少年手底下却十分

賊滑，往下一沉右臂，一矮身，左掌穿出，擦陰掌向少女小腹上便打，少女一斜身，左腿一提，左掌向外一展白鶴亮翅，向少年的肩頭上便劈。這時忽然一陣鐵蹄翻騰，老者已然追到，口中喊了聲環兒這是作甚麼，其實老者早已看見這少年動手的情形不是好人，和女的動手，不論有多大仇，不許這麼遞招，這分明帶着輕薄討便宜，老者的驢蹄着還有丈五六，竟自喝聲：「環兒後退。」這老者一按鞍子已從驢背上飛躍過來，少女往旁一縱身，那少年還要追，老者捷如飄風，已到了面前，左臂一橫向外一揮，喝聲你先等等，少年被震的往後退了兩步才拿樁站住，老者口中却說道：「看你手底下情似經過名師，你是那一門，何人門下，敢這麼輕狂無理。」少年却哼了一聲道：「侯三爺又不和你結親你問不着，你一個吃江湖飯的也敢動手麼！」老者勃然大怒道：「匪棍，瞎了狗眼，你拿我父女當何如人！」老者話沒落聲，這少年却冷不防的往前一蹿身，一個虎撲子式，雙掌齊出向老者猛撞來，來勢頗疾，那知老者爲武林中能手，身形沒動，左臂橫架鐵門閃把少年雙掌往上一崩，右掌已從左臂下穿出灣弓射虎，砰的一掌把這少年打出兩三步去，撞在山壁上，少女喝聲：「他不是好人，爹爹別教他走了。」可是那少年身軀往荒草中一倒，一挺身竟已躍起，一個旱地拔蔥竟自翻上了左邊山壁的一個缺口處却向下招呼道：「老兒，看你動手情形頗像終南形意門，老兒可敢在侯三爺面前報出『萬』兒麼？」老者哈哈一笑道：「老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柳名雲程，你可也有個名姓麼？」少年厲聲說道：「姓柳的，你果然是形意門，好吧，太爺侯三秀，現在有事，沒功夫和你廝纏，侯三爺告訴你，

早晚連你形意門掌門戶的也逃不出手去，你只要敢入甘肅境就教你認識侯三爺的來頭了。」這老者厲聲道：「匪徒你還敢發狂，我非教訓了你不可，」那自稱侯三秀的竟自說聲：「侯三爺沒功夫。」如飛的從山頭上逃去。這匪棍走後，那少女氣的幾乎要哭，向老者道：「爹爹你看這不是無故的晦氣麼？」老者唉了一聲，見迎面有行路的走過來，遂向少女道：「環兒，在江湖路上走，這種事是難免有的，我不願多惹是非，便宜了這匪徒，咱們走吧。」這爺兒兩個遂各自縱上驢背，一直趕出西山，一直投奔山口外方家集太和店落店。

原來這老者乃是終南派的名武師山陰柳雲程，這姑娘是老武師膝前唯一的愛女柳玉環。山陰柳雲程爲終南形意門傑出人才，他從出藝之後遊俠江湖，終南派已到了最盛的時候，現在掌門人司徒英奇，尤其是昌大形意門最有功之人，山陰柳雲程近年來，因爲愛女長成尙沒物色到適宜人材爲偶，帶着女兒遊俠江湖，暗中却是爲玉環物色佳婿，這是從江南轉了一遭，忽然想起師弟周星五，展鳳翔，在蘭州舖場子授徒，師兄弟已多年沒見，正打算到蘭州走一遭，和師弟們聚會聚會，不料行經子午谷，竟遇到了狂徒無理，父女二人落店之後，柳玉環還是餘怒未消，店家方才給打過臉水泡上茶來，忽然門外有人招呼了聲：「師伯你老竟也來了。」外面說話閒跟着門一開一個少年走進來，柳雲程一楞，看着有些面熟，一時竟想不起來是何人，這少年却說道：「師伯不認識弟子了吧，弟子就是裴智。」說着話已然行禮拜見，柳雲程道哎呀一聲道：「我怎的記性這麼不好，唉！也難說，你已出落得這麼英

俊我那邊認得，我們一別，轉眼間已經八年光景，看你今年大約是二十二歲了吧？」裴智行完禮站起來忙答道：「師伯一些不差，我今年二十二歲了。」柳雲程道：「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還真是長江後浪催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你們小弟兄長得這麼快，我們老弟兄鬢髮皆斑，往後的事業只有看你們了。」少年裴智又指着那姑娘問道：「這位可是我師姐麼？」柳雲程忙道：「環兒過來，這位師弟見見禮，咱們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這是你師叔周星五最小的徒弟裴智。」又向裴智道：「這是你師姐柳玉環，」兩人互相行過禮，彼此落坐，柳雲程問他的來意，這山陰柳雲程父女二人，全是風塵俠隱一流，他們隸屬在終南形意派門下，柳雲程更是終南派最著名人物，他對於終南派的武功探討精緻，深得形意門武功三昧，柳雲程他是終南派後起的劍客，鐵齋俠陸熙民的徒孫，司徒英奇的弟子，他自從出藝之後，本着終南派的門規，行道江湖，膝下只有一個女兒，就是這柳玉環，父女走江湖，一半是行道，一半爲的是給玉環物色乘龍佳婿，爺兒兩個從江南走了好幾省，這次來到子午嶺方家集，竟和本門徒姪裴智巧遇，柳雲程的師弟周星五，在甘肅蘭州地面住家，家中很有些田，出藝之後，就在自己家鄉鋪場子教徒弟，柳雲程這次也正想着去訪周星五，師兄弟已經多年不見了，想要暢敘一番，想不到和他的徒弟在此相遇，遂問起裴智的來意，裴智說道：「師伯你老這些年只走江南一帶，西北各省輕易不去，這一帶的事情大約不大清楚。」山陰柳雲程忙答道：「我雖然在江南各省留戀了幾年，可是對於同門中一般師友，那會就忘掉，聽說你師父十分得意，對於我們終南派



從他身上昌大起來，形意派在西北各地，已經發揚光大，還不是全仗着你師父之力麼？」裴智嘆了一聲道：「師伯的話固然不差，可是近來的情形，就糟了，終南派將要在陝甘一帶無法立足，我看要是鬧糟了，就許連終南山也得封閉門戶。」山陰柳雲程聽到這個話，怒形於色，向裴智問道，「怎麼我終南派就要從此封劍閉門，我們惹下什麼禍事，不能傳宗接代，武林中沒有我們立足之地了麼？究竟是什麼原故，你快快和我說明。」裴智道：「師伯不要生氣，現在陝甘一帶，已經完全是少林派的門下，師伯可知道麼？」柳雲程道：「少林派領袖武林正宗不論在什麼地方昌大門派，也是理所應該，跟我們形意派又有何關？」裴智道：「師伯那裏知道，自從我師父在寧夏傳藝授徒，終南派的武功已得到江湖中的重視，更兼門規嚴厲，屬在形意派下的弟子，沒有一個敢稍背門規，可是應了那名高見妒，在寧夏護軍使衙門中有一位武術教師，此人會得少林派嫡傳，名叫鐵琵琶顧劍堂，他門下的大弟子羅漢掌紀鴻圖，還有一個徒孫，名叫侯三秀，那顧劍堂行爲上倒沒有什麼劣跡，只不過眼空四海目中無人，他那徒弟羅漢掌紀鴻圖，跟侯三秀却是十足的勢利小人，我們形意門和他無仇無怨，只爲這幾年以來，因爲有武功傳出去，門下的弟子多在甘肅寧夏一帶，只要遇到了以武功本領相見，還是形意門的人到處全有，這一來羅漢掌紀鴻圖師徒兩人，竟起了忌妬之心，他們認爲甘肅境內，只有少林派才佩掌這武林正宗，形意派竟在甘肅境內，佔了勢力，他們心不甘服，遂故意的和形意派門下尋釁生事，這一來兩派的是非日多，周老師是極安分守己的人。師伯是盡知的，他老人家決對沒練武的習氣

，他老人家敢說是謙和處世，虧已待人，在練武功的老師父當中，像他老人家這種柔和性情的很少吧！可是眼前有了這種是非，你不去惹事，架不住事情找上門來，你也不得不招呼一下子吧，我恩師遇到這種局面，應付至難，只有認頭吃虧，竭力的管束着我們形意派門下，不止於要力斂鋒芒，就是人家明找到頭上，也必須退讓三分，師伯你想想，這麼息事寧人，也就很對的起江湖朋友了，那知道羅漢掌紀鴻圖，他不止於不領周老師這個人情，反倒越發的狂妄起來，認爲形意派不過是虛有其名，故造聲勢，授徒騙財，無足輕重，他安心要把形意門完全擠得離開西北這條路，也是合當有事，我周老師到甯夏去訪展師叔，展師叔住在甯夏府，我師父帶着四師弟陳劉五師弟石震去訪他，我展師叔在甯夏府是在一個富商家中，鋪場在教徒，因爲自己也是客居，我師父到了之後，他不願意在宅中招待，遂約着我師父和兩個師弟，在五龍街會芳酒館，爲我師父洗塵，冤家路狹，羅漢掌紀鴻圖的徒弟侯三秀，他也在會芳居帶着徒弟吃飯，我師父和展師叔談話中間，難免題起近來的事情，當時以我師父那種人，口頭上不會不謹慎，決不願意多惹是非，題到形意派，少林派時生誤會的事，我師父跟展師叔說：「總要設法解冤釋怨，化除嫌隙，千萬不要因爲一點意氣之爭，弄出大是非來，那就不是我形意門師徒之意了……。」這種話任憑什麼她方說也擺的出去，可是那萬惡的侯三秀，他竟自知道了這是形意門的兩位武師，故意的叫他手下徒弟把我師父的酒杯撞翻，菜餚濺滿了桌面，此人是安心鬧事，他那不能講理，更說出些無情無理的話來，師叔展鳳翔認爲這是故意欺人，照這樣忍受下去，

形意門只有退出江湖，當時對於這侯三秀嚴加申叱，不應該出口傷人，兩下立刻動起手來，我師父要想攔阻那裏來的及，像他們這種徒弟，雖然頂着少林派的門戶，可是不過虛有其名，一動手，就把那侯三秀打出酒館，摔到門外，羅漢掌紀鴻圖他竟和展師叔拚命相鬥，兩下裏在酒館門前動起手來，羅漢掌紀鴻圖還有些真功夫，動手到十幾招，師叔展鳳翔以「半步細拳」將這紀鴻圖震出五六尺去摔在地上，那羅漢掌紀鴻圖抱頭鼠竄算栽了這麼個大跟頭，這一來無形中，好像點起一個烈火，羅漢掌紀鴻圖，他回到護軍使衙門，在他師父鐵琵琶顧劍堂面前一路搬弄是非，那顧劍堂原本門戶之見很深，此時見徒弟徒孫都吃了大虧，他那能袖手不管，不過那時我師父知道已然闖禍，眼前這種是非決不能避免，更爲的是少林派對形意門欺壓過甚，所以師父已打算把西北這條路上所有形意派的門下，完全集合起來，普請甯夏，蘭州，涼州，一帶的武師，跟顧劍堂會面，當面評理，只要武林同道主持正義，說句公道話，定能够化解多少是非，免得形意派與少林派弄成了不兩立的局面，所以不願我跟頭不栽跟頭，立時催促着展鳳翔，師兄弟兩人回轉蘭州，在江湖道議論起來，我師父這種辦法，往好處說是存心退讓，可是口齒刻薄的，也就認爲我師父跟師叔算是怕了人家，不敢等着顧劍堂，但是回轉蘭州之後顧劍堂竟自跟蹤跡追了下來，登門去找師叔，兩下裏三言兩語，就算說僵，趕到動起手來，這才知道這顧劍堂果然是少林派嫡傳本領，武功卓絕，更精擅一種掌力，師叔展鳳翔不止於敗在他手下，還把一條左臂給顧劍堂的鐵琵琶手打傷，就算是落了殘廢，可是顧劍堂趕盡殺絕，在這種情形

下，依然不肯放手，當面對我師父威脅，從此以後，在甘肅省境內，不准形意派的武師們鋪場子教徒弟和護鏢定鏢。這種無情無理的壓迫，誰能忍受，並且他限定了在一百天內，凡是形意門的全要退出甘肅省，過一百天只需發現了形意派的人，那可恕他顧劍堂下絕情，施毒手，遇一個除掉一個，可是在百日內形意派有心不甘服的，只管到護弁使衙門去找他，他是竭誠恭候。我師父聽到他這麼當面侮辱，幾乎氣死，只是個人的功夫決敵不過顧劍堂，我師父只有忍辱含羞，把顧劍堂打發走，和師弟展鳳翔一商量，甘肅境內實無法立足了，打算親自回總南，向掌門人暨述原委，不過師叔展鳳翔一再攔阻着，展師叔因為形意派在西北一帶，前後不下十年的工夫，培植的不易，倘若真個封閉門戶，逃出甘肅省，那一來將來還怎樣再回去，不如仍然叫門戶存在，趕緊打發人到終南玉柱峯，掌門人那裏，把這件事完全報告，將來任憑弄到什麼結果，免得落掌門人的責備，一面更打發人分頭去請我形意門中的前輩，要保全形意派的威名，要趕到蘭州和少林派鐵琵琶顧劍堂一會，將來我們或者還可以恢復形意派已往的威名，當時商量好，遂打發我們晝夜兼程而進，四師弟陳劍，五師弟石震，一個奔大河以北，一個奔山左右一帶，尋訪本門中歸隱的前輩，弟子還算很幸運，竟在子午嶺和柳師伯們相遇，請柳師伯念在南門之誼，務必要趕到甯夏爲形意門保全一點臉面，這就是弟子的來意。」裴智這番話說完，把個山陰柳雲程氣得面目變色，俠女柳玉環也是娥眉緊蹙，恨不得立時找到羅漢掌紀鴻圖，鐵琵琶顧劍堂師徒，一決雌雄，山陰柳雲程冷笑一聲道：「很好，既

然有這場事，你祇管放心，我決不就誤，不過這次可得稟明了掌門人再去作，因為這件事關係着我門終南形意派存亡榮辱，總得在掌門人面前請教一番，免得落了包涵，明天天亮，我們立刻起身，回玉柱峯，拜覓掌門人後，立刻趕奔甘肅。」裴智此時十分高興，因為這位柳師伯在終南形意派中，是一個傑出的人材，現在連掌門人這一輩中，沒有多少位驚天動地的人物了，加今他肯出頭，這是最難得的事，我師父跟展師叔還諄諄的囑咐，我務必的要訪着了這位柳師伯才好，裴智告辭回轉自己房間。這裏老武師柳雲程，向姑娘柳玉環道：「姑娘，你聽見了，這顯劍堂和你兩位師叔全是無怨無仇，祇爲門戶之爭，他就要下這種毒辣的手段，要把形意派從此壓倒下去，這種趕盡殺絕的手段，叫人如何忍耐得下去，姑娘你不是時時的隔着路途上寂寞無聊麼？這一來，却有你的熱鬧看了。」柳玉環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爹爹，這個熱鬧我都不想，我只痛恨着顯劍堂，他竟自以少林派門戶正大，領導武林正宗，藐視旁門別派，這種欺人的舉動，叫人恨難平，女兒很想着不必到終南玉柱峯去，免得多就誤時日，還不如一直的趕奔甯夏，跟顯劍堂師徒拚一下子，勝敗輸贏榮辱，早早分個清楚也倒甘心了。」柳雲程微搖了搖頭道：「姑娘，你把事情看得太輕了，我終南派傳到如今，已經是第七代，祖師開派的艱難，所精研的形意拳，五行連環拳，點穴拳，整整數十寒暑，纔算把形意門立起來，開派以來，不敢收徒，先在江湖，行道十年，作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鋤強抑惡，除暴安良，這纔在玉柱峯立戶，正式授徒，每逢到這一般徒弟武功成就之時，打

發下終南，全要在祖師前自行宣誓，要爲師門報効三年，這三年決不許辦個人的私事，以身獻與門戶，直到三年滿足，再行回山，在祖師前自行交待，若認爲這三年行道，尙有未足，再離師門，必須完成幾種大心願，可是凡是終南門下的弟子，經過了這種刻苦自勵，行道江湖，全變成了一種任俠尚義的性格，這就是多少人材來分南北兩支，終南形意派日益昌大，如今竟自出了這麼個硬對頭，安心和我們形意派爲難，要逼追我們封閉門戶，這種事我們怎能不向掌門戶的老師父請教一番，以免我們一步定差，後悔無及，你到終南參拜掌門人的事看得那麼輕，豈不是不知利害麼？」柳玉環聽父親這麼說，知道去終南玉柱峯朝見掌門人，關係着終南派門戶榮辱興亡，自己遂不敢多說，父女二人也收拾一切，早早安歇。在第二天黎明後，那黎智先行起身，因爲尙奉有師父的命令，去請本門重要師友，柳雲程帶着柳玉環也跟隨着趕奔終南玉柱峯，來到終南山南山麓，柳雲程指着山口一帶向柳玉環說道：「環兒，這終南山我一恍的工夫，大約又有五年沒到這裏了，這沿山一帶竟多了這麼多的住戶人家，想起我學藝師門，到如今四十餘年，回溯前塵，都如昨日，可是山林依舊，人物皆非，那時進山口的賣茶老者，我在師門纏藝十年，每次下山，必要到他這茶攤上喝一盞茶，直到出師之後，仗劍下終南，也會和這老者作別，趕到我再回終南朝拜師長，這座茶棚就不見了，如今走在這個地方，依稀還記得當年景象，人生不過數十年，有限光陰，總要憑自己的智慧能力作些有益國家社會的事業，如是庸庸碌碌虛度一生，那也太辜負人生的意義了。」柳玉環聽父親勞勞叨叨敘起這些舊事，自己

不好答言，一同走進山下，把兩匹小驢寄存在山口人家內，給他們放下幾個錢，教他們替看管着，父女二人走進山口，這終南南嶺一帶，這些年來越發顯得山勢雄壯，碧綠的山峯，被那四週圍繞着，到處能看到千百年參天古木，山道裏倒覺涼爽異常，清風習習，鳥語花香，一入這種境地，叫人就起厭世之念，這段山道也長，直走過有兩個時辰，才到了中峯，離着玉桂峯的山莊尚有二三里的山道，在這盛夏的時候，不斷有避山的人，不過這條山道上輕易却見不着女流，柳雲程父女二人時時的被避山的客人注意着，這位柳武師一邊走着，還給女兒柳玉環講述着終南形意派當年盛況，又走了有半個時辰，柳玉環在前面一指道：「爹爹那邊最大的山峯可是那玉柱峯麼？」山陰柳雲程抬頭看了看，點點頭道：「不錯，那就是玉柱峯，我們形意門的山莊，還用不着到玉柱峯下，你看在這裏看那玉柱峯至多有二三里遠，其實要是真個的往玉柱峯那裏去，從現在總得走到日沒時才能到，這就是望山跑死馬。」

柳玉環道：「這一說，不是到山莊旁就很晚了麼？那麼我們朝拜完了掌門人再翻下山來，非得在山道中走他半夜不可了，我看這一帶的風景極佳，這玉柱峯又是終南山最出名的勝境，爹爹咱何妨在山莊住他一宿，天亮時到玉柱峯遊玩他一番，再下山也還不遲，何必這麼緊趕呢！」柳雲程微微一笑道：「傻姑娘你想在山莊住一夜，你許是不要命了，」柳玉環道：「爹爹這是什麼話？我爲什麼不要命。」

柳雲程道：「你現在雖則學的也是終南派的武功本領，可是這亦能說家傳武學，不信你遇到了同門任何人，全不能承認你是南派的門弟子，你難道忘記了麼？我前些年曾對你講過本門中已不再傳女弟子

了，爲了女弟子險些把終南派斷送了，到如今祇要提起來，凡是老一輩的，沒有不嘆息的尤其是進了山莊，看到那公冶英珠的墓碑，令人又痛心又凜懼，若不是那場事何致於門戶中這麼嚴厲起來，此次你是隨我來，因爲父女不能分手，可是帶你朝見過掌門人，立刻就得出山莊，不能再停留下去，」柳玉環娥眉緊蹙恨聲說道：「這種事我認爲當初前一代的掌門人就算處治不當，公冶英珠咎由自取，罪有應得，可是像那裘師姑陸師姑也被連累得在門戶中除名，未免太冤，作惡的並不是女弟子，何致於就由那時把女子熱誠皈依門戶的全拒於千里之外，這仍然是把女子看得太輕了。」柳雲程哼了一聲道：「環兒，這已經走近山莊，語言須要謹慎些，若被本門中別人聽了去，雖不致有什麼事非，你一假晚輩對於本門中就這麼任意批評殊覺失禮，」柳玉環被父親申叱着不敢再多說，漸漸的走近山莊。

## 第二章 請訓——應援

木柵門前，祇見木柵門敞着，門前和山道這邊打掃的乾乾淨淨，兩行垂楊柳，綠蔭蔭的把山莊隱起，如同一座碧城，直走到山莊門口，裏面靜悄悄也沒有人看守門戶。柳雲程走進門來，到了靠東邊兩間門房內，把看守門戶的老僕何忠招呼出來，叫他前去通報，柳雲程跟女兒站在這裏等候着，功夫不大，這老僕從裏面出來，說是掌門人已然知道柳師傳到了，請你進去，掌門人在東偏院書房中等候，柳雲程帶着玉環順着當中的這條甬道往裏走出有兩箭多地來，向東轉過來穿着一片桃林走進一段



竹欄牆山莊的書房就建築在這裏，當年山莊裏並沒有這種建築，只因近年來終南派門戶已然立住極堅固的根基，尤其是現在的掌門人司徒英奇接掌門戶以來形意派更加昌大起來，各處聞名投奔願列門牆的弟子，差不多平日總有幾個，可是終南派的門規也定的越發嚴厲，對於收錄門徒也越發謹慎，不是隨意的投到這裏就蒙收錄，就是有人推薦來的也必須在這裏先住上一月，經過掌門人明中暗中偵查數遍，才可以定收錄與否，所以各地裏成名武師也全不斷的到山莊這裏來訪問，這位發揚昌大終南形意派的司徒老師，爲開派以來聲譽最佳的掌門人，因爲他的武功造就不止於所就形意派的精微奧義，拳術劍術的精華，他更能憑自己智慧，推闡各派拳術的精微奧義，攝精取華，獨創手法，在五形連環拳之外，又創出十二行的拳法，這種拳法是內功上乘的功夫，運用起來，能够兼各派之長，爲終南派開派以來，僅有的奇才，在司徒英奇接掌門戶之後，二十餘年間，把形意派推廣到大江南北，以及關東一帶，只要有形意派傳人，到處設場子授徒，教練武術人材，發揚武術正義，司徒英奇這一代也算終南形意派門戶最昌隆的時候。山陰柳雲程帶着女兒玉環，拜見了掌門人之後，司徒英奇這時年歲可大了，他的嫡傳恩師鐵簫俠，陸熙民，自從形意派突遭巨變，公冶英珠違犯門規，欺天滅理，敗壞人倫，鐵簫俠跟掌門人裘子謙爲了追緝叛徒，兩次入嵩山少林寺，險些把終南派門戶斷送了，還算少林寺掌教方丈爲得道高僧，才有十納下嵩山，終南雨夜緝叛徒，七渡公冶英珠，終於把他在終南派祖師前正了門規，公冶英珠慘遭刑戮之後，掌門人裘子謙跟鐵簫俠陸熙民，全在祖師前自行請罪。並

且把公冶英珠的尸骨葬埋在山莊練武場前，樹起一幢石碑來，把公冶英珠所有經過的情形，完全記錄在磚上，從此終南形意派不得收女弟子，連裘冷豔陸雪豔也立時離開終南玉柱峯下，陸熙民在公冶英珠伏誅之後，灰心已極，自己回轉南湖閉門思過，奉母家居，教授司徒英奇，決不再到終南玉柱峯一步就爲的看到那幢碑文，立刻觸起前情，徒自傷心。陸熙民在南湖把老母侍奉到百年之後，把陸雪豔也給出嫁，那時因爲終南玉柱峯掌門人那裏凡是有家有業的弟子，藝成之後，多半回家，山莊那裏頗爲用人，掌門人裘子謙打發人把司徒英奇喚至終南山，陸熙民在無牽無掛之下，竟目看破紅塵，離家出走，到處遊山玩景，黃冠鶴服，嘯傲烟雲，竟成了玄門中道士，他的武功原本已到了火候，更在莽蒼山得遇玄門修真之士，傳授了吐納的真法，陸熙民竟自修練得容顏不老，可是決不再回終南一步，並且多少年間已不知他生死存亡，但是後來掌門人裘子謙竟把終南派的衣鉢傳與司徒英奇，叫他繼承門戶，也因爲他所得獨精，他更能够運用自己的智慧，把終南派武功劍術精益求精，代接掌門戶，二十餘年間，又造就出來多少傑出的人材，頂到本篇開場時，司徒英奇已經有了年歲，他已是七旬左右的人了，裘子謙是早已去世，可是江湖上傳言唯有他嫡傳的恩師鐵簫俠陸熙民入玄門之後，已經算是得了道，成了陸地神仙，在司徒英奇六十多歲時，竟有武林中前輩在峨嵋山見到了鐵簫俠陸熙民，算計他年歲已在一百餘齡，可是他那相貌依然跟他離開南湖出走時不相上下，傳言雖是這樣，司徒英奇因爲沒親眼得見，只有默禱着恩師果然能够修練成長生不老，倒也是終南派之幸，這時自己的嫡傳柳

稟程到來，如按着門規嚴苛的說，連柳玉環全不得進山莊，不過柳雲程父女復得掌門人司徒英奇的歡心，柳玉環又是晚兩輩的人，所以掌門人司徒英奇准許進見，這時司徒英奇問柳雲程到終南山山莊來是爲看望自己，還是另有別事，柳雲程知道送信的人定是中途有耽擱，尙還沒趕到：自己算是走在頭裏了，遂把路遇本門弟子裴智，及子午嶺所遇的狂徒，得到的一切信息，全向掌門人說了一番，並且說明自己來意，是向掌門人請示，本人要帶着女兒柳玉環趕奔陝西省，會一會少林派鐵琵琶顧劍堂，爲終南派挽回在甘肅省的劫運，倘若這場事辦不好，自己情願以身殉終南山門戶。司徒英奇聽出柳雲程說過之後，不由的皺了皺眉頭，向柳雲程道：「這件事倒叫人有些不解了，我終南自開派以來，本着祖師的門規戒條，發揚自己本門的武功劍術，把自滿自驕輕炫輕露，列爲最重的禁條，當年祖師的意思，正爲的是不願起門戶之爭奪，派別之糾紛，避免清和別的門戶激起衝突，作些無味的相爭，就是具有掌武林正宗的少林門戶，也沒有這麼嚴的戒條，約束門下，所以當年公冶英珠那場事，鬧的那麼重大，尙能得嵩山少林寺掌教方丈的諒解，凡是少林派嫡傳門下，決不會有這種行爲，叫我看鐵琵琶顧劍堂以少林門戶標榜，竟自這麼倒行逆施，憑武功造詣略有過人，想獨霸西北一帶，不准別人推廣門戶，爲這種具私念懷惡念，豈是正大門戶弟子所爲？所以鐵琵琶顧劍堂的出身來歷，我認爲恐有不實不盡，這件事不要含糊，還是仔細查考一下才是。」柳雲程道：「周星五師弟的徒弟裴智，雖是年輕，很是老誠持重，言語很是謹慎，我想他若不是得有實據，決肯把這件事報告到掌門人這

裏，他本可以較比弟子早到一日，想是他中途又有耽擱，只要他來時掌門仔細問他，定知究竟，現在的事情，據說十分緊急，周星五和展鳳翔二位師弟，已被迫得不能立足，他們只要被迫得一離開甘肅省，我們終南派無形中就算封閉了門戶。弟子打算朝見恩師之後，即日起程，趕奔甘肅省。」掌門人司徒英奇點頭說：「你去也很好，我還放心，這些年來，你雖然名成業就，尙還明白學無止境，肯下功夫，此人既以鐵琵琶標榜，在江湖上這是少林七十二藝上之一種，鐵琵琶掌，手法厲害，這種掌力能打十三太保橫練，破鐵布衫，金鐘罩，若是這種鐵琵琶手練到了火候，就是童子功。一力混元氣，也禁不住他一掌，所以周星五，展鳳翔決不是他的敵手了，可是少林十戒，對於約束門人極爲嚴厲，少林寺七十二藝中，有十幾種最厲害的手法，不能隨便施展，載在十戒中，因爲那十幾種功夫，只要一出手，就得把人廢了，沒有深仇大怨，不准妄行施展，鐵琵琶顧劍堂他若真是福建莆田河南登封兩處少林寺嫡傳的弟子，他決不敢背犯山規，以這種絕技在江湖上據自運用。不過你不要被我這個話誤了你，時時得謹慎提防，對付此人，若用我們本門五行連環掌，決不能抵禦他。這種掌力，假使當真把他作了對手時，可以運用象形掌術化法來對付他，好卸他這種掌力，不過用這種掌術和他鐵琵琶的掌力比較深淺，極容易爲他所制，你須要避兔與他用真力分強弱。以虎形，龍形，猿形，豹形四式的十六手，真力來拆卸他這種力量，他只能連運用三掌之後，只要你能保全住了，就可以不致於毀在他這種絕技之下，我們雖不敢自負，但是除了拳之外，只要過兵刃，過暗器，以我本門一字乾坤劍

術。足可和他一較短長，可惜你師兄遠遊峨嵋，不在關中，他若在這裏，隨你趕奔蘭州就是少林嫡門傳下，也不足爲慮了。」山陰柳雲程對於掌門人的吩咐的話，一一答應着，司徒英奇更問了問柳玉環的武功造就如何，柳玉環答對自己所學，對於佩入跟着父親所學的形意派掌術，一字不敢題，個人已經從武當派武師石建興學了幾年卡拳，十段錦，和輕功暗器，略有所得，好在掌門人也不往下仔細追問，並且柳雲程也向掌門人說明，此番帶着女兒柳玉環走江湖訪道，也是爲女兒了結終身大事，掌門人司徒英奇把此去甘肅省，應該仔細注意的事，囑咐完了之後，柳雲程不敢就攔，立時向掌門人告辭，掌門人司徒英奇因爲他帶着女兒前來，也不留他，遂囑咐定，到了甘肅之後，若是會着鐵琵琶顧劍堂之後，倘能够化干戈爲玉帛，爲兩門解冤釋怨，那算是本門之幸，如若事情到了不可收拾時，千萬要打發人飛報回來，那時我或者要親自到蘭州走走，山陰柳雲程一一答應着告辭出來，掌門人司徒英奇把他父女二人送到客堂門口，停步站住，又囑咐柳雲程道：「你務必要仔細的細查，顧劍堂的出身來歷，他究竟是那一派少林的門下這是最要緊的。」柳雲程答應着，拜別恩師，離開山莊，這父女二人一路上風塵僕僕，毫不就攔，這天已經入了甘肅境內，這天才到榆林驛，父女二人投店之後，還未坐穩，忽然店人拉開風門招呼道：「老爺你老可是山陰柳老師傳麼？有人找你老，怕問錯了，所以先呼我請示一聲。」柳雲程不覺驚異，這一帶並沒有熟人，遂問店伙道：「什麼人找我？他在那裏？」店伙聽這情形是對了，遂一回身後說道：「石爺大約許是找對了，你老看是不是？」這時從店伙身後轉

過一個少年，一身塵土，帶着十分勞累的神色，似乎才走過極遠的路，方才停住腳，柳雲程猛然問別不出來人是誰，柳玉環在身後低聲說：「這不是石師哥麼？」這少年已經搶步走進屋中，向柳雲程面前一跪，招呼道：「柳師伯你老來的很巧，我方才看出你老進店門，不敢冒認，並且已入甘肅境內，說話也不敢放肆，師伯你老一向可好？」柳雲程這時才認出是師弟展鳳翔的五弟子石靈，柳雲程伸手拉着他道：「石靈，不要多禮了，我在客途中，我還怪罪你麼？你怎麼，可是……」說到這，柳雲程忙把低下的話頓着，向店伙一擺手道：「險水先不用打，這裏可有頂好的茶葉給我們泡一壺好茶來，我們渴得很！」店伙忙退出去，柳雲程向前湊了一步，低聲向石靈道：「你這種情形，可是出了事麼？」石靈忙答道：「師伯，小姪若不是出了事，何至於這連夜奔馳，我師父受傷很重，命已垂危，周師伯因為裴智送信，今夜還沒回來，這才打發我騎牲口連夜趕奔終南，真想不到在這里跟師伯相遇，你老這是往那裏去？」山陰柳雲程答道：「我正爲的你師父，師伯遭遇到這種暴力的侵襲，我終南派在西北一帶昌大門戶，遇到這樣的阻難，我們焉能坐視不救，我在子午嶺遇到了裴智，跟着到終南山朝見了掌門人，請訓之後，並沒敢耽擱，一直的趕了來，想不到這顧劍堂竟這麼的趕盡殺絕，遽下毒手，你師父現在可能保得住性命麼？」石靈忙答道：「弟子可不敢說了，因爲我離開了隱賢莊之時，我師父的情形很是危險，雖然仗着有本門的治傷靈藥，暫時保住性命，但是究竟這些天有沒有變化，就不得而知了。按當時的情形，我們形意派完全退出甘肅省，可是我周師伯誓死不願意把終南派的臉面丟盡，

自己有三寸氣在，決不肯活着離開甘肅省境，我們一個作晚輩的也無法再勸他老人家了，我離開隱賢莊之後，是否還有是非發生，就不得而知了。」山陰柳雲程聽到石震這番話，憤怒異常，恨不得肋生雙翅，趕到隱賢莊，更問起這次傷展鳳翔的是否就是顧劍堂本人，那石震說道：「這次我師父受傷，若果然是顧劍堂親身去的，就是毀在他手中將來我們終南派掌門人也可以和他辯理，這次去的却是一個游方的和尚，却打着少林寺的旗號，可是始終沒露出鐵琵琶顧劍堂的一黨，他登門故意尋釁，明着告訴我們甘肅省境內不容旁門別派在那里立足，傳徒授藝。這種事很顯然，是顧劍堂差人去的，事實到這種地步，顧劍堂依然可以不承認，因為先前和他定約百日內，由我們形意派約請本門人，和他一決雌雄，只要一過百日，他立刻要發動他少林派的力量清理甘肅境內旁門異派，勒令全要立時出境，柳師伯你老人家看這種無理的侵凌，再無法忍受下去了。」柳雲程聽到這種情形，知道兩位師弟已經立於極危險的地步，遂囑咐石震要晝夜兼程而進，飛報終南山掌門人那裏，叫掌門人知道現在的情形，甘肅省內只要我們不能立足，終南山也就只好封閉門戶，石震答應着，不敢耽擱，立刻起身，趕奔終南山。這位老武師柳雲程帶着女兒柳玉環，也是晝夜緊趕下來，可是任憑你怎樣着急，離着涼州還有十幾站路，雖然是練武的有功夫在身，眞要是把十幾站要一氣緊趕到了，四五天晝夜不眠，那也須累得病倒了，柳雲程和展鳳翔的這個徒弟分手之後，一連緊趕了兩天，第三天到了沙泉驛，這裏離着蘭州還有一百六十里，兩站的地方，柳玉環向柳雲程說道：「爹爹無論如何咱們在沙泉驛也得歇

息一夜了，事情任憑怎樣緊急，也得把精神緩足了，恐怕到了蘭州後更不得歇息了。」柳雲程也感覺連日疲勞過甚，遂和女兒一直的奔了驛驛，在這裏正得的當中宏發店落了店，宏發店是個大店房，夥計給這爺兒兩個開了兩間裏外間的房，柳雲程吩咐完店家，教他給預備父女二人的酒飯，柳雲程吃着茶，想到此番入蘭州應付兩派門戶之事，倘若是一個應付不當，敗在了少林派手內，終南派在甘肅省的威名，算是完全斷送在自己之手了。柳雲程想到眼前的事，關係重大，自己要到了應付的時候，只有以個人一身所學，和四十餘年在武林中所得的一點威名，和少林派作孤注一擲，分勝負，判生死，也就在這一場了。這時店家開進飯來，柳玉環招呼着父親，一同用晚飯，在吃飯時，聽得隔壁又來了客人，這客人頗嫌房間小，店家不住的和顏悅色請這位客人先將就住着，騰出大房間來，必然叫他去住，可是聽到店家對於這客人的招呼，柳雲程未免注意，旁邊房間中竟是一個出家的和尚，以一個出家人住到店房中，絲毫不肯將就，還在挑檢戶間，這個和尚也太不安分了，趕到飯後一路勞乏，這父女二人全要早早的歇息下，可是可是隔壁房間中這個和尚竟自打坐念起經來，柳雲程被他吵得不能安睡，不過自己是行道江湖的人，輕易不願意招惹是非，遂坐起來在屋中來回的走着，這和尚十分可恨，他從飯後起更時，打坐念經，用一個小木魚子不住的敲着，聲音雖然不大，無奈柳雲程父女所住的這房間和他他僅隔着一層板壁，如同在一個屋裏一樣，柳玉環覺得這個和尚太以討厭，遂到前面把店家招呼來，向店伙道：「你到隔壁看看，這位大師父請他在這深夜間可以安靜一些，住在店中全是



行路的人，白天勞碌一整天，住在店中原本是爲的歇息，他這麼敲着木魚子念經，吵的旁人全不能安睡，修行何在一時！說完有覺得不值得和這和尚多囉嗦，遂招呼店家算清店賬就要起身，在這時竟聽得那個和尚一迭連聲的招呼伙計，他也要付清店賬，立刻起身趕路，柳雲程看了看女兒柳玉環，眉頭一皺，向柳玉環低聲說道：「環兒，我們索性晚走一步，我倒要看看這和尚是怎麼個路道，」柳玉環把包裹收拾好，店家已經把這爺兒倆的兩匹小驢牽出去，進來招呼柳雲程父女起身，柳雲程向伙計一揮手，讓他先出去，功夫不大，隔壁那個和尚走出屋來，柳雲程一推門，也到了院中，一望到這和尚的身形相貌，不由心裏一動，這個和尚身子六尺開外，面如鐵鍋，兩道掃帚眉，一雙豹子眼，獅子鼻，血盆口，滿臉的橫肉，形如凶煞一般，穿着件灰布僧袍，青護領，腰繫黃絲滌，下面高打護膝，灰僧鞋，背着一個黃色包裹，左肋下跨着一支香袋，裏面鼓蓬蓬的不知裝些什麼東西，手中提着一條方便鐺，這柄方便鐺比較平常僧人用的鐺身長着一尺多，鐺頭和鐺尾全大着一倍，鐺頭和月牙刀子全磨得鋒利雪亮，明顯着拿是當兵器用，這個和尚態度也像不是善良之輩，他還沒走出跨院的門，柳雲程這一出來，這和尚一回來，看到柳雲程他竟自回身來，手打問訊向柳雲程說道：「這位施主你就住在隔壁房中麼？和貧僧真是有緣，你錯非是前生前世修來的福份，遇到了貧僧，這一夜間，貧僧所念的經文，是專能够超度塵世上苦海中的衆生，施主你能够聽到，這種佛家的禪語，能够爲你身上降福，這不是你我緣麼？」柳雲程原本就恨透了他，自己決沒想和他答話，那想到這和尚反倒這麼無情無理

的說出這種圓滑話來，並且話說的十分刻薄，拿自己比做孤魂怨鬼，遂帶怒說道：「和尚你是個出家修行人，你把人家吵擾得一夜不安，你反倒說我們是孤魂怨鬼，一個出家就該這麼無情無理麼，要教我看來，像你這不齋而食，不織而衣，指着佛門做護符，依賴着各方施主佈施，不好好守着法規，我在下走遍江湖還沒見過在清平世界有這樣不法僧人！」這和尚聽到柳雲程的話哈哈一笑道：「僧僧一片善心，你反倒執迷不悟，僧僧不渡化你，我渡化誰呢？這店房不是你我細談之地，施主你可願意隨僧僧越鎮外去？」柳雲程道：「正合我意。」這凶僧立刻轉身向外走去這踴院的門外已經有兩個店伙在那裏竊聽，一見這凶僧走出踴院，柳雲程和柳玉環隨在後面，店家却向柳雲程攔着道：「客人一個出門在外的人，還是省些事吧！」柳雲程含笑向店家道：「伙計多謝你的好意，不用操心，我這麼大年歲，難道還像少年無事生非麼？這位大師傅却是我們自家人，不過多年沒見，彼此生疏，我們還要結伴一同去呢！」店家見柳雲程這麼講，那好再攔阻，遂立刻閃開道路，柳雲程和女兒柳玉環牽着驢跟隨在凶僧後面，走出宏發客店，出了店房，順着沙泉驛的一條長街，直走出北鎮口，那凶僧頭也不回，一直的撲奔了鎮甸外，偏着西北一片酸棗林，這裏離開大道很遠，地方十分清靜，這凶僧走進酸棗林。山陰柳雲程父女二人把小驢拴在林邊跟蹤而入，這時凶僧停步站住，柳雲程相隔他還有丈餘過，也把脚步停住，這僧手打問訊向柳雲程道：「這位施主，還沒請教尊姓大名？」柳雲程道：「在下山陰柳雲程。大和尚定然是隸屬少林派，不過我要冒昧的請示一聲，大師傅是那座少

林寺出家。」和尚哈哈一笑道：「施主你這話問的十分奇怪，我只知隸屬少林派門下，我少林派走到天邊也只是一個門戶，施主你這麼麼問，我無法答對。」山陰柳雲程哼了一聲道：「大師傅你一個佛門弟子，叫我柳雲程，看來言不由衷，你不要認爲我柳雲程可欺，我請示大師傅你嵩山少林和福建莆田少林，可有帶髮修行的僧人麼？我看大師傅，分明是借着少林寺正大的門戶標榜。我柳雲程却看的清清楚楚。」這凶僧帶怒說道：「柳施主你敢當面侮辱你佛爺門戶不清，你真是罪大惡極，佛爺却容不得你。」柳雲程冷笑一聲道：「一個佛門弟子，竟在江湖上這麼作惡，你實在是污三寶，我柳雲程在終南派門下，以正大的門戶行道，江湖沙泉驛和你相會，你竟敢這麼向我柳雲程挑戰，我再問你，鐵琵琶顧劍堂是你什麼人？」凶僧道：「柳雲程你既知道佛爺我的來意，你何必這麼絮絮叨叨？佛爺在這沙泉驛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你要免去殺身之禍，只請你從那條路來趕緊從那條路回去。這甘肅境內沒有你們立足之地，來意已經完全告訴明白你，大約不用你再多問了。」

### 第三章 邀劫——惡鬥

柳雲程向女兒柳玉環看了一眼，雙眉一挑，向這兇僧厲聲說道：「和尚你好大的口氣？你有什么驚天動地的本領，就敢發這種狂言大話，這甘肅境內你想把別的門戶全驅逐出境，你也未免過於張狂了，我柳雲程正是爲的尋你們這般以少林派門戶標榜，欺壓我終南派門下，想不到才入甘肅境內，就

與你這兇僧相遇，很好？叫我柳雲程也見識見識，少林派嫡系真傳，究竟有怎樣的厲害？」那兇僧與把掌中那條方便鏢在他面前往起一翻，鏢頭下的鋼環，花唧唧一響，往上一舉，左手一打問訊，口中却說了聲：「你佛祖要渡脫你了。」鏢頭往下一沈，左手已把鏢身抄住往前連闖了三步，方便鏢往起一揚，往柳雲程頭頂上砸來，柳雲程仍舊是靜以制動，容鏢頭堪堪到了頭頂上，往旁一閃，掌中劍竟自貼着兇僧的鏢身遞進去，仙人指路，向兇僧肩頭上刺來，兇僧一鏢袖空，前把往回一帶撤劍頭，甩肩頭現鏢尾，用月牙奔柳雲程的小腹上挑來，柳雲程左手劍訣，往外一帶，脚下步眼一動，右手一領掌中劍，身隨劍轉，橫掃千鈞，這口劍帶着風聲反臂向兇僧的左肋上劈來，柳雲程終南形意派已經是成名的劍客，掌中這口劍有四十年餘年的火候，招術施展出來，變化無方，虛實莫測，迅似雷霆，進如電閃，奔騰刺擊，吞吐撒放，伺虛搗隙，以這口劍對付這條方便鏢，錯非是劍術上有精純的火候，決欺不進身去，兩下裏招術這一施展開，真是駭目驚心，一招一式，全使人驚心，兇僧這條方便鏢實在是稱的起沙門中少見的功夫，他這條方便鏢運用起來，帶得呼呼風響，鏢頭鏢尾鋒利雪白，他把招術這一施展快了，一招跟一招，一式跟一式，柳雲程把掌中這口劍也加了十分的功夫對付他，要看看他這條方便鏢上，究竟有什麼神奧，兩下裏動上手，就是三十餘個照面，這兇僧把招術盡量施展開了，絲毫佔不了上風，對於柳雲程這種劍術，一半驚異，一半憤怒，兩下正在動手到緊要關頭，柳玉環一旁看看父親動手，認為是可以抵禦這個兇僧，不致於吃了他的虧。這時忽然由樹林東面如飛緊馳過一

行人來，腳底下走的十分疾，把塵土全濺起來，趕到分開出來人的身形，柳玉環不由一驚，見來的是四名行脚僧人，內中是三個少年和尚，一個年歲最大，也不過四旬左右，全是一色的灰布衲下，下面白布高的襪子，灰布僧鞋，每人背着一個棕蒲團，一條方便鐺，肋跨一個香袋，看腳底下的情形，已知全有極好的武功，這四名僧人疾馳到林前止步內中那年歲略大的僧人，却高聲招呼道：「師兄怎麼才到這里？這是跟什麼人動手，請把他讓給我們吧。」這兇僧虛點一鐺，往外一躍，竄了出去，山陰柳雲程也往回一收勢，厲聲說道：「和尚勝負未分，何得停手？」這兇僧哈哈一笑道：「施主你不要忙，這裏自有接引你到西天的人。」柳雲程怒叱道：「和尚你一個出家人，口出惡言，我柳雲程可要對你不起了。」這時所來的四個僧人，已經湊到兇僧近前，互相底聲說了幾句，那個年歲略大的和尚斂着身子看了看柳雲程，又看看看柳玉環，立刻走向前來，那三名少年僧人，全跟隨在他身旁一字橫排站在那裏，這和尚一手提着方便鐺，一手打着問訊，向柳雲程道：「這位敢是柳施主麼？貧僧法名達祥，聽我達善師兄說起，施主是終南派成名的武師，武林中威名遠震，我們和柳施主有緣，竟能在此處相會，這也是我們一段緣法，久聞得終南派劍術，獨創一家，「一字乾坤劍」，爲劍術中不傳之祕，僧人們寄身佛門，倒也在武功上練習過幾年，曾聽老師父們傳說，終南派的「一字乾坤劍術，有以寡禦衆的威力，實不相瞞，僧人們全在南海少林寺門下練習多年，師兄弟們常常聚在一處，只練沙門中這種平常的器械，在方便鐺上操練了一番功夫，不過這鐺術，可不是一人施展，今天

十分恰巧，僧人帶着智德智慧智修三個徒姪，朝山拜頂，路經此處，遇到了我的這位師兄和柳施主以武技相會，這是很難得的機會，我們有一趟天王伏魔鏢，又名叫四煞陣，以僧人的四條方便鏢，把鏢招施展開柳施主憑這絕傳的劍術若能夠衝出我們師徒這四條方便鏢去，終南劍術那才算名不虛傳，柳施主這種的請求可肯賜教麼。」柳雲程冷笑一聲道：「你們這般出家人，真是無情無理我與你們素昧平生素不相識，無恩無怨，狹路相逢，把我柳雲程引到這裏，我柳雲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並且明示出我的出身門派，大和尚你口中說出是南海少林寺門下的弟子，我柳雲程這才知道是和尙隸屬的派別，可是你那位師兄既不肯告訴我法名，更不肯明示派別，這未免有些欺人太甚！現在大和尚又以這種以多為勝的功夫來刁難，我真不知道我柳雲程與你們何仇？這麼無情無理的對付我，不過我柳雲程掌中這口飛霜劍尙敢說有些功夫，和尙們既然安心和我較量，我那好不奉陪？和尙們只管施展出來，我柳雲程要看一看南海少林派這四煞伏魔鏢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和尙們請！」說話間，這四名僧人原本，一字橫排的站着，那三名少年僧人齊往後一撤步，一順邊的排在達善和尚的後面，成一字長蛇式四個人的方便鏢可全換在右手中，山陰柳雲程往後連退了兩步，把門戶一立，向達善和尚說了聲：「請」，達善和尚在頭裏把掌中方便鏢往面前一立，右手一打問訊，他身後的智德，智慧，智修三個徒姪，和他齊一的動作，一樣的姿式，也是把方便鏢一立，一打問訊：他師徒四人每人相隔全有五尺多遠，那達善和尚右手往方便鏢的鏢桿上一搭，鏢頭斜往左一沉，腳下也同時移動，向左上步，後

面三個少年僧人，隨着他往左轉，柳雲程此時劍訣往起一抬，指尖指到右眉梢，也是往左上步，飛霜劍斜持在右掌旁，側身疾走，往前連趕了五步，身形往回一帶，掌中劍往起一提，平端在胸前。左手劍訣也圈下來，指尖往劍柄上一搭，口中說聲：「大和尚接招！」腳下一點，揉身而進，「白蛇吐信」，飛霜劍向達祥和尙的胸前便點，這種欺身走步，對付這種尺寸長的兵刃，完全仗着身手輕靈，這口劍往前一遞招，那達祥和尙往右一縮步，身軀往右一帶，翻鏢尾用月牙刀子反向劍身上拍來，柳雲程才往後一撒招，這達祥和尙身形往右一斜時，隨在他身後的智德和尙，把方便鏢一抖：「舉火燒天」式，隨着身形前縱之式，「泰山壓頂」向柳雲程的頭頂上拍來，柳雲程原本是微往右一撤身，抽招換勢，智德和尙這鏢到，柳雲程肩頭反往右一恍，避開劍頭，掌中劍貼着他鏢桿揉身而進，向智德和尙胸前刺來，智德和尙一鏢拍空，他身往左一帶，撤方便鏢，追隨着他師叔達祥和尙的身後撤下去，這是第三個智慧和尙一個「烏龍出洞」式，方便鏢隨着身形前縱這式，向山陰柳雲程劍上猛戮過來，柳雲程左脚尖一滑地，身軀往左一提，「龍虎登山」式，用力的往右斜身，算是閃的快，就這樣被柳雲程把的僧衣割破了二三寸，劍走連環，倒轉陰陽的招術，一施展出來，可是連着往回一帶，身形已經轉過來，橫身抖劍，「孔雀剔翎」，這一劍反向達祥和尙小腹上猛撩，達祥和尙撤鏢抽身才算閃開這一劍，可是第四名智修和尙到：一條方便南用了力，從柳雲程身後猛然襲到，方便鏢向他腦後碰來，柳雲程一劍退三僧，把「孔雀翎」的招術一變，往回一帶劍柄，右手劍訣往去一翻，

這口飛霜劍已然在振臂抖腕子下，竟向智修和尙這條右臂下猛撩上來，這和尙一鏟碰空，勢子已經用老，這一劍要是撩上他，這條胳膊就得從當中斬斷，那達祥和尙猛然從右一個翻身，烏龍捲月，方便鏟橫掃過來，向山陰柳雲程背上橫着打到，柳雲程聽出背後的方便鏟，鋼環振動，要把撒出的招術，猛然往回一撤，劍身往下一沉，從左往後一個大旋身，這口飛霜劍，往右一展，這口飛霜劍反奔達祥和尙左跨上猛刺過來，却往右也橫着一甩腕子，平分春色，向達祥和尙方便鏟鏟頭打空，柳雲程的劍反刺過來，他急忙一提鏟頭，右手推鏟尾，身形向左一撤，用月牙刀子向劍身上橫崩，柳雲程這口劍更往左一帶，閃開他月牙刀子往下一沉，古平劍訣，往左一襲，這口飛霜劍却往右也橫着一甩腕子，平分春色，向達祥和尙腿上斬來，這達祥和尙身形猛往起一提，「旱地拔葱」竄起七八尺來，往旁一落，山陰柳雲程用追雲趕月的身法，騰身而起，追着這個達祥和尙的身形，飛霜劍向他的背上刺去，可是此時那智德，智慧智修三個少年僧人，把他們身形互相移地位，成爲品字式，智德，智慧一左一右，那智修和尙却略後一步，三條方便鏟同一的手法，全齊往外一抖鏟桿，方便鏟頭齊向山陰柳雲程的身上戳來，三面夾攻，那達祥和尙身形也落下去，他也覺出山陰柳雲程從背後擊來，他脚尖才一沾地，掌中這條方便鏟竟猛然向後一揚，身軀沒轉過來，這條方便鏟帶着風聲向後面砸去，四條方便鏟不差先後，柳雲程算是被圍當中，在這四面環攻，柳雲程自仗着武功精純，造詣深湛掌中這口飛霜劍遞出去刺空，他却身軀猛往下一矮，飛霜劍也往下一沉，身軀上半身幾乎已經貼到地上，三個



少林僧的方便鏟全是平着截過來，柳雲程這一把身形矮下去，趕忙塌着地面往回一縮頭，這種身形，運用的巧妙絕倫，不止於避開這三條方便鏟頭這口劍反塌着地面：「秋風掃落葉」，隨着身形往後扭肩之勢，飛霜劍帶着風聲向左邊的智德身後的智慧兩個少林僧兩腿上削來，這一來智德，智慧趕緊的各相一擰身，用力的往外一纒，但是那智德和尚身形竟沒撤開，飛霜劍的劍尖已經削在他右腿腕子上，那智慧和和尚雖則身形縱起，但是山陰柳雲程這口劍旋轉的快，竟把他的僧鞋後邊鞋底削去一寸，身軀竄出去，倒在地上，那智德和尚也是倒坐在地上，不過那智修和尚他是在右首，山陰柳雲程是由左往後轉，斜着身軀，他竟自猛向柳雲程左肋上戮來，這一鏟來勢真凶，柳雲程劍傷智修和尚之下，右腳往前一上步，身軀斜探着，劍在前面舉着，達祥和和尚方便鏟到，鏟頭已到了自己的左肋旁，相隔不到四寸，柳雲程左手的劍訣採在右肩膀上，身軀往右一提，這一長身，達祥和和尚這條方便鏟竟自戮空，山陰柳雲程此時是「金鷄獨立式」猛然左手的劍訣往左一揮，右手的劍「恨幅來遲」猛往達祥和的左臂上斬來，劍鋒勁疾，飛霜劍堪堪的斬着達祥和和尚的左臂，這達祥和和尚猛然右足是往外一滑，身軀也隨着往右一沉，左腳用力的往右一帶，身軀盤旋一轉，這條方便鏟竟自倒擗着，向山陰柳雲程右跨上橫打過來，鏟身上帶着一股子勁風，柳雲程這一劍劈空，身隨劍走，左手劍訣往左一領，捷如飄風，疾如電閃，反從左往後一個「烏龍盤柱」式，竟經達頭前轉過來，反欺到了達祥和和尚的左肩頭後，猛然一振右臂，掌中劍往外一遞，「織女投梭」這一劍向達祥和和尚的後心上刺去，達祥和和尚萬沒

料到山陰柳雲程，身形會這麼快，他趕忙右腳往前一上步，右手一提鏹尾，左手抄起鏹桿的中盤，鏹頭向下，猛用左手帶着往自己右跨後猛往外一纏，向柳雲程的劍身上纏去，可是柳雲程一個平沙落雁，身軀往下一沉，左腳踢出去，一斜身，臥看巧雲，右手劍往外一展式「大鵬展翅」這一劍變招太疾，這達祥和尙他鏹頭出去，已經封空，壓鏹尾，往地上一戮，用月牙刀子向柳雲程的劍身上猛砸，可是柳雲程這種劍招，一招分三式「腕底翻云」劍身原勢不動，忽然往裏一合，這口劍「倒懸珍珠簾」反往上撩上來，達祥和尙月牙刀子已經戮下去，山陰柳雲程這一招，正削他的一條左臂。這和尙努力的往外一擰身，只聽得「哧」的一聲，竟把他右臂的僧袍袖子削了一個極長的口子，他算是把這條左臂保全住了，往外一縱身，柳雲程往回一收勢，就在正要開口招呼他之間，忽然聽得女兒柳玉環一聲怒叱，跟着叮嚀一聲，一支瓦面鏹，和一支亮銀釘，落在自己的背後，原來是那智慧和尙，他鞋底被削之下，見師父也敗在了柳雲程的劍下，他不肯甘心，他竟自暗算柳雲程，一聲不響，一鏹向柳雲程的後心打來，那知道那柳玉環早已看出這般凶僧全不懷好意，他早早把亮銀釘扣在中掌，以防不測，柳玉環姑娘還算預備着了，智慧和尙這一鏹，若不是柳玉環用亮銀釘，給他打落，說不定柳雲程就許被他這一鏹所傷，柳玉環這時把智慧和尙的鏹打落之下，已經撒劍縱身，專對這暗下毒手的凶僧，柳雲程這時劍交左手，一斜身，右手攜着鬚鬚，說了聲：「環兒，不許動。」這時智慧智修全退向井邊，那智慧帶傷，傷痕還很重，智慧去搗扶他。達祥和尙提着方便鏹，臉色已經成了紫茄子一

般，帶着滿臉羞憤，向這邊高聲招呼道：「柳雲程，今日佛爺們全見識了你，這終南派的劍術，果然高明，不過佛爺們焉肯甘心，柳雲程，佛爺們終有渡脫你之時，咱們再會了。」柳雲程一聲狂笑道：「佛門敗類，尙敢口出狂言，柳雲程飛霜劍下留情，敢再此狂，立時要你們師徒的命，還不給我去吧。」

「凶僧達善達祥率領着三個門徒，狼狽而去，柳玉環十分憤恨不平的問柳雲程道：「爹爹凶僧們這麼行凶作惡，在這光天化日之下，攔路殺人，就讓他們這麼走了，豈不太便宜了他們？」山陰柳雲程冷笑道：「噫！丫頭你想這就算完了麼？恐怕我們到了蘭州之後，還有一場凶殺惡鬥，決不會就這麼善罷干休。我們這裏實不能再耽擱下去，要緊趕一程，你周師叔，展師叔全受傷很重，眼前所看到這種情形，分明是這般少林僧已經往甘肅境內集合，鐵琵琶顧劍堂實具野心，恐怕你我父女之力還未必能可應付了。」柳玉環聽父親的話也十分有理，顧劍堂分明是安心要把少林派在西北一帶排斥異己，昌大一門，他是決不容別人再存在，可惜我們爺兩個在朝見掌門人時，沒有把事情說的嚴重一些，請掌門人召集終南派的一班能手，都到蘭州應援相助，遂向父親道：「爹爹說的很是，那麼我們沒有請求掌門人多召集幾位形意派的前輩們來對付南海少林派實有些失着吧。」柳雲程微搖了搖頭道：「我們這位掌門人司徒老師慮事週詳，絕不會教形意派在甘肅境內遭到慘敗，我們只一切謹慎應付，生死成敗不必放在心頭，柳玉環點點頭，這爺兩個在山邊略微歇息了一下，兩頭小驢也緩過氣來，遂在夕陽西下，天漸漸黑的時候，反倒緊趕下來，沿着邊山一帶，一路疾馳，趕到暮色蒼茫時，已經又走出十

幾里來，可是在轉過一道山環時，突然看見兩騎鄉下人皮帽由山口里走去，這種時候，只有下山沒有進山的，柳雲程趕忙一催驢，趕過去遠遠招呼道：「老哥請留步，我向老哥打聽一件事，」那農人停身站住，柳雲程翻身下驢，牽着韁繩走向近前，向這農人問道：「老哥這附近一帶可有村莊鎮甸，或是蘭宇，可以投宿的地方？請你指示一下！」這農人看了看柳雲程遂說道：「老爺子這段道路你走的不對，應該從你來路上一個斜山嘴那裏往東偏着走下去，那是奔蘭州的大道，準可以趕到上驛站，這條路也可通着蘭州，但是得多走二三十里，並且附近三四十里內，大約沒有村莊鎮甸」這時柳玉環也趕到近前，那農人道：「老爺子你還帶着位姑娘，那好沒有住宿之處，你要不嫌我們所住的地方荒僻，從這裏進山口不到三里地，那裏倒有些人家，可是小戶人家，實不能招攬客人，我們那小村中，有一個叫王大成的，他是在山道外擺茶攤賣食物的孤身一人，住着兩間房子，到那裏可以和他說一聲，投宿一宵。」山陰柳雲程忙向他問：「老哥這小村叫什麼地方？」這農人道：「那地方名叫鷄鳴谷。」柳雲程向柳玉環一商量，爺兒兩個只好是先行投奔鷄鳴谷，在這裏寄宿一宵，遂向這農人道：「沒請教老哥貴姓？」這農人答道：「我姓張，名壽，老爺子你隨我來吧！天色不早了！」柳雲程柳玉環父女倆，遂跟着農人走進山口，好在山口一帶道路還平坦，雖然天色已然黑了，這農人道路熟，由他引領着，順着山口走過一段山坡，遠遠的望見一處矮平地方，炊烟縷縷，果然這一帶竟聚集着不少人家，誰也想不到這裏有這麼多的農民住着，到了鷄鳴谷，天完全黑了，這裏有三四十戶人家，這

農人把柳雲程父女領到村邊，這裏有兩間草房，這王大成是一個極老實的莊家人，見柳雲程父女向他投宿，他倒是殷勤招待，把裏邊一間屋讓柳雲程父女來住，他在外間自己還要操作，在晚間預備所賣的食物，兩匹小驢也拴在他草房柳樹下，雖然這父女二人住到王大成這裏感覺着十分不便，不過總比整夜的在荒郊野地裏去強的多了，父女二人有了這種安身的地方，倒不願意盡自在屋中呆着，爺兩個在起更時信步走出屋來，這鷄鳴谷沒有多大的地方，正在山道旁一個幾丈多的斜坡下，一片一兩畝地的山谷聚集着幾十戶農民，這裏所住的也有獵戶，也有農民，也有砍柴的，柳雲程順着一段小山坡仗着腳底下輕快，竟自翻到谷頂，往四外看了看，山勢雄壯，因為這鷄鳴谷在進山口一帶，到了晚間還是這麼靜悄悄也沒有多少野獸，柳雲程和柳玉環站在谷頂上面，抬頭看了看天空，繁星密佈，斜月初昇，照到谷頂下清朗異常，可是除了這鷄鳴谷有這些人家，四下裏再看不到一些聲息，和有人住的情形，柳玉環道：「爹爹這種地方行旅客人是輕易不會走到的，我們若非遇到那個農人，那又會來到這裏。」這爺兩個在谷頂站了半晌，約摸已經到了二更過後，柳雲程和柳玉環遂到了下面，那王大成已經給他父女二人在裏間安置了臥具，他自己在外面也收拾了安歇，這小村中此時寂靜異常，柳雲程和柳玉環雖則道路上受着風霜之苦，可是住到這種地方，那能安然入睡，約摸到了三更左右，柳雲程忽然聽得小村中野犬一陣狂吠之聲，可是跟着聲息頓斂，這種情形就有可疑，山居的人家多半要養兩條獵犬，他們雖則貧寒人家，不懼什麼強盜，綠林朋友也不會照顧到這種深山野谷的地方，他們養着獵

犬正爲的是防備豺狼野獸的侵襲，柳雲程仍然躺在那靜靜的聽着，耳中突然聽到靠近谷口那邊似有微弱的足聲，柳雲程因爲親眼看到山村，已然全行入睡，有幾個獵戶也沒出獵，這時那會有人在谷中出入，遂躡身坐起，輕輕的走到窗口前面，紙窗原有許多破洞，王大成所住的這間草房又沒有院落，經窗口這裏可以一直看到谷口，柳雲程從窗孔中向外查看時，竟發現有三個人從谷口那邊走過來，是一個出家人，兩個少年，他們已直撲到屋旁柳蔭下，向自己那兩匹小驢注視着，互相耳語着，那和尚年歲很大，約有六旬左右，柳雲程一望而知是綠林中能手，這兩個少年全在二十左右，也全是驍悍矯健，他們的情形，柳雲程已經猜測出，注視着自己的兩匹小驢，定然已經猜測到騎驢的人，因爲現在已經到了蘭州地面，柳雲程不能不往顧劍堂身上想了，因爲南海少林派也是一個極大的門戶，此番顧劍堂這麼不顧一切的要將終南派逐出甘肅境內，他定然要召集他本門中的能手，到蘭州寧夏一帶應敵備戰，這個老和尚或許也就是他南海少林派的人物了，自己在暗中查看之間，見那和尚住後退了幾步，將那少年全喚到身旁，低聲囑咐了幾句，那少年立時退往對面山坡較高之處，這個和尚却走進前面向裏面高聲招呼道：「大施主，貧僧聽說你的俠駕光臨此地，貧僧特來拜望你，施主你請上來答話罷！」張老好是在外閒他勞累了一天，半夜忙着預備第二日天一亮去作買賣，睡的酣然，可是和尚如此噪音，響若洪鐘，又是當門而立，向裏呼喚，他朦朧中已然驚醒，迷離着睡眼從板舖上一翻身滾了下來，竟自猛往門這邊一跑，噹的一下撞在板門上，連前面的窗扇全震的吱吱的亂響，他被門這一

撞，立刻清醒，這才向外問：「這是誰深更半夜的成心來攪亂我？」隨手將門一開，踉蹌闖出屋門，張老好一看在迎面站着一個大和尚，不由一驚，向這和尚招呼道：「大師傅你是化緣麼？我是窮人。」那和尚唾啦的將掌中方便鏟一擺，喝叱了聲：「無知的蠢奴，佛爺不是我你來的，此地所住的全是受過佛門恩惠的好人，佛爺定要慈悲你們，還不給我閃過一旁。」山陰柳雲程和柳玉環，早已警醒，看的清清楚楚，故意的要看此和尚是何居心而來，所以遲遲未動，此時看明了和尚分明是爲自己而來，就向前說道：「我柳雲程忝掌門人之命，來查明真象，我柳雲程一入甘肅境內，就被貴派阻攔不能前進，我柳雲程不明貴派是何居心，就讓是甘肅境內不容我終南形意派徒授藝，只有你南海少林派昌大門戶，這件事倒無關緊要，我終南派徒授藝，就爲的是行道江湖，濟困扶危，甘肅境內有你南海少林派霸據，我們照樣的離開甘肅省，終南形意派南北兩支，盡有開展的地方，可是我兩個師弟爲貴派所傷，性命遭到危險，還有仇視之心，使我終南形意派非要從此封閉門戶不肯甘心，這種行爲，未免欺人過甚，沙泉驛一會，是非屈直全擺在面前，我柳雲程既到甘肅境內來，就將這一身完全要退答我終南派祖師，死生榮辱均非所計，大師傅現在又來相迫，我請示叫我柳雲程怎樣。才能够使老師傅們心平氣和，叫我們能逃出一條生路。」

#### 第四章 絕谷一破伏

這達禪和尚嘻嘻冷笑着，向山陰柳雲程道：「柳施主，你這不過是一面之辭，現在任憑你講，終南形意派自從虬髯叟麥子謙，鐵簫俠陸熙民兩俠掌門戶後，終南南北兩支發揚光大，武林中已執牛耳，將別的門戶視同無物，事到現在，幾乎不容別的門戶在江湖上立足，這種強梁霸道情形，僧人等實在難容，周星五和展鳳翔的事，貧僧早已聽着報告，我們此番全是從南海少林寺奉掌教人之命，差派而來，我南海少林派也不是在武林中一朝一夕，現在甘省境內我兩派既起門戶之爭，周星五，展鳳翔就應該自行封閉門戶，回終南玉柱峯以終南派掌門人的身份，和我南海少林派掌教一分屈直，更可以互相作個了結。這甘肅境內由那一派傳徒佈道，作個決定，免得起無味的紛爭，周星武展鳳翔以終南形意派的武功，不能保全自身，尙忝頷在這裏，分明是要想在甘肅境內和我南海少林派一決生死存亡，他這種念頭，完全想錯，貧僧現在以實言相告，柳施主你也是武林中成名人物，現在甘肅境內已成爲兩雄不併立之勢，請柳施主你即日退出甘肅省境內，請終南派掌門人親自召集門下，和我南海少林派掌教那裏定約一會，也好劃清了兩派的界線，這樣才是正理。柳老師你一入甘肅境內，以掌中一口劍，耀武揚威，我南海少林派豈能够低頭忍受，這種強暴行爲，今夜貧僧此來，實懷着一片惻隱之心，念你在終南派成名不易，貧僧以善言相告，請你立刻由沙泉驛這裏退出甘肅境內，按着貧僧所說的去辦理，兩派各憑本領，再決雌雄，是這樣貧僧決不趕盡殺絕，柳施主你再想前進，貧僧可要阻擋你了。」柳雲程一聽和尚這番話，也過分的強梁霸道強辭奪理了。這分明是以強壓弱，我兩個師弟已



然傷在他手中，現在更這步步逼緊，想先叫我柳雲程屈服在他這種暴力之下，這也太過分的狂妄無禮了。遂向這達禪和尚憤然說道：「大師傳你這真是一片佛祖慈悲之念，成全我們終南派門下弟子，不忍使我們全陷身苦海中，我柳雲程有萬分感謝之心，不過現在立於敵對行爲之下，使大師傳無法相信，我師弟周星五展鳳翔，困在隱賢莊，爲顧劍堂所迫，生死不保，我柳雲程一再表明是奉我終南派掌門人之命而來，也正爲的查明事實真相，兩派的事也好正式解決，我柳雲程入甘肅境內，並沒有找上貴派門下的面前，這就不能武斷的認爲我懷着惡意而來，現在我周星五師弟展鳳翔師弟，就應該死在隱賢莊，不許我同門人看望他麼？這種強梁行爲，出自愚民尚還情有可原，大師傳身爲南海少林派門下的成名之人物，要這麼作事，我柳雲程實不甘服，現在我柳雲程既是奉命而來，我兩個師弟開罪於貴派之處，由我柳雲程一面承當，不過我柳雲程可得到蘭州去了，我要親自查明事實真相，以便報告玉柱峯掌門人那裏，聽憑處置，大師傳若叫我這廢半途而廢，立時退出沙泉驛，我柳雲程實在無法回去覆命，大師傳你不要強人所難才好。」這個達禪和尚哼了一聲道：「柳施主貧僧良言相告，你不肯聽從，實對你講，我們此番奉命離開少林寺，就是爲把甘省境內所有終南形意派完全勸導出境，這也是我們掌教一番慈悲之念，不願意爲終南形意派多添幾個屈死冤魂，所有兩派之事，正好由兩家掌門人去辦理，至於那周星五展鳳翔，自有人護送他們出境回山，無須勞動柳施主多管，貧僧已把真情實況說與柳施主，你若是盡自不肯聽從，可怨不得貧僧要得罪你了，」山陰柳雲程看出這和尚是安心和

自己爲難而來，並且自己來到這種險僻的地方，他竟會跟蹤趕到，這裏邊很有可疑的情形。分明是從沙泉驛暗中仍有人在跟蹤着，這鷄鳴谷分明全是他少林派門下的徒黨所經之處，我父女竟自投虎口，恐怕不止這凶僧師徒，只怕還有惡謀，事已至此，絕不能在凶僧面前示弱，遂厲聲說道：「和尚你發這種狂言，也太以爲目中無人了，柳某只知以身許師門，有辱我形意派者願以死週旋，難道和尚認爲我掌中劍不利麼！」達禪冷笑道：「柳雲程，你已入網尚不覺得，這鷄鳴谷所住的，全是我南海少林派門下，貧僧最後爲要放你一條生路，只要你把掌中劍留下，貧僧放你回轉終南山，只要有半個字不肯答應，眼見得你父女就要作屈死冤魂」，山陰柳雲程一看這種情形，知道父女二人是上了指路農人的大當，故意把父女二人引到這裏，柳雲程怒叱一聲：「和尚你欺人太甚！柳雲程的飛霜劍要試一試，究竟有甚麼人敢阻攔我的去路！」左手劍訣往飛霜劍一壓，身軀往下一矮，揉身而進，一抖腕子，掌中飛霜劍向千手佛達禪和尚胸前便刺，這達禪和尚左脚往後一撤步，口中說了聲：「柳雲程你還敢動手？」柳雲程這口劍離着達禪和尚的前胸還有數寸，和尚的肩頭往右一幌，左手往起一提方便鏢的前把，鏢頭竟往飛霜劍上擦來，柳雲程往起一揚腕子，把飛霜劍帶起來，這口劍往後沉下去，再往自己右膝下圈回來，左手劍訣往後一展，這口飛霜劍反從千手佛達禪和尚的方便鏢下遞了出去，劍尖正奔達禪的小肚遞來。柳雲程劍術變化神奇，虛實難測，千手佛達禪和尚一鏢封空之下，順勢往左用力一帶鏢頭，身形也往後一閃，往左一甩鏢尾，用月牙刃子向柳雲程的劍上猛着一崩，這條方便

鏢「舉火燒天」右手握鏢尾，向柳雲程的項間上砸來，柳雲程身隨劍走，左手劍訣往外一領，左脚尖一滑地，由左往後一個大轉身，身形快若飄風，已經欺到千手佛達禪和尚的左側，這口青霜劍斜肩帶背向他劈下來，和尚一鏢砸空，收不住式子，猛然在鏢頭一落地之時柳雲程的劍已劈下來，他身形往前一蹶，仍然是單手握鏢尾，憑他的腕力往起一振右臂，把這條方便鏢猛甩起來，鏢身是硬接飛霜劍，柳雲程這一劍劈下來，見和尚竟用「騰蛟起鳳」的手法，竟憑腕力把方便鏢抖起來，掌中劍只要被他崩下非得出手不可，柳雲程趕忙用力的往回一坐腕子，把撒出的式子收回，「漁夫搬簪」式身形起一提，右臂往起一揚往後一帶，飛霜劍猛撤回來，可是竟自用「抽撤連環」的手法，這口飛霜劍「撥草尋蛇」反往達禪和尚的下盤削去。這種招數變化的靈活勁疾，達禪和尚以這種絕招竟自又用了空招，猛然左手一抖方便鏢桿，一斜身右肩頭往後一沈，方便鏢的鏢頭向下翻來，「烏龍捲尾」往柳雲程的飛霜劍上一下去，柳雲程見方便鏢翻下來，左手劍訣趕緊一領，左臂往後一帶，只用左脚尖點地，身軀一轉竟自一翻身這口飛霜劍橫着隨着翻身之力「玉帶圍腰」向達禪和尚攔腰便斬，千手佛達禪和尚往起一蹶身一個「旱地拔葱」騰身躍起斜往下一落，已經退出丈餘來，柳雲程一劍斬空之下，右腳一點地猛追過來，「白蛇吐信」飛霜劍向達禪和尚的背上點來，是竟在同時背後一股子勁風襲到，挾着金刃劈風之聲，那達禪和尚正在往下一伏身，右腳往後一上步，斜翻身想用他方便鏢以「倒打金鐘」的招術來封柳雲程的背後這一劍，可是這時柳雲程已經發覺背後有人襲到，已經把身形往右

一撒，用「鶴子翻身」式，掌中劍向背後來人的右臂，身形才半轉劍沒遞出來，更聽得一聲輕叱，正是那俠女柳玉環已經撲了過來，背後襲擊柳雲程的正是那達禪和尚所帶的徒弟神箭手石奇，他看到師父不能取勝，他猛從後來撲到拾摺鐵刀暗算柳雲程，柳玉環早已提着劍預備動手，看到石奇這末猛撲過去，柳玉環是脚尖一點地翻身而起，猛撲到石奇的背後，口中喝聲：「匪徒你看劍，」這種式子形成了「螳螂撲蟬黃雀在後」，一個追一個，兵刃遞出來全是不差先後，石奇這一刀往前撲得太快，柳玉環這一追到他急切間換不過式子來，往左用力的一幌身，可是柳玉環這一劍已穿着他右脅扎過來，衣服刺破，脅上也被劍鋒掃了一下，他拚命的往外一躍身，自按着右脅往谷口那邊逃去，這時千手佛達禪和尚，身形已經轉過來，柳雲程翻身一劍，神箭手石奇已然竄出去，達禪和尚正往起一長身，柳雲程在憤怒之下，右腳往前一上步，身形往前一欺，飛霜劍猛然往前一振腕子，反向達禪和尚刺來，柳玉環也痛恨南海少林派這種強暴兇橫，往前一趕步，掌中劍也向千手佛達禪和尚右肩頭劈來，這父女二人雙劍齊下，達禪和尚往後一翻身，柳雲程柳玉環焉能任他這麼退走，何況山谷四週全有人把守住了，偷容和尚退出去，定要被困在這裏，父女二人是一樣的心意，立刻往前追過來，那知道和尚一縱身出去，已把方便鏟交到左手，竟自猛然斜着一反身，掌中竟是一把菩提子向柳雲程柳玉環打來，這父女二人各把掌中劍一揮，往左右一縱身，把這菩提子閃開，和尚一掌暗器發出之後，竟自施展開輕身騰躍的工夫，倏起倏落，往谷口撲去，趕到山陰柳雲程和柳玉環再追過來，千手佛達禪和尚跟

神箭手石奇，已經退出谷口，這時谷口上面連響起呼嘯，一陣弓弦響動，弩箭如雨向這父女二人射來，山陰柳雲程跟柳玉環只好往後縱身閃避，退出四五丈來，谷口頂子上火把光中，和尚師徒已然現身在那裏，那千手佛達禪和尚向下喊道：「柳雲程識時務的趕緊扔劍認敗服輸，你若再敢抗拒，定教你死無葬身之地！」柳雲程怒吼一聲道：「兇僧你把柳雲程看做怕死貪生之輩麼？」立刻一壓掌中劍仍向谷口這邊撲過來，可是上面弩箭飛石如雨點般向下打來，柳雲程和女兒連衝了兩次，只是不能貼近谷口，只是上面連續的喊着：「柳雲程你不認敗服輸，你就休想再逃出谷去！」柳雲程向女兒玉環招呼了聲：「環兒不要欺近了！我要看看這兇僧究竟有多大本領」。柳雲程把掌中的飛霜劍舞動，竟自猛往這山頂上闖來，劍花舞動，上面竟自連下毒手，亂箭飛石往下打來，柳雲程已經闖到將近山頂的地方，突然谷頂的左邊一個粗暴的聲音喝喊着：「你下去吧！」一桿虎叉向柳雲程飛擡過來，右邊更有着千手佛達禪和尚帶來的弟子神箭手石奇，他一揚雙筒袖箭同時發出兩隻箭來，向柳雲程右肋和胸旁打到，正面靠當中，那千手佛達禪和尚竟自連發出三顆亮銀釘，奔山陰柳雲程上中下三盤打到，三下裏暗器同時發出，尤其是左邊這桿虎叉帶着一股兒勁兒，銳利又頭竟向柳雲程的左乳上飛擲到了，柳雲程身形本是往上闖想躡上山頭，上面這三下夾攻，同時向他身上襲擊，柳雲程身形一提，把左腳往後一撤，掌中劍從下往上由左往右一個翻轉，要論柳雲程腕子上的工夫，足可以把這三下暗器完全磕開，但是柳雲程向後一撤步時，腳底下一滑沒有登實了，左邊這桿虎叉倒是用劍給擦出去，左腳這一

登滑，身形向下一閃，掌中劍略微遲頓，只把千手佛達禪和尚的上面兩根亮銀釘用劍崩出去，眼看着第三根亮銀釘雖打不到小腹上，可是右膀和右脅絕躲不開亮銀釘和石奇袖箭了！柳玉環雖則被父親囑咐不准跟近了往上闖，可是在上面一動手暗算，柳玉環看得真真切切，他奮力猛往上撲，掌中已經扣好了一把鐵彈丸，可是他想救急，那裏還來得及，就在這種危機一髮之時，柳玉環堪堪的要傷在了南海少林派的暗器之下，突然在那谷口的左邊猛有人發着一聲喊：「佛門弟子無法無天，」人隨聲到，並且一掌爛銀丸隨着這種喊聲已經發出來，叮噠兩聲爆響，袖箭和亮銀釘全被打出二三尺去，落在了山坡上，來人更是快，已到那達禪和尚所帶的門徒石奇的身後，和尚師徒二人全聽到這種喊聲，忙往後一轉身，可是此人掌已遞到石奇的身上，那石奇往左一躲肩頭，還想用右掌橫切來人的脈門，可是這人猛的身形又向他懷中一欺，左拳已然遞出來，竟用半步崩拳把神箭手石奇震下谷頂，上面守在谷旁尚有十八名弟兄，此時全是各舉虎叉鐵棍單刀花槍往上猛衝，這人身形非常矮小，可是在一轉身雙臂一振，獵戶們手中的兵器，竟被他鐵一般的兩隻胳膊把兵器全磕出了手，有兩個虎口竟被震裂，千手佛達禪和尚向這邊也猛撲過來，舉方便鏢向來人的身上便砸，此人的身形輕如狸貓快似猿猴，達禪和尚方便鏢砸下來，此人身形一閃已經到了達禪和尚的背後「龍探爪」向達禪和尚「玉枕穴」猛擊過來，達禪和尚覺得腦後風聲到，右腳趕忙一上步，身軀往前探出去，方便鏢向後一甩鏢尾，反向這人雙腿上截去，可是在同時這裏的獵戶頭方才把虎叉出手，沒傷着柳雲程竟被一個瘦小的人解救了不

算，一動手還傷了四五名弟兄，這獵戶頭也算是南海少林派門徒，他是先前沙泉驛跟柳雲程動手的遠善和尚門徒，此番完全是那遠善和尚暗中指示他們佈置起來，把柳雲程困在這裏，那知道竟自動手失敗，這獵戶頭名叫大力神吳海山，他天生來的力大勇猛，此時看到這來人正背着身子，他從後面一躍身撲過來，雙手齊擊向這身形矮小的人背上便撞，這時正是遠禪和尚反身屈膝，此人身形往後一退，大力神吳海山撲過來，他竟沒蹤身閃避，只把身形往下一縮，這吳海山身高六尺多，雙掌這一撲空，上半身完全從這人的肩膀上探過來，他再想縮身已經來不及了，此人往斜路矮着身軀身形也沒轉過來，雙臂往起一伸，正砸在這吳海山的兩肋上，只猛喝了一聲：「去吧！」，這麼龐大的身軀竟被這麼個矮小的人拋出來，千手佛達禪和尚背着身子並沒轉過來，這吳海山的身軀正向他身上砸來，千手佛達禪和尚急往左再閃身那裏閃得及，竟被吳海山的下半身砸在他右肩上，遠禪和尚被砸得身軀踉蹌，往山頭下撞去，那吳海山的身軀摔在了半山腰上滾了下去，山陰柳雲程此時已飛蹤上谷頂，一眼望到接應自己，竟是師弟黑狐屠風，驚喜交集之下招呼了聲：「師弟你來的正好，我終南派在甘肅境內已無立足之地，我們先收拾這些個齏奴們有話再講」。這時離着遠的幾名壯漢們雖是看到了師父和少林僧全敗在來人的手內，他們依然放箭來射，那黑狐屠風向柳雲程招呼了聲：「這幫不怕死的東西，用不着師兄動手，」他往下一鬆身避着射過來的箭撲過去，一片喊叫的聲音動手之間已把上面胸壯漢們打下六七名去，其餘的相率逃避，這時下面那千手佛達禪和尚竟自高聲喊道：「來人住手，佛爺

要認識認識柳雲程這個靈羽究是何人？我們蘭州尙有一會，柳雲程有本事到蘭州再見」。山陰柳雲程站在谷頂上大聲說道：「作惡的和尙，這是我師弟黑狐屠風，江湖上人稱龍虎風雲，我弟兄就是其中的兩個，和尙臉皮如若不嫌難堪，只管到蘭州走走，把你柳老師兩匹驢早早送出來，今夜的事暫時就算罷手」。那千手佛達禪和尙冷笑一聲道：「你就是黑狐屠風很好，你還有自知之明，佛祖爺豈肯跟你善罷干休，我們到蘭州終可會得上」。千手佛達禪和尙立刻吩咐谷內的弟兄，把山陰柳雲程父女的兩匹小驢牽出來，交與了柳雲程，黑狐屠風依然站在谷頂監視着裏面，見柳雲程師兄已將驢接過來，谷內的弟兄已經撤進了裏面，這才翻下了谷頂，一同穿着小路從山環裏繞出來，直奔大路走下來。

這時已到五更過後，離開鷄鳴谷六七里地天已大亮，山陰柳雲程這才向黑狐屠風問道：「師弟怎會來得這般湊巧，我正惦念着此番入蘭州對付南海少林派恐怕力量單薄不能抵敵對手，那鐵琵琶顧劍堂實在是南海少林派中傑出的人材，此番奉掌門人之命趕奔蘭州，爲我終南派主持門戶，可是昨天又得着信，我周星五師弟也毀在了少林派的掌內，願劍堂竟自趕盡殺絕，怕要把我終南派完全逐出蘭州，甘肅境內不准我終南派立場子授徒，這種強梁霸道的情形也太叫人難忍了！我們若是真個把終南派的門徒完全撤退出甘肅境內，試問我們怎對得起祖師？不想我一入甘肅境內已謾連番遇到少林派阻攔不准我入境，這般僧人多半是才趕到的，由他們身上看起來南海少林派分明是懷存惡念已久，安心和我們終南派爲難，此次竟自把他南海少林派的有本領門下調進甘肅境內，明明是要湊合他少林派的



力量，把我們完全逐出境去，方肯甘心，這種手段實在令人難忍，少林派的正宗福建莆田大碑山，河南登封縣嵩山，兩大正支尚不肯作這種事，排斥異己，如今南海少林派一個旁門別技竟自這麼下手來對付我們，我們若不能把終南派門戶維護住了，那也太已叫這般狂妄之徒趁心如願了，師弟這是從那來？」黑狐屠風忙答道說：「小弟此次從山西太原縣辦理一件纏手的事，兩三個月的工夫我始終沒離開太原地面，手底的事完全了結之後，這才趕到終南山玉柱峯掌門人那裏，才知道甘肅境內周星五展鳳翔被人逼迫的不能立足，掌門人在師兄你走後更得到了信息，這次南海少林派安心要在甘肅境內獨立門戶，定要把我終南派完全逐出甘肅省，不如願決不放手，這件事決非鐵琵琶顧劍堂一人的主張，掌南海少林派的掌門人竟也懷着這種野心霸據西北半邊天，南海少林派頗多能手，雖然柳師兄你父女趕奔蘭州，掌門人更想到倘若等候招集起本門來，齊集終南山之後，再赴蘭州，恐怕非誤事不可，這才打發小弟星夜追趕了來，以便接應師兄，我終認爲這不過是三兩人一點嫌怨弄得不可收拾，決不致引起兩派門戶之爭，南海派雖然是少林分支，他總也算正當門戶，何致於就這麼不顧大局，逞強梁霸道和我終南派分榮辱爭存亡，想不到真會有這種事，這可有點欺人太甚了！如今我們趕緊趕到蘭州，先要保住了周星五展鳳翔兩位師弟的性命，大約我們掌門人定要繼續派人前來，這件事在蘭州倘若不能好好的解決下來，掌門人定要親自到南海少林寺一行，和他們一分曲直。」山陰柳雲程點點頭道：「師弟據我看這件事不容易有好結果了，鐵琵琶顧劍堂仗着他一身精純的本領獨到的工夫，他

很是狂妄無人，那會把我們放在眼內，我也打算好了，真到擠得我們終南派在甘肅境內不能立足時，除非是我終南派從此封閉門戶，才會叫他趁心如願。」黑狐屠風說了聲：「好吧，我也和師兄是一樣想法，師兄我要先行一步，前面有數十里的山道，我要施展輕功提縱術趕他一程，師兄可千萬不要耽擱，我們在隱賢莊見吧！」黑狐屠風說罷，向柳雲程一拱手，騰身一躍。竄入道旁的林中，順着一段山坡疾馳而去，這父女二人各自跨上驢背，各自一揮鞭，這兩頭小驢全把四蹄放開如飛的疾馳下來，柳雲程跟柳玉環爺兒兩個絲毫不敢耽擱，到第二天黃昏左右趕到蘭州，這隱賢莊在離開蘭州省城不過三四里，在蘭山腳下，這隱賢莊也就是二三百戶人家，雖是各為村莊，可是這裏十分富庶，附近一帶土地肥沃，山上的出產也多，農民自耕自食，樵採畜牧豐收之外又能够往山林間多得許多進益，所以這隱賢莊的農民們豐衣足食，周星五展鳳翔還在隱賢莊立着一片把式場，周星五帶着家屬住在這裏，他在這一帶很有名，周星五在終南行意派也是很有名的武師，他自從在隱賢莊立場子以來，已經教了十餘年，手下里成全出許多門弟子，他在這隱賢莊頗得居民的敬愛，雖然是一個練武的，他却是一派和藹慈祥之色，隱賢莊排難解紛，居民們發生什麼爭執只要周星五一出頭就可以了解了，不幸和少林派無端結怨，弄成了兇殺惡鬥，展鳳祥受傷，傷痕未癒，派出門弟子趕奔終南，不料鐵臂僧智堂又打發他師兄鐵臂僧智善，登門尋隙，周星五百般避讓之下，終於勸起手來，周星五這次被鐵臂僧智善打得傷痕很重，打發門徒連夜趕奔終南山呼援求救，趕到山陰，親父女來到隱賢莊，認為師弟黑

狐屠風定已早到，那知道來到門上一開時，那裏並沒有風到來，山陰柳雲程被家人領到裏面，這父女兩人，看這種情形十分慘慘，客屋裏面土閉塵封，已經多日沒有人進來了，這父女略等了片刻，家人出來請柳雲程柳玉環到內宅和周星五相見，山陰柳雲程玉環父女兩人，跟着引領的家人來到後面，內宅是所三合院落，周星五住在上房中，柳雲程來到屋中，只見周星五躺在裏面的炕上，面色慘白，嘴唇沒有血色，柳雲程看他這種情形，就知受傷很重，緊走了兩步來到炕前拉住周星五的手招呼了聲：「師弟，你這幾天怎麼樣了，恕我來得過遲，竟叫你傷在少林派之手。」他們師兄弟已經七八年的工夫沒見面了，周星五眼含着淚思噓說道：「小弟無能，終南派門戶不能由我保持，到現在我是愧見同門，師兄你一路風塵太勞累了！快快坐下。」山陰柳雲程遂坐在炕邊，柳玉環招呼了聲：「師叔！」跟着行禮拜見，周星五忙向柳雲程問道：「師兄這是誰？」柳雲程道：「師弟難道你不認識了嗎？這就是你姪女玉環！」周星五嘆息道：「啊！姪女全長這麼大了，師兄你也該很高興，有她隨在身旁，這不和兒子是一樣麼？，不過我們可全老了，這真是長江水後浪推前浪，一輩人換一輩人。我被南海少林僧智慧所傷，可是我決不怨他們手狠心毒，我受掌門人託付之重，叫我到甘肅省境內傳徒授藝，爲形意派昌大門戶，我不能夠保持住了終南派的威名，敗在南海少林派的手下，我已經認爲對不過掌門人。我傷在少林僧的手下，一人的死生無足介意，我只望着師兄此來能夠把我終南派的門戶支撐起來，不致於被少林派擠弄得甘肅境內不能立足，我周星五就是死在九泉也瞑目了！」

## 第五章 偵敵探山

山陰柳雲程忙勸慰着道：「師弟不用痛心，我們沒有對不起祖師對不起掌門人，我們自身沒有違背門戶的戒條，貽羞終南派的清白，南海少林派排除異己野心過大。他想叫南海少林派獨霸西北邊天，這場事情完全是鐵琵琶願劍堂一人煽惑而起，我們不能容他，我柳雲程定要見識見識此人究竟是怎樣驚天動地的人物，他竟敢這麼狂妄橫行，師弟你自管安心養病，到現在傷勢怎麼樣，對於你的將來可有妨礙？」周星五道：「師兄不用擔心，願劍堂和他這個師兄少林僧智善，全是練掌力的，我被他一掌打傷，真要是打中了華蓋穴，闕元穴，我也就活不到今日，幸而我把他掌刀避開，這一掌打偏了，中的是輕穴道，所以當時顯着很利害，好在我終南派治傷的藥靈驗，我治得又快，總算是保全了我這條性命，我的工夫還在，百日後定能够行動如常。」山陰柳雲程忙說道：「南海少林派手底下全那麼毒辣，還仗着他們沒有小天星的打法，若不然就讓不是致命的穴道，也禁不起他這一掌，可是千萬要注意着養傷期間的禁忌，無論甚麼事到了眼前不要管他，在這種時候，最忌的是猛然用力和暴怒。展鳳翔師弟現在那裏？我要去看看他，並且我和屠師弟中途相遇分手之後，他已經說好了先行趕到蘭州，適才我問到門上的家人，他竟沒到來，這倒叫人就心，我怕他中途受到阻止，願劍堂差人暗算他。」周星五一聽面帶喜色，向山陰柳雲程道：「屠師兄也來了麼？很好，我正想着有屠師兄那

難身手正好來對付他們，他那一身小巧的工夫，顧劍堂等手底下雖然兇狠，恐怕遇到了屠師兄，就叫他們無法施展了，我看柳師兄不用擔心，恐怕他已入蘭州前去一奪顧劍堂等的虛實動情也未可知。

「柳雲程道：「我想着或許是這樣，若不然他不能不到。」屈星五道：「展師弟現在東跨院。」這時周星五的夫人何氏走過來，給師兄柳雲程行禮，更殷殷的託付柳雲程料理這件事，柳玉環也拜見過，柳雲程向這位何氏夫人道：「弟妹不用擔心，你們只要好好的照應着受傷的人，一切事自有我們担承。」柳雲程帶着柳玉環來到東跨院中，展鳳翔傷痕雖然不輕，可是現在已能行動，看見柳雲程趕到十分高興，向柳雲程說道：「柳師兄來到很好，要不然眼前局勢真很難叫人處置了，我周師兄是個忠厚人，這顧劍堂狡詐多謀，他已經步步逼緊，非叫我終南派封閉門戶，退出甘肅境內不可，倘若顧劍堂再打發人前來，我周師兄非要氣死不可了！」柳雲程憤然作色，向展鳳翔道：「顧劍堂以一個江湖武師，一旦在甘肅得了這麼份差事，立刻就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竟要把我形意派逐出甘肅境內，使南海少林獨霸西北半邊天，這種狂妄行爲，我們誓難與之並立，只要我屠師弟一到，我一定要入蘭州，見識見識這匹夫，可是屠師弟若儘自耽擱不來，再容顧劍堂找上門來，豈不誤事。」柳雲程話沒落聲，突然的門外喇的一响跟着有人答道：「師兄，小弟豈能誤事。」門一開，黑狐屠風已走進屋中，站在那先向柳雲程道：「我比師兄你到的早，我在城中呆了一天半夜，我計算着師兄你應該到了，我才趕了來約師兄你一同走一趟。」這時展鳳翔已經向前拜見，柳雲程道：「師弟你還是這麼急躁的脾氣

，你先坐下，也得把入蘭州的情形說一說，叫我稍作準備，」黑狐屠風這才落坐，微笑着向山陰柳雲程道：「師兄這次的事，我認定了鐵琵琶願劍堂一個人，絕不敢這麼興風作浪，暗裏定有主使的人，可是南海少林派門下的僧人陸續入蘭州，這麼情形安心要在甘肅境內創立南海少林派的門戶，要獨霸西北半邊天，我們終南派在陝西省，倘若在甘肅境內以少林派獨霸武林，慢說是甘肅境內不容我們終南派立足，恐怕終南山玉柱峯的山莊也將不保，所以我安心要入蘭州查明願劍堂究竟是怎樣，如何打算，我們也好隄防準備，量力的對付他，所以我趕到蘭州之後，從昨夜入城，暗探鐵琵琶願劍堂動靜，可是這願劍堂行蹤詭密，他已經知道恐怕有人要來對付他，護軍使衙門竟搜尋不到他的蹤跡，還是到了白晝間無意中從護軍使衙門出來一名行脚僧，在這種時候這就很顯然是南海少林派的門下了，我暗裏跟蹤，這行脚僧竟自投到南關內青蓮禪院，那裏是一個古老的叢林，廟貌莊嚴，香火雖然不盛，可是那廟裏竟容留着百十名僧人，因為白天不容易下手，我也不願意過露行跡，把這青蓮禪院出入的道路探好，夜間我到那裏仔細探查搜索，這個大寺院所有的僧人很是善良。竟查不出甚麼意外的情形，並且青蓮禪院的長老決不是我武林中人，這種情形幾乎無從下手，無意中找到大悲樓那裏，竟得着鐵琵琶願劍堂的蹤跡，可是他所辦的事，他在大悲樓以一個俗家竟自管理起僧人的事來，他在那裏和一個面貌兇惡的僧人，算着廟產收入，和本寺中所有的僧人，以及外來掛單的和尙，在他說話口風中聽出，這青蓮禪院所有的僧人在三日內滿要打發走不准他們在青蓮禪院修行，這種舉動實出人意料之

外，並且那鐵琵琶願劍堂，對於這件事十分嚴厲，勢在必行。他更差派手下一名弟兄，送一件密信到蘭州城以北攬翠峯鐵佛寺，我因為他這種行為雖然是另有圖謀，是我跟綴這人出城，在老松林那裏，把這人收拾下來，沒容他逃出手去，把他這封信一看，這才知道果然鐵琵琶願劍堂懷着極大的野心，安心在蘭州城內爲南海少林派開山立門戶，昌大南海少林，他竟自把南海少林派最著名的天癡上人請到甘肅，在蘭州這裏開山立派，這種情形決不容我終南派在甘肅境立足了，現在只有各走極端，各憑手段，我們互相較量一下，一決存亡榮辱，可是這南海少林派的天癡上人，名震東南數省，他是南海少林派最厲害的人物。一身軟硬的功夫，在少林派中以現在南北兩宗，尙找不出他這個厲害人物來。我得到這封信，在我們沒正式入蘭州和願劍堂相會之前，不能不先察明這天癡上人有甚麼計劃，所以小弟趕到隱賢莊約師兄走一遭，師兄這場不關他個天覆地翻恐怕不能算完了，我們不要就擱，趕緊走吧。」柳雲程聽到天癡上人到來，十分驚心，知道此人實是勁敵，湊點頭道：「攬翠峯必須走一遭，師弟隨我到後面見過星五，咱們再走不遲。」這師兄弟遂到後面，把要去攬翠峯的事，說與了周星五，周星五囑咐力持慎重，柳雲程遂和屠風來到前面，令柳玉環負守衛宅院，這師兄弟路事結束，一同離開隱賢莊在野外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只用一盞茶時已到了攬翠峯，順着山道走上半里多地，鐵佛寺已然在望，黑狐屠風此時施展開輕靈身手，頭一個就翻上廟牆，用牆頭灰片開了問下面的虛實，毫不遲疑落在了院內，這就是藝高人胆大，那屠風腳下一點，騰身又蹿起，竟竄到了東房的走廊下，山陰

柳雲程也跟蹤而下，見黑狐屠風已經到了，偏着南邊的窗下，山陰柳雲程遂淌過了靠北邊的窗戶前，耳中已然聽到屋內，有一個聲音沉着中兵的語調，柳雲程用小指輕輕把窗破了一個月牙孔，往裏側目偷窺，只見這三間東房是一通連，靠北邊山牆這裏，是一架禪床，靠東面順着牆前擺着香案，上面香爐蠟台齊整整，一個檀香爐內，燃着檀香的清煙裊裊，香氣散滿了屋中，這座禪房內，整齊清潔，床上坐着一名僧人，看年紀，總在六旬以上，一張赤紅臉，紅中透潤，兩道長眉，一雙鳳目，眼皮低垂，端端正坐兩手放在膝蓋上，穿着件灰布僧袍，灰護領腰繫絲縲，項間掛着一串牟尼珠，在床前站着兩名僧人。山陰柳雲程仔細一看他的面貌，正是沙景驛所遇到的兩個兇僧，達達達祥，看這情形禪床上那老和尚，定是天癡上人了，這時那達達達祥師兄弟兩人，全是面紅耳赤低着頭站在那裏，神色上很是難堪，禪床上那位老和尚，仍然在申斥着道：「派你們趕奔蘭州，事先也會囑咐過，此番我們南海少林派，打算在陝甘一帶開山立派昌大門戶，我們掌教對於這件事十分重視，所以派老衲來主持，囑咐你們未到蘭州之前，不得跟終南形意派門下接觸，你們竟不聽訓示。一入甘肅境的，就賣弄本領，故意的搜尋終南派門戶中人，和他們爲難，果然武功本領有獨到之後，能够保全住我南海少林派的威名，也還罷了，不料求榮反辱，反敗在人家手內，這種行爲連本座全替你們難堪，本應按戒律立時懲罰，姑念這次全是爲佛祖效力而來，暫時恕過，你們要謹慎小心，須知這終南派，自從那司徒英奇接掌門戶以來，終南派很造就出一般出類拔萃的人物，少林派已然和他們樹敵結怨。終南派豈



能够甘心忍辱，據我看我們入蘭州開闢南海少林門戶之日，終南派是光要有人出頭阻攔，你們在事前不得再多意一些是非，願劍堂那裏可有信到來，」那達善和尚，忙答道：「願師兄原得定規好把辦理的情形至遲不過今晚，要報到鐵佛寺，好請師伯的佛駕入城，可是到這是還沒見信息到來，叫人好生放心不下，」剛說到這柳雲程跟黑狐屠風全聽到角山那裏有腳步的聲音，山陰柳雲程，跟黑狐屠風，把身形隱好，仔細看來人只見從角山那神進來也是一名僧人，仔細一望認識他，這也是沙泉驛所會過的，那千手佛達禪，柳雲程心說果然你們這般佛門孽障，全聚到這裏，逞這種惡念，真是佛門中罪人了。這千手佛達禪直奔這邊禪房，到了門口，却自己報名，裏面答應之後，千手佛達禪走進禪房，只見這千手佛達禪行禮之後，恭敬的侍立那裏，他報告的語聲很低，大致是願劍堂一切全等着上人指示辦理了，那天癡土人却說道：「達禪眼前的事，你們武功本領小有成就不得對敵人再存輕視之心，此次事關係我少林門戶榮辱，自我們開山師祖南海獨立門戶之下，定要和福建大碑山，河南嵩山成鼎足之勢，絕不能教少林南北兩宗雄視武林，不過我們得把自己力量預備足了，才好在甘新一帶昌大我南海少林派，要和我南海少林派孤立無援，少林寺自從分出門戶之後，誰也不肯再管誰的事，我們所以要策劃萬全，一舉手就得把終南形意派粉碎了，叫他一蹶不振之後，再想重立門戶，沒有三年五載的功夫，談何容易，我們只用三年的功夫，在甘肅省內，把根基立住，再有甚麼風浪，也就無足介意了，只是你們全這麼迫不及待的來纏磨我，我也只好先把門戶立起來，再約那終南派掌門人到蘭州一會

了，那麼你趕回城內，清蓮禪院，傳爲師的慈諭，叫他在黎明時一切佈置就緒。我在卯初一刻要趕到青蓮禪院，親自開壇拜祭，立我少林寺的門額，」千手佛達禪，說了聲：「謝謝師父的慈悲」，他轉身奔外面，山陰柳雲程跟黑狐屠風，各自向屋角閃避，容那千手佛達禪走出院，黑狐屠風，已經揉升屋頂，湊到了山陰柳雲程近前，傳聲說道：「師兄我們此處不易耽擱，趕緊走吧，」山陰柳雲程道：「師弟我們到那裏去，我是想試試這天癡上人究有多深的功力，」黑狐屠風道：「小弟看現在幾天尙不須動手，這天癡上人已經說的明白，他已經安心在蘭州立南海少林派的下院，佔據青蓮禪院，天黎明後，他就要把這青蓮禪院改作了南海少林寺了，我們在這種時候就給他些顏色看，豈不是坐失良機，我們趕快去，看機會下事，這一般南海少林很够我們對付的了，又何不忙在這一時呢」，山陰柳雲程微微一笑道：「這倒不是這個師兄心意，他在甘肅省內，爲南海少林派開闢地土，要在這一帶創立萬兒，師弟何不先給他個不祥之兆，這可比明濟我他們報復厲害的多，師弟可仔細盤算下，這一來，我們終南形意派跟南海少林，就算結了不解之仇，」黑狐屠風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師兄你爲認爲我終南形意派和南海少林派這次的冤仇能够無解麼，不必癡心妄想了，你看那鐵琵琶顧劍堂，處處對我們終南形意派下絕情施毒手。何嘗爲我們稍留餘地，現在已經是各走極端，南海少林派已經打發這天癡上人前來，這也是我終南形意派應該遭這步劫難，這天癡上人，他不把少林派在甘肅省立起威望來，他無法再回南海，師兄連這點全想不到麼，」山陰柳雲程點點頭道：「好吧，此番我入蘭州，萬

沒有想到能和師弟你相遇，這次我們弟兄二人要爲門戶盡力，我們立刻趕回蘭州，」這師兄第二人聽量好，趕緊退出鐵佛寺，才翻上廟牆，廟外的那一排大樹樹頂子上面，嗖的一陣風吹過，樹頂子上的枝葉，全作着響聲，柳雲程和屠風全趕緊一縮身，隱身在廟牆的下面，仔細查看動靜，在下望不到樹頂子上的情形，不過聽到發出的響聲十分驚異，因爲無論是上面停留着什麼怪鳥，被師兄弟的形跡驚動起來，他也是往高處飛，樹頂子上枝葉振動一下，可是聽到的情形，好像是有什麼怪異的東西在樹頂子上疾馳而過，這一排六七顆大樹，好像一陣疾風，掠着樹頂而過黑狐屠風，一縱身飛縱起來，仍然竄上石牆，再一縱身，却竄到一株大樹頂上，查看上面的形跡。那知道往前面望去，離開三四丈外，似乎有一條黑影在最前面一株的樹頂上，刷的響了一下，這條黑影竟如同利箭離弦一樣，轉眼間就出去七八丈，黑狐屠風，順着石牆頭，往前一連兩個縱身，追趕着查看，山陰柳雲程也飛縱出來。一個在上面，一個在樹底下，一齊的撲到了這座鐵佛寺前，再查看時任什麼也看不到了，黑狐屠風，認定了夜行人沒有這麼快的身法，當時也就不再搜尋他，順着山道，仍然蔽着形跡，直到了攬翠峯下，毫無所見，師兄第二人，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直奔蘭州，山陰柳雲程黑狐屠風，全是極好的輕功提縱術，趕到蘭州也不過剛交五更，離着天亮還有很大的時候，越過護城河，却用壁虎遊牆的輕身術翻上城頭，這時城中黑沉沉靜悄悄，這師兄第二人輕車熟路，窺房越脊的從民房上直奔遠青蓮禪院，山陰柳雲程向黑狐屠風低聲招呼：「師弟，我們可得小心一些，我們並不是怕那錢堪鸞顧劍堂，

此次我們暗中對付他，這個苦子可够他吃的，我們只要能得下手，就讓將來再毀在他們手內。總可以稍解胸頭這口惡氣，所以在未下手之先，還是先不要驚動了這般敵手，一黑狐屠風點頭答應，師兄弟二人翻進青蓮禪院的西廂牆，一到禪院裏面，趕緊各自把身形隱起，在那黑暗之處匿跡潛形。翻過大佛殿，下面可是燈火輝煌，有許多名差弁們在這裏忙著收拾一切，此和尚廟立刻變成了官府的衙門，此師兄弟二人翻到後面，仍然找到那座大悲樓，果然鐵琵琶願劍堂仍在這裏，那達禪和尚已然趕到，正在向他報告着，天凝上人所囑咐的一切，叫他如命辦理，鐵琵琶願劍堂聽了十分高興，立刻吩咐他手下的差人，到後面把本廟中的主持僧，和他幾個門徒，立時傳喚到大悲樓，黑狐屠風，向山陰柳雲程，一打招呼，各自找隱身的地方，要看看鐵琵琶願劍堂怎樣施爲，工夫不大，差弁們已把那青蓮禪院的主持僧帶了來，後面還跟隨着三個和尚，他們被帶進大悲樓，那鐵琵琶願劍堂，真有些關上門做皇帝，他竟高坐在迎面，寒着面色，只見主持和尚向願劍堂合十行禮，願劍堂連動也不動，只把頭點了點，那種神情傲慢，叫人看着可恨，只聽他正顏厲色的向主持和尚道：「清靜，你在青蓮禪院，修行多少年了，」這位主持忙答道：「僧人在此禪院中已經修行了四十餘年，」願劍堂冷笑一聲道：「你要是再修行幾十年，連這座廟中一草一木定要成了仙，你看看這座廟中敗落的情形，連佛祖們也會跟你受了累，青蓮禪院是個大廟場，你這僧人，一些不守本分，把這座廟弄成這般樣子，你太對不起佛祖了，現在沒有別的可說的，這個廟和你無緣，你很可以另找別處去修行，你不要把這座方老叢林

一手斷送，那一來你可是罪孽更深，佛祖也不能慈悲你了，你趕緊收拾一切，要在天明前給我早早離寺，除了你私人所有的衣物，廟中寸草寸木不許你再動，你若不聽你顧大人的吩咐，你那是要自找難堪了，我先辦你個不守清規，自私肥己，把廟中的香火地，完全沒，捉到衙門裏，你再休想有出頭之日了。」

## 第六章 暗襲——火攻

這位主持和尙聽到顧劍堂這麼強橫霸道硬佔廟產，無故的把自己驅逐出廟，這真是暗無天日，老和尙險只變顏變色，却又合十一拜道：「顧大人貧僧在這青蓮禪院四十餘年，我從十幾歲入寺，削髮爲僧，謹守佛門戒律，不敢有絲毫違背佛門的規矩，廟中香火不勝，僧人不敢不承認無能，像人家大佛寺，比青蓮禪院還小的多，人家的香火却那麼盛，就仗着大佛寺的主持，精明強幹，他能想出種種的法子來闖信那善男信女。貧僧的是老實人，那裏作的來那種欺人的手段，求大人發慈悲之心，我在青蓮禪院已經是主持僧，何況我已是這般年歲，別的廟裏豈肯收留我，大人你恩典恩典，只要不逐我出寺，就是另派人接管主持，僧人也甘甘樂意，」鐵琵琶顧劍堂把桌案一拍，厲聲喝叱道：「好個無恥的僧人，顧大人看在佛祖的面上，萬事不肯向你追求，你反倒和我麻煩起來了，你真是耍自討無趣了。來呀，把這和尙給我趕出廟去，」那老和尙顧劍堂竟自這麼一點理不講，倚何勢力，強佔廟

產。遂也怒聲說道：「願大人，你說我身犯清規有何爲證，我以捨身佛門，不犯清規不犯法，沒有人來管我們，大人你這應對待貧僧，難道不怕叫黎民百姓，議論你麼，」這句話說的願劍堂，怒沖胸臆，恨聲說道：「不識抬舉的東西，我就認定了你犯了清規，這麼好好打發你，你若不肯好好的走，我把你押解出境，看你們有冤那裏訴去，」說到這立刻吩咐手下差弁。把主持僧立時和他的門徒們趕出廟去，這位老和尚負恨含冤之下，竟自落下淚來，一邊往外走着，一邊說道：「佛祖有靈，可要多嘉惠願大人呀，你可作的是大善事，」鐵錫鬻願劍堂哈哈一笑道：「和尚，你不用繞着脖子罵你願大人，有什麼報應，願大人願意承當你敢再多口的我要先在你身上作些孽，看你又怎樣，」那老和尚垂頭喪氣，被差弁們趕出大悲樓，這時外面進來人報，現在廟外有南海少林寺下來的兩位高僧帶着四名徒弟，求見大人，願劍堂說了聲「請」，不一會，由差弁領進來，正是達善，達祥，帶着四個弟子，智德，智慧，智修，智明，走進了大悲樓，看那願劍堂的情形，對所來的僧人，十分恭敬，並且稱呼達善達祥爲師兄，獻茶之後，願劍堂道：「師兄們還是從鐵佛寺來麼？師伯可有甚麼訓示？」達善和尚道：「我達禪師兄少時就到，師伯的意思，要在黎明時把青蓮禪院的匾額先換了，事情已然鬧到這種地步，我們索性給他個先下手爲強，把少林下院的匾換上，形意門的人若是自己量力退出甘肅境，就讓他們掌門人再找這個場，我們總算已在蘭州開山立派，隱賢莊若是得信前來，不過是取其辱。我們這裏正爲的教他自投羅網。」剛說到這，外面又有人報千手佛達禪到。願劍堂趕緊把達

禪親自迎進大悲樓，這達禪更向顧劍堂宣示，天癡上人準於寅時到青蓮禪院，敦顧劍堂趕緊佈置一切，黑狐屠風和柳雲程暗中聽的眞真切切，看到南海少林派門下現時倚仗着天癡上人主持一切，對於未來的事看作了如同探囊取物，要爲南海少林派普發佛光，照滿了甘肅境內，這種貪心不足，要自尊大的人，他就沒想到終南形意派，開派傳徒，已經數代，門弟子全能够謹守門規，行俠作義，行道江湖已經不是一朝一夕，一個根深蒂固正大的門戶，那會就那麼輕輕易易叫別人把他一手打碎，那也太以不講天理不顧人情，世上沒有那麼如願的事，黑狐屠風，一打量這座寺院，自己想到現在只好先造些孽，將來天佛前懺悔好在我不是甘心作惡，多少我要先與他添些晦氣，在前頭分頭佈置之間，這黑狐屠風，已經暗弄手脚，山陰柳雲程此時也不能攔阻，只好由他，現在的時候可不早了，因爲他們往返的就誤從攬壑峯回來，已經是三更過後，這時已將近五更，鐵錚鬚顧劍堂，跟千佛手達禪一計議，眼看着已到五更，轉瞬天明，吉時即到，這時寺中的人，已經忙亂起來，把山門大開，從大佛殿起，把燈籠全點來，直排到山門，寺中原還有一般僧人，他們因爲已經接到了顧劍堂的命令，向他們說的明明白白，只要是能够好好的守本分聽命令，本寺中依然容留他們，可以在廟中掌管些職司，照應各處，倘若心不甘服，可得立時隨老方丈出寺，不准在這裏再行逗留，這般和尚們，他們那敢違抗這種命令，立刻就算投降到南海少林寺門下，這時已經各自換了一身僧衣，齊集在大殿佛前，聽候顧劍堂的命令，此時東方已經露出一線曙光，鐵錚鬚顧劍堂，立刻向千手佛達禪道：「師兄看吉時已到，正

好現在伸手佈置，我們一切預備的齊齊整整時，首座也到就到了，「千手佛達禪答了聲好，立刻由僧人們鳴鐘擊鼓，在佛前重獻過香花，這時大佛殿內，香烟繚繞，燈火輝煌，單有八個僧人，滿換了大紅的袈裟，全集在大佛殿內，千手佛達禪親自拈香叩拜，行遺體之後，退到神案前，往旁一站，鐵琵琶願劍堂也照樣行過禮，其餘的僧人，也在僧人殿門內，一同的參拜，跟着響起法器來，僧人們還在唱和着念起經文來，這位千手佛達禪，向願劍堂道：「師兄，够時候了，我們趕緊懸掛橫額，上人大約也就該到了，把預先製好的一塊木匾，是紅地金字，上面是「南海少林寺下院」七個字，這兩人恭敬敬的捧着這塊匾從大佛殿中走出來，前面有燈籠火把引着路，從月台上下來，直奔山門，那裏早預備好了匠人，這塊橫額搭到門首，往那一放，要等着匠人把橫額懸好之後，這師兄弟二人，再朝拜一番，就算是交代了一樁大事，此時東方已經曉色朦朧，願劍堂跟千手佛達禪，剛在吩咐匠人把原有的匾額落下來。匠人們登着木梯，方在舉手，這時忽然從山門頭上飛下一件東西，整整的砸在了那塊新作成的橫額上，嘩啦一聲，竟是一個大瓦罐子，裏面是滿裝着穢水，這一砸下來，瓦罐子粉碎，穢水濺起多高來，鐵琵琶願劍堂，千手佛達禪，全在近首，那還能躲閃，弄得兩人一臉一身，千手佛達禪，哇呀呀怪叫，鐵琵琶願劍堂在憤怒之下，他可已經知道暗中下手的人，一定隱在山門頭上，這願劍堂一縱身，已然竄起來，千佛手達禪，也是跟蹤而起，兩人落在山門頭上仔細查看，附近靜悄悄，一些異狀沒有，暗中動手的人，手底下太快了，鐵琵琶願劍堂，順着配殿，就搜尋過來，千手佛達禪



也在十分憤怒下，直搜尋到大佛殿頂，就是找不到敵人的蹤跡，顧劍堂憤怒十分，並且心中已疑心到手破壞這種盛大典禮，這分明是跟蘭州建立南海少林下院有關的人所爲無疑了，這兩人前後搜尋一週，沒有一些動靜，剛返回來，突然從山門後如飛一般跑過一名僧人，口中在招呼着：「達禪師兄，你怎麼這麼誤事，師父這就到了，你怎的不預備好了，師父一到，你拿甚麼交代，」千手佛達禪，鐵琵琶顧劍堂，趕忙從房上落下來，見來的正是達善和尚。顧劍堂恨聲說道：「師兄，這分明是形意門下的鼠輩們來到咱們面前弄這種手段，師兄今夜可不能教這羣鼠輩逃出手去，」話聲沒落，後面一片喧嘩的聲音，聽得有人喊大悲樓起火，顧劍堂等縱躍如飛直撲到大悲樓前，見門窗已然起火，見樓頂子人影一幌，顧劍堂往起一縱身，竟向大悲樓的樓頂子上飛躍了去，他倒是提防到暗算，沒敢從正面撲，斜奔樓頂子的西北角，可是脚方一找樓頂子的瓦隴，突然後坡有人喝聲下去，兩塊瓦片，同時的打過來，向鐵琵琶顧劍堂的面門和胸膛打來，瓦片的力量勁疾異常，鐵琵琶顧劍堂身形猛往右一撲，把身軀矮下去，這兩片瓦全從右肩膀上打過去，落至樓下，鐵琵琶顧劍堂險爲瓦片所傷，遂往起一挺身，隨着長身之勢飛縱過來，這時火燄已經捲上簷口，一片烟火，把這樓頂子上全佈滿，鐵琵琶顧劍堂也是藝高人胆大，他竟自沒把敵人的暗算放在心上，在這種危險的境地，已經撲向後坡，身形一落，眼中看見一條黑影，凌空拔起，往返樓後面，東北角的簷口落去，顧劍堂此時，實有不惜命之心，他身形才往下一落，已經身又縱起，向東北角這邊猛撲過來，這種身形輕快，撲至東北角往下

一落，在烟氣騰騰中，已照着這一人正在一長身，鐵琵琶顧劍堂手掌向外一抖，奮全力向這人撲擊，顧劍堂在憤怒之下，掌上已經用了十成力，暗中運用鐵琵琶手，這次只將掌緣震上，此人就休想再逃得活命，可是雙掌向外一展時，這人竟好像已被他掌力打中一般，隨着他掌，往外一送之勢，這人的身形已經飛縱而去，絲毫沒被他掌力傷着，顧劍堂雙掌才往回一收，覺得背後一股子勁風襲到，猛然一驚之下，由右往後翻身現掌，身形轉過來，雙掌由左往外劈去，他翻身現掌雖然這麼疾，可是他背後這人，本是暗中襲擊，一掌打過來，竟自在一掌劈空之下，身隨掌走，脚下輕點屋瓦，身形已然飛縱出去，竟向大悲樓後落去，以顧劍堂這種身手，明明人在眼前，可是決不敢追着這人的後蹤，遞掌發招，往前撲擊了，因為離着後簷口，只有三四尺，這三四丈高的樓，這人竟敢這麼猛竄下去，自己已是不敢這麼施展了，可是這時後面的火已然捲上來，樓頂子上已然無法存身，只要再一遲延，樓頂子一場下去，就得葬身火窟中，這時顧劍堂往前微一縱身，他到了後簷口略一瞭望之下，剛要一騰身，斜往東竄出去，爲的從大悲樓後一片僧房頂子上，一借脚，再翻下去，那知他身形在簷口纔一停，猛然從後房簷下，猛翻起一人，往他面前一落，雙掌已然照着顧劍堂的華蓋穴上打來，這種現身現得奇特，鐵琵琶顧劍堂萬沒想到，此人並沒往大悲樓落下去，他竟在經樓下一縱身，是掛在了後簷口上，此時猛一翻上來，顧劍堂若不是武功精純，這一下非被他雙掌打中不可，顧劍堂用力的凹腹吸胸往後一縮，雙掌猛往起一翻一合，向着來人的臉上搭來，這種力量往一處一合時，只要沾上來人一

點，雙掌再往下一沉，敵人這兩支腕子就休想撒回去，定被打中，顧劍堂雙掌圈回來，這人竟嘆喏一笑，猛噏了個打字，他身形猛往下一矮，往下一撒身，雙掌隨着往下一沉，這種雙劈掌，竟向顧劍堂的小腹上劈下去。好厲害的手法了，顧劍堂則雙掌圈回來，這種縮身，已經無法再退。眼看着這一招就得傷在人家手裏，耳中忽然聽一聲：「孽障，」一人從樓頂子兩邊飛撲過來，他身上帶的風，把樓頂子上煙火全給蕩開，他這一到，一掌向對面這人肩頭劈去，顧劍堂算是被救了，這人矮着身軀，向空一帶雙臂，竟自一斜身，騰身縱起，竄下了樓頂，顧劍堂已經驚得一身冷汗，見救自己的正是師兄千手佛達禪，達禪和尚，跟蹤追趕，向樓下撲去，顧劍堂好生懷疑的因為和來人動手，因為樓頂子上煙霧迷漫，辨不甚清面貌，只是看到來人身形矮小，他的身形快，手法勁疾，發出招來十分厲害，分明是終南形意派中人，可是想不出究是何如人來，這時見師兄已經追趕下去，顧劍堂也縱身向東南牆角撲過來，往下一飄身，落在大悲樓旁的僧房屋頂，這時忽然眼中望到前面大雄寶殿一帶，烈焰冲天，顧劍堂看到這種情形，心似刀扎，自己在師兄弟面前發下狂言大話，現在天癡上人還沒趕到蘭州之時，敵人竟自發動多方來破壞成立南海少林下院，自己竟無力阻止來人動手，這也太以的難堪，從僧房上一縱身，直撲前殿，千手佛達禪也飛縱過來，織毳鬚顧劍堂，含恨的招呼道：「師兄弟們不把來人拳諸手握，上人到來我們如何答對，」千手佛達禪，他何嘗不明白來人太以扎手，並且他一入甘肅境內，所遇到的那位山陰柳雲程，就已經把自己的銳氣打去一半，今夜青蓮禪院，似乎來的不止一

人，不過當着這個師弟，不得不說硬話了，遂說：「諒還不敢叫他們逃出手去，」就在他這個「去」字出口，叭啞的一聲，震得四壁皆鳴，一塊新製的木匾，從大佛殿的頂上拋下來，摔在了院當中的磚地上，地方磚碰破了好幾塊，這塊才要懸起使用的：「南海少林寺下院」，來了個四分五裂，千手佛達禪，這個面上難堪，比鐵琵琶願劍堂還難堪，來人好像故意和自己為難，偏偏在自己話才出口。這塊匾就摔下來，試想他一個南海少林寺有地位的僧人，這種跟頭可栽不起了，氣的他口念着阿彌陀佛，縱身而起，看得清楚，木匾是從大佛殿後坡拋了來的，他騰身竄上屋頂，腳點房簷口，可是前面也被人放起火來，煙火也捲上殿頂，他用僧袍一拂面前濃煙，貼着左肩頭後，猛然一股子勁風襲到，竟有人揮掌打過來，這一掌發出的勁疾有力，千手佛達禪，趕緊的身形往右一恍，右腳往右一換步，這種地方可是腳底下得用十二分力，無奈這座廟宇，年久失修，屋瓦已經禁不住這麼大的重量了，嘩啦一聲，左腳下一串瓦片，竟被他登下房去，可是身形一恍，眼看滑倒栽下房簷，只要跌下去。就得骨斷筋折，就在這時，鐵琵琶願劍堂騰身而起，飛縱上簷頭，用力往前一推千手佛達禪，達禪算是把左脚撤回，向房坡上一上步，算是把身形帶回來，左側暗襲過來的人，一掌打空，可倒好。不再遞二一招，撤身一縱，已經到了東山牆附近，達禪在盛怒之下，自己又險些死在敵人的手中，憤怒交加，上半身猛然往左一恍，右腳尖暗中用力一登，騰身縱起飛撲過來，他這種身形眼得也算十分快了，不過他現在方便鏟沒在手中，赤手空拳，身形一縱過來，用拂山掌雙掌往外一撒，照着這人的背上打來。

雙掌是用足了力，逃過來這人，已經到了房山口，他雙掌這一到，此人猛然把身形往下一矮，千手佛達禪再也想不到，此人竟會用這種絕招。身形一縮下去幾乎是坐天房坡上一樣，這人猛然往後一仰身，在這前進無地，後退無路之下，他竟用鯉魚倒鑽沙式，雙臂翻起，隻掌伸開，離着房坡也就是二尺五六高，仰着臉往後一伸腰，這隻指竟全向千手佛達禪的小腹上戳來，這種招術施展出來，千手佛達禪，再想退避閃躲，那裏來的及，他只有用力的往後一縮身，可是黑狐屠風的指尖已經戳到他小腹上，這掌力實是用十足了，雖不能把千手佛達禪的小腹洞穿，也得把他立傷在掌下，就在這危機一髮的一剎那間，突然從東邊一股子勁風提到，黑狐屠風就知不好，自己用的這種勢子，祇有勝不許敗，因為這種身形還不過來，祇要有旁人一襲擊過來，除非是把千手佛達禪打出去，自己身形才可以變過式來，這種勁風撲過來，黑狐屠風不能再往外撒招了，雙掌趕緊往回一撤，左臂順勢往下一沉，手掌反着力四指找房坡，指尖一搭上屋瓦，力量立刻就借上，身驅往下一倒，右眉頭一挨瓦礫，右臂的前半截，已經塌在瓦礫上，黑狐屠風，這一身輕身術，祇要叫他沾上一些，立刻可以任意的變化身形招術，右臂這一用力，身形向右翻過來，一個懶驢打滾，唰唰的一連兩個翻身，竟在屋脊斜坡上，翻了兩個翻身，上去六尺左右，身形往起一竄已經到了房山角救應千手佛達禪的，只是鐵琵琶願劍堂，他這種身手那肯再容黑狐屠風逃開，眉頭一恍已經跟蹤而起，他想用烏龍出洞的式子，身形只要一撲到，定可把黑狐屠風打下房去，這倒不是鐵琵琶願劍堂驕狂自恃，他在南海少林寺的門下，實是個傑

出的人材，雙掌上實有獨到的功夫，顧劍堂身形這一往房上這邊撲，黑狐屠風身形這一撤出來可就可怕了，他準知道救應千手佛達禪的人，還要跟蹤進擊，往房山這裏一停身，腳底下已暗中用上力，可是沒容黑狐屠風施展，從前坡飛蹤起一條黑影，猛然往鐵琵琶顧劍堂蹤起的身形右側橫着一截，一掌已經向他右肩頭上砍來，鐵琵琶顧劍堂此時的形勢好險，他的式子已然用上力，往前這一猛撲，急切間收不住勢，可是顧劍堂猝遭襲擊，丹田氣往下一沉，這就可看南海少林派的功夫，在武林中也是稱雄一時，他這種傳授和少林派也是一樣，全是從基本功下手，所以武功練出來，根基穩固，臨敵應變，實有獨到之後，就這樣腳底下並沒沾到房坡，上半身竟能向左一恍，隨着一閃身之勢，左腳可是點到房坡，只是屋瓦已經有好多破碎裂紋，鐵琵琶顧劍堂脚尖一落下去，竟自借不上力，腳底下往前一滑，身軀就要順着房坡往下栽，可是鐵琵琶顧劍堂竟自趁勢右腳往前一換步，反轉到左足前，脚尖用力一踏房坡，雙臂順勢由左翻身斜着向後一揮，他這種變推手，雙臂上已經貫足了力，向來人打去，無奈他是隨機應變，臨時變招，已經慢了一步，那還打的着來人，前他身後撲過來的正是山陰柳雲程，這柳雲程一掌撲空之下，猛然身形斜轉，一聲狂笑，已經騰身而起，口中竟說：「鐵琵琶手不過如此而已」顧劍堂雙掌撲空，來人不接招，撤身退走，可是口中說着這種輕薄話，顧劍堂十分憤怒，身形挨過來，往下一俯身，腳底下一用力，竟自猛撲上來，口中也在喝叱着：「既然敢在顧大人面前猖狂，又這麼不敢正式和你顧大人動手，難道你還逃得出手去麼，」鐵琵琶顧劍堂撲過來已到了房脊

上面，那山陰柳雲程是故意的不和他正對臉。顧劍堂雖然已經大致看出，來人是一個五六十歲的江湖能手，因為雖有火光烟霧迷漫，辨不真切面貌，他脚登房脊，山陰柳雲程已經到了房後坡，偏西邊的山牆角，此時那千手佛達禪，可也跟着又撲過去追趕黑狐屠風，黑狐屠風只在大佛殿一帶忽東忽西，故意的捉弄他，山陰柳雲程一退到房後坡的西山牆這裏，突然從西面一排矮房頂，連撲過兩個少年僧人來，正是千手佛達禪的徒弟·智德，智慧，一個提一口戒刀，一個使一條鐵禪杖，飛撲過來，正把山陰柳雲程截住，那智德用掌中戒刀經右側向柳雲程的肋上猛扎，智慧的铁禪杖，却是迎頭向下猛砸，這兩件尖刃同時住下落，山陰柳雲程哈哈一笑，因為更覺出背後的風聲到，鐵琵琶顧劍堂已經撲過來，戒刀的刀頭堪堪已到了肋上，柳雲程並不躲閃，容着刀尖子已經沾到了衣服，左掌單掌猛然往上一穿，竟貼着智慧鐵禪杖的裏側，用摘星換斗的手法，往外一撥，左肩頭趁勢往後微一閃，智德這口戒刀已經貼着柳雲程的右肋扎空，只爲他欺敵過老，用力太猛，刀扎出來，收不住勢，身軀竟自隨着他這條左臂往前一擋，柳雲程輕輕一把，把智德的腕子抓住，這時鐵琵琶顧劍堂也正從背後襲到，他一個黑虎伸腰式，雙掌向外一抖，雙掌向山陰柳雲程背後打來，他這雙掌發出，柳雲程正把智德往後猛一帶，這一來智德的身軀是正迎顧劍堂的掌力，顧劍堂這次認爲前面有本門下的人把他堵截住，柳雲程再難逃出自己的掌下，趕到山陰柳雲程這手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個智德和尙送過來，急的铁琵琶顧劍堂呀了一聲，雙掌猛往回一撤，那裏還撤的及，掌風已然震在智德的身上，唯則沒打實了。智

德那禁的住他這種掌力一發，哎喲一聲，墮着房坡倒下去。

## 第七章 懷憤——殺家

山陰柳雲程這時已經騰身縱起，此時那黑狐屠風，他不再和千手佛達禪再動手，在這一帶盡量施展輕功小巧之技，凡是黑狐屠風落腳之處，全是極險的地方，千手佛達禪因為當着錢琵琶顧劍堂甯死也不肯示弱於人，緊着跟蹤追擊，可是連着三四次猛撲，全被黑狐屠風用輕靈巧快的身法閃避開，黑狐屠風比千手佛達禪，在自己面前分明已落下風，他依然不肯罷手，黑狐屠風安心要給他些苦子吃，千手佛達禪此時被戲弄的也是火勢萬丈，預備用暗器對付黑狐屠風，可是屠風已經盡撲向有火之處，在那已經燒焦了的屋頂上面往那冒着煙火的棟樑上着足，千手佛達禪若是不跟蹤而上，就叫栽跟頭，這黑狐屠風在形意門中，他這身輕身術，半由天賦，半由鍛鍊，從開派以來沒有他這麼好輕功的，千手佛達禪那會比得上。這一跟着往這種危險地方撲，竟自一連兩次，險些把達禪葬身火窟內，黑狐屠風見天光已然不早，並且各街道上號角齊鳴，人喊馬嘶之聲，越來越近，分明是錢琵琶顧劍堂要運用他官家勢力，調集蘭州城內馬步隊官兵，來相助他，黑狐屠風因為還不到時期，若容官兵把青蓮禪院一圍困住，雖還不致於擋住師兄弟二人，可是一上手就沒法子留情，又何必拿這羣無知的官兵徒作顧劍堂這種亂命下的犧牲，此時黑狐屠風從大悲樓前翻上對面屋頂，趕緊的向山陰柳雲程招呼道：「師



兄，咱這這次算完了，等他吉日良辰，咱們弟兄再來給他賀喜。」山陰柳雲程也答一個「好」字，手底下也正把那使禪杖的智慧和尙打退，鐵琵琶顧劍堂因為悞傷了自己門下，又羞愧又憤怒，向山陰柳雲程蓄勢猛撲，柳雲程不願意和他多耽擱工夫，虛點一招，一斜身，雙掌一穿，一個龍形一式，飛縱上牆頭，黑狐屠風從北邊也翻到西牆上，果然此時天空已然現了曙光，這師兄弟二人倏落倏起縱躍如飛，在矇矓矓色中退出青蓮禪院，那鐵琵琶顧劍堂追到西牆頭，這師兄弟二人，已經出去了十幾丈遠，鐵琵琶顧劍堂自知不易追趕上，遂高聲喝叱道：「鼠輩們來歷，顧大人看的清清白白，顧大人焉能與你們善罷干休，是好朋友可不要脫身逃走，顧大人準在青蓮禪院相候，」黑屠風脚下微一停，半斜着身軀，向顧劍堂喝叱道：「依官仗勢的無恥匹夫，你的報應到時，老師傅自會前來取你狗命，你就在青蓮禪院，等着作外喪鬼吧，」說罷更不等他答話，已經縱身而起，隨着山陰柳雲程一直的撲奔城牆這裏，此時天光還沒大亮，城門沒開，這師兄弟二人找了一個清靜的所在，從馬道上翻上城頭，落到了城外，越過護城河，一直撲奔隱賢莊，這師兄弟二人這一夜間，把顧劍堂擾亂的，終未能趁心如願，隱賢莊這裏，周星五，展鳳翔兩人，是提心吊胆，柳玉環也是担着父親和屠師叔恐怕他們遇到了意外，宅中全是澈夜未眠，柳玉環提着劍在屋面上終夜巡查保護宅院，這師兄弟二人安然歸來，大家算是放了心，周星五，展鳳翔細問經過，柳雲程眉峯緊皺，把暗中所查到的情形詳細的說了一番，又說：「二人雖則沒叫鐵琵琶顧劍堂和千手佛達禪討了好去，可是已經有南海少林派重要人物趕到，住在

城外攬翠峯；鐵佛寺的天癡上人，在天亮後，定然趕到城內，那鐵琵琶顧劍堂若是按着江湖道的行爲，青蓮禪院改爲南海少林派的下院，他決不能忝顏再辦，必須等待和我們形意派真個分出高下來，到那時才可以決定他少林派的存亡，只是顧劍堂他決不肯顧忌這些個，他非得在天癡上人面前，保全他自己的臉面，定然要蒙蔽一切，仗着他蘭州城這種勢力，和敲詐商民百姓的資財，雖是被我們把青蓮禪院燒了幾處，他依然能够照樣修理起來，何況那天癡上人在南海少林派中，也是個很驕傲，很狂妄的僧人，對於門戶之見頗深，必然要按着他預定的計劃，建立少林下院，我們若容他把那塊匾掛出去，我們形意派就得自動的在西北一帶消聲匿跡，所以眼前的事，也只有各走極端，拚着看了，我柳雲程自身的成敗無足惜，我不過一個平常江湖武師而已，只是我形意派自從開派以來，本着門規一般師兄弟們在江湖上行道，數十年來如一日，殺貪官除惡霸，剪惡安良，我終南形意派才受到武林中的推許欽佩，已經推廣到南北兩支，這西北一帶，也正是我們形意派發揚光大之地，我們眼前這幾個真要是全毀在顧劍堂師徒之手，我們有何面目再見掌門人，和本門中上下兩代，所以這件事，我認爲十分棘手，不過事情越不容遲緩，只有憑一身所學所能，拚着去作了，終南山掌門人那裏雖是已然有人去送信，把危急迫切的情形報告上去，可是掌門人，不會來得那麼快，遠水不能解近渴，緩不濟急，幸爾還遇到我這屠師弟，是我柳雲程一個大幫手，我們只有破死命和南海少林派週旋到底了，一周五展鳳翔，也覺得眼前事沒有十分把握，山陰柳雲程和屠風雖是終南形意派有數的人物，龍門雙劍在武

林中也算是成名的人了，不過南海少林派近數十年來復出了些個能手，他們先前本不想和別的門戶爭長短，只爲得他們全出於少林派一門，後來這一分出支派來，各立門戶，這才有玄門正宗和旁派之分，像南海少林派和峨嵋少寺，全是因爲要和福建莆田大碑山少林寺以後河南嵩山少林寺一爭長短，他們竟各自精研絕技，因爲這幾位安心另創一家少林的人物，全是得天獨厚，天賦過人，本來已經得到武功的真諦，他們更自己精究出幾種絕技來，或是極厲害的掌力，極厲害的器械，安心要壓倒南北兩正宗的少林寺，只是福建和河南這兩派，因爲他們是主持着少林正宗，更不願意自殘骨肉，任憑這般獨創一派的如何挑撥，只是置之不理，可是若故意相犯，也必要盡全力的對付，數十年來，這少林旁支，雖懷異心，終難得逞，反倒暫時相安下去，可是南海少林派，他不能壓倒了南北兩宗的少林寺，却故意的和別的門戶爲難，他想要除了福建和嵩山兩派少林寺之外，別的門戶全要歸附到他南海少林寺門下，這種野心太大，以致時起是非，可是他門戶中所出來的人物，可非常扎手，實不容易對付，終南形意派，從來保守着本門的規戒，不准與別的門戶妄起爭端，尤其是因爲從第六代終南派出了一場極大的是非，險些個把終南派門戶斷送了，因爲一個門下敗類，公冶英珠，和少林派起了爭端，仗着兩派掌門戶人全是胸懷遠大，不肯因爲門下的人樹敵結怨，這才各自清理門戶，從此以後越發的嚴禁門下和武林中別的門戶，起爭端，樹閑怨，如今周星五這場事，完全是由於南海少林派門下這個狂徒鐵琵琶顧劍堂與風作浪，一力的煽惑，要在甘肅省境內，樹立南海少林派的威望，把所有在甘肅境

內，別的門戶全要掃除淨盡，不容立足，這鐵搥還願劍堂，已得南海少林派的真傳，武功精湛。他更得到官家的勢力，越發的目空一切，爲所欲爲，他更假公濟私，把他本門的天癡上人搬弄出來，在蘭州樹立少林下院，其實事情起因是他門下弟子，羅漢掌紀鴻圖，以及他徒孫侯三秀，依官仗勢，橫行不法，擠出一場是非來，現在天癡上人一到，要僅憑着山陰柳雲程和黑狐屠風，恐怕未必對付的了，這種事周星五只有急在心裏不能形諸辭色，那黑狐屠風，他倒有些不服人，像山陰柳雲程是一個飽經世故，久歷江湖的武師，作事從來慎重，頗有自知之明，所以眼前的事，山陰柳雲程也十分憂心，自己是在終南玉柱峯下，朝見過掌門人，才往甘肅來的，這場事，倘若由自己手中，弄個一場慘敗，太覺難堪，並且也對不過一班師友，不過自己並不是畏刀避劍，怕死貪生，已經下了決心，要以個人的生死爲本門爭榮辱，倘若武功本領不是人家對手，那也叫無可如何了，此時若現約請人，決來不及，推延日期，那願劍堂已然吃着了師兄弟二人的大虧，他焉肯答應，並且也覺得示弱於人，何必又徒自取辱，只有等待他，正式的立少林寺下院吉期一到，無論有救援的人沒有，師兄弟二人只有隨機應變，捨死一拚了，周星五趕緊的差派了精明幹練的莊丁，到城裏探查一切，隨時到隱賢莊報告，當時的晚半天，派去的莊丁就回來向周星五報告，那青蓮禪院，原有的僧人，已經完全驅逐，並且召集了一般瓦木工人，已經加緊的修理被燒毀之處，連沒有被燒之處，到處的裝金油飾，並且聽到工匠們說連夜間全不停工，是晝夜緊趕，限領工的工頭在三天內要交工，只要談了日期，把匠人們全要拿問治

罪，一個僧人的寺院。竟調集了一隊官兵，駐守在那裏，隔得蘭州城內，街談巷議，全認爲這是離奇的事，一個堂堂護軍使衙門的護衛顧大人，不知許下什麼心願，竟目要爲佛門中盡這麼大力，莊丁報告完了，周星五向山陰柳雲程等說道：「這種情形看起來，蘭州城立南海少林下院，是勢在必行了，可惜我們離着終南掌門人那裏太遠，這件事若有我們掌門人，親自來主持，終不會叫這班狂徒們任意猖狂」，山陰柳雲程冷笑着道：「星五，你不要擔心，這件事不用你再憂慮，你好好的服藥，好好的調養着傷痕，我和屠師弟既然趕到，這件事一力承當，我們從師門學藝以後走入江湖，數十年來本着天良在作，所辦的全是除暴安良，濟困扶危，決沒有仗着本門的武功本領欺人，眼前的事雖然扎手，諒還不致於就會落個一敗塗地」，周星五忙答道：「小弟不成材，爲門戶貽羞，反勞累了師兄們，現在一切事，也只有仰仗着師兄們主持一切了，」黑狐屠風晚間和柳雲程一商量，還想要進城暗中查看一切，柳雲程道：「屠師弟，依我看不必了，打人一拳，還得防人一脚，昨夜我們把青蓮禪院擾亂個地覆天翻，這隱賢莊也就保不定顧劍堂等捲土重來，再向我們下毒手，我們不要只顧慮勝不慮敗，隱賢莊倘若不能立足，我們可就太難堪了」，不過黑狐屠風，他是想到了就作，並且說出來決無更改，聽到柳雲程不願意再入城探查，遂令柳雲程守護隱賢莊，他自己入蘭州，探查那天癡上人是否已到，更要知道了他們立少林下院的確實日期，免得誤事，山陰柳雲程知道攔阻不住他，只好任憑他到蘭州城內探查一切，柳雲程諄諄囑咐黑狐屠風，在這種時候千萬不要下手了，我們養精蓄銳等到他言期到

時，給他些顏色看，黑狐屠風答應着，立刻起身離開隱賢莊，他走了之後，柳雲程可是十分擔心，因為對於黑狐屠風的性情知道的清楚，可是自己實不敢再跟綴下去，因為和顧劍堂一會面，已經看出此人是個很難惹的人物，名利心重，貪心無厭，並且，所來到的這班僧人，也沒有善類，雖然掛着個佛門弟子的名目，一個個那種凶焰炙人，叫人不就不提防他們，倘若隱賢莊有個失利，星五和鳳翔又全帶着傷，再遭到了毒手，我柳雲程活了這麼大年紀，難道還落個受門規處治麼，雖認為屠風此行可慮，自己也只好在隱賢莊嚴加防衛而已，這柳玉環也跟着父親分班的隱賢莊前後巡查，一點不敢疎忽大意，到了三更交過，莊院一帶安安靜靜，並沒有一點異狀，柳玉環從外面轉了一週回來，向柳雲程道：「爹爹，一路上已經受盡奔波，來到隱賢莊更沒得休息，現在已經快到四更天，有女兒前後巡查，足以防範，倘有警動隨時的可以招呼，爹爹你趁這時歇息吧，」柳雲程也情實是昨夜一夜間探查敵人動靜，青蓮菴，又對付一般凶僧，在白天也沒得好好的歇息一下，精神上實感覺有些疲倦了，遂向柳玉環道：「我這種靜坐調呼吸，緩息調疲勞也一樣的，好吧，你對於後面周師叔的住宅，十分注意些，你展師叔住在我對面的屋中，稍有聲息，我足以警覺，你只不要驚動我，我靜坐一個時辰，足可以把疲勞解去，」柳玉環答應着，自己因為守在父親面前，總有些擾亂他，遂退出屋來，從這跨院中繞出來，轉到後面的院內，周星五這片住宅，雖不十分講究，可是所有的房子和院落，倒也十分軒敞寬大，玉環轉到後院，各屋中燈火多半全留得一點微光，靜悄悄一點聲息沒有，周星五所住的正房

後面，尙有一段院落，後面一排房子，可是多半沒有人住，有幾間是堆積什物，和存儲糧食的所在，再往後面去就是莊院的後大牆，柳玉環從上房旁邊轉奔後面，才到了這排倉房前，突然聽後面大牆一帶連擣了兩三聲，柳玉環趕緊把身形隱到暗處抬頭查看，眼中所看到的倉房屋一帶，並沒有一點異狀，柳玉環輕着脚步，往前緊起了三步，飛縱上倉房屋頂，身形伏下去，先往屋面上左右查看了一下，就在這時擣聲又起，可是辨別出聲音竟發自牆外，從屋頂上到後大牆的牆頭，相隔不到兩丈，柳玉環往前微一幌身，已到了後坡，再一騰身，已經躍上牆頭，這時把後背的一口青鋼劍已經撤出鞘來，伏身壓劍向莊院後面仔細查看，周五的住宅後面，已經是隱賢莊的莊外一片野地，黑沉沉的曠野中，依然看不出什麼動靜來，柳玉環因為聲音響得奇怪，不肯就撤身回來，遲疑查看之間，突看到相隔五六丈外，一片桑林，桑片那裏忽然閃起一陣陣藍色的火光，忽東忽西，倏起倏落，柳玉環雖則年歲不大，但是隨着父親山陰柳雲程已經走江湖五六年的光景，很有些經驗閱歷了，並且父女全是練武的人，尤其不信那些怪力亂神，眼中所看到的這片藍火，十分可疑，柳玉環回頭向莊院中張望了一下，四週沒有動靜，安心非把桑林前看清楚了，因為草地樹林在深夜間常有螢火之光，只是眼中所看到的，這片火光竟有尺許長，螢火之光決沒有這麼大，柳玉環飄身落在牆下，柳玉環一矮身，壓着掌中劍，嗖嗖的一連兩三個縱身，已到了桑林前，趕到撲到近前，那片藍火竟不知去向，這片桑林並沒有多大，柳玉環圍着這片桑林轉了一週，往遠處看，在十幾丈外，全是一片莊稼地，也再看不到什

響火光，柳玉環心想這真是怪事，柳玉環隨着父親來到隱賢莊，因為有極厲害的敵人，遇到了扎眼的人就不能不仔細思索一下，自己平時也聽到父親講過，江湖路上一切的手段，像綠林中人物，下五門的賊人們往往有會使用移火流光之法，父親所說的情形，和自己眼前所看到的，一些也不像，所以柳玉環決不想這是敵人調虎離山之法，故意的誘自己往這片桑林前來，柳玉環心中十分悶了，轉身來仍撲後牆，剛到了後牆下，突然聽得莊院內起了一片雜亂的聲音，柳玉環一驚，聳身縱起，翻上牆頭，往牆頭上一落，柳玉環已經急得眼中冒火，心說我好誤事，自己有何面目見父親，怎對得起師叔們，趕情只這剎那間，敵人已經侵入內宅，並且正房前簷一帶，已經冒起煙火，周星五因為在後宅養病，他雖然有一身功夫，重傷之下，等於廢人，現在雖然有柳雲程黑狐屠風到來保護，但是也不能守在他面前，他手下得力的徒弟全打發去約請本門師友前來相助，周星五倒是也防備倒恐怕鐵琵琶顧劍堂手下一般黨羽們，前來擾亂，所以在每夜間有兩名徒弟，和兩名手底下俐落是莊丁在上房的下面守護，雖則他們全沒有什麼本領，遇到了意外的變故總可以抵擋一下，那知道此番敵人來的情形可就不同了，正因為昨夜青蓮禪院柳雲程黑狐屠風一番擾亂之下，把青蓮禪院燒了好幾處，連一個新製的匾額也被摔毀，在柳雲程黑狐屠風離開青蓮禪院之後，顧劍堂，千手佛達禪，督率着手下人撲滅大悲樓一帶的火勢，可是在天色黎明中，那位天癡上人，已從攬翠峯鐵佛寺，趕到這裏，看到這種情形，認為是奇恥大辱，鐵琵琶顧劍堂等，全受到很厲害的申叱，顧劍堂等全是羞愧十分，越發的把隱賢莊的看



成冤家對頭，誓難兩立了，受到這樣凌辱，無法辯別，這位天癡上人更嚴厲的分派，無論如何不能再誤了期限，按着所定的日期，必需要把少林寺下院立起來，並且對於形意門在甘肅省內，不准再鋪場子投徒，隱賢莊那裏更須事前通知他們，在少林寺下院立起之後，就不許形意門的人，再在甘肅境內逗留，如有不服，在少林寺下院開光之日，只管前來以兩派的武功一決勝負，鐵琵琶願劍堂到這種時候，他只有諾諾連聲的答應不敢辯別，一面假借着勢力，把並所有的瓦木油匠全行召集來，勒令他們要趕期完成所有的工程，只要誤了期限，不只於不准他們再在蘭州城內作這種行當，更把他們鎖拿治罪，鐵琵琶願劍堂，他的這種勢力來對付這種工匠們，誰又敢違背他的命令，立時動手修理油飾，一百多名匠人，拚着命的操作起來，願劍堂却和千手佛達禪私自計議，青蓮禪院遭到這種擾亂，我們在上人面受到這般責罰，雖則到了本廟開光之日，形竟門的人自會前來，可是到那時有上人支持着一切，全要依禮而行，我們這口怨氣向那裏出去，無論如何我們也得先行報復一下，多少也得再結他們些顏色看，不然我們師兄弟七個人本身，就沒有面目在甘肅境內，耀武揚威，事後叫同道們議論，定然認爲我們只仗着天癡上人的威力才能立足，豈不受人輕視，這千手佛達禪也因為他在南海少林派中，也是夙具威望的能手，此番一入甘肅境內，竟自連遭到挫敗，也是羞憤十分，在這種情形下，可就要用卑鄙的手段，對付敵人了，在當日的午後，那達善達祥等，全集合在青蓮禪院，這鐵琵琶願劍堂的徒弟紀鴻圖，也被聚集了來，他手下更有一班門徒，鐵琵琶願劍堂，當衆宣佈，不能等待少林寺下院

開光之日，再洩滅形意派，我們索性事前，用些厲害手段，把隱賢莊一班不度德量力的形意門下，全消滅了，叫他們索性沒有立足之地，到了少林寺下院開光之日，他們還有何面目前來，當時計劃之下，本來南海少林派和形意派此次的爭端，完全由顧劍堂的徒弟紀鴻圖和他徒弟候三秀身上所起，此時那紀鴻圖他見有了報復的機會，雖知這隱賢莊的人物，也不是什麼好惹的，可是現在又添了南海少林派許多老師，足可以對付敵人，當時對於去擾亂隱賢莊一切的計劃，全是這紀鴻圖他一人的主謀，此人原本出身江湖道是下五門的飛賊，他因為官家對付他不容他立足，他才投到鐵琵琶顧劍堂手下，顧劍堂也是野心太大，他想在甘肅境內為自己打出一片天下，在本門足以耀武揚威，所以對於紀鴻圖這種帶藝投師，他雖然也看出他出身不正，可是決不追問，那紀鴻圖更給他召引來一般江湖敗類，歸入門下，顧劍堂幾年的工夫越發的造成了極大的聲勢，周星五在隱賢莊舖場子投徒，全是循規蹈矩，但是他這種正式門下，只要教出一個徒弟來，就能得到形意派所傳的真實功夫，顧劍堂早生忌妒之心，趕到遇上紀鴻圖的徒弟候三秀興風作浪，師徒二人，當場受辱，顧劍堂趁這個機會正找出來，以致周星五敗在他鐵琵琶手下，可是事情越發擴大起來，這紀鴻圖看到師父顧劍堂對於這場事認真辦起來，他更從旁煽惑，以致演起一場武中中門戶之爭的慘劇，此時，這一要夜擾隱賢莊，顧劍堂的口風中，更是透露出現已經各走極端，各憑手段，已到了誓難兩立的地步，這紀鴻圖他遂在師父面前討好，隱賢莊的道路又熟，他們已經全防備到，隱賢莊必有夜間防守的人，這紀鴻圖把他當年在綠

林中所用的手段施展開來，製成了這種燐火之光，來誘守衛的敵人離開莊院，也是事情全湊巧了，黑狐屠風他若是不走，這種手段只要被他看見，一望而知，柳玉環終歸是一個沒有十分經歷的女子，雖是耳中聽到父親述說的情形，終非眼見，此番鐵琵琶顧劍堂率領千手佛達禪，凶僧達善達祥，紀鴻圖，以及達禪的俗家弟子神箭手石奇，更有紀鴻圖門下三四個徒弟，他們到隱賢莊之後，分佈在莊院的四週，離得很遠，只由紀鴻圖石奇兩人暗中查看莊院一帶，巡查守夜的人，柳玉環在屋面上已被他們發現，趕到二次出來，已被紀鴻圖暗中跟綴，他們這才把柳玉環誘上後牆，以燐火流光在桑樹林弄這種狡偷，柳玉環果然中了調虎離山計，在柳玉環撲向桑林，紀鴻圖已經從小路翻回來，暗打招呼撲向宅院，一齊動手，他們是預定的計劃分頭下手，更知道周星五的宅院中沒有多人，山陰柳雲程是一個厲害勁敵，有鐵琵琶顧劍堂敵他，千手佛達禪和紀鴻圖奔內宅下手，凶僧達善對付黑狐屠風，凶僧達祥去下手對付莊院中一般莊丁，得手時更把那已然受傷的展鳳翔也了結了，紀鴻圖的四個徒弟分散在大牆四週隱防着或有人接應的人，神箭手石奇在後牆，柳玉環只要翻回來，就用暗器傷他，果然柳玉環中了狡計，趕到一翻上大牆看到內宅已經煙霧連漫，更聽到喊聲，自己在急怒之下，方要往倉房的屋上縱身時，猛聽身後右側丈餘外，牆頭那里一人喝叱道：「丫頭，你下去吧，」嘍叭一聲响，一支袖箭直向柳玉環左肩頭打到。

## 第八章 奇俠一警惡

牆上沒有撤步抽身之地，柳玉環突遭暗算，急切間只好向右一俯身，這支袖箭正穿齊包頭上打過去，把包頭割破了寸許，柳玉環驚得一身冷汗，那石奇一見沒打中，他在牆頭上一縱身，已經撲過來，掄刀向柳玉環斜肩帶臂就劈，柳玉環在驚魂未定之下，這神箭手石奇進攻的頗疾，人到刀到，這一刀往下一劈，柳玉環咄起微一長身，用掌中劍往外架，可是左脚斜點着房頭，用力稍大，腳底下竟登滑了，身軀一閃，那神箭手石奇更是窮凶極惡之徒，他把刀往下一翻，反手向下一削，柳玉環此時身形已向下閃去，再也用不上力，這一刀眼看着要砍到柳玉環的腰上，柳玉環在這種情勢下，決不能再招架閃避，就在這把刀往外一展之間，從那倉房屋頂上面，突然喊聲：「好狼崽子，打」這一個打字聲音沒落，神箭手石奇竟自哎喲一聲，這一瓦片，是正正的打在他腕子上，若不是他往下斜着用力，非把他腕骨打碎不可，就這樣刀已脫手，柳玉環也趁勢右脚用力一踹牆頭，身軀已然落在倉房屋頂上，那個神箭手石奇，竟自摔下牆頭，往牆外落去，這石奇是達禪和尚的得意徒弟，被派伏守四週，紀鴻圖的門下，趕緊翻下去兩人救護他，柳玉環全仗着這一瓦片逃得活命，身形往倉房屋頂上一落，趕緊的喝問：「什麼人救我柳玉環免遭毒手，」這時，倉房的東山牆那裏，一人用沉重的聲音，低聲喝着道：「姑娘，你不要問老夫是何人，現在我還不到現身的時候，不便和這般凶徒們見面，還不趕緊

救護你周師叔，你屠師叔這就到了，」柳玉環聽得語聲，知是本門的前輩，只這剎那間，上房裏守護周星五的兩個門徒已然受傷，並且前面房頭黑影亂穿，一片兵刃互碰之聲，柳玉環不敢遲延，趕緊翻下倉房從東面夾道闖過來，一轉進正房院內，見東邊窗下倒着一人，正是本門的徒弟，那上房的門窗全被點着，一名凶僧提着一條方便鎗，往上房內闖去，可是他才往屋中一闖時，猛然一低頭，一片瓦打在了門框上面，碎瓦紛飛，這千手佛達禪一聲暴喊，他回轉身來查看，這片瓦的來路，柳玉環往前一縱身喝叱了聲：「一個佛門弟子，不守清規，逞凶作惡，你往那裏去，」身形縱過來，遞劍向達禪和尙的肋上便刺，那達禪和尙往左一斜身，已到了台墻下，把方便鎗往外一展向劍上噓來，柳玉環知道這種兵器重，自己的劍和他碰上就得出手，趕忙的往回一撤招，身軀向左一斜，左手劍訣一領，鳳凰單展翅，劍身向達禪和尙腿上削來，達禪和尙鎗頭已然甩出去左手壓鎗桿，用月牙刀子，往外一封柳玉環的劍，他猛然把方便鎗往起一揣，舉火燒天，鎗頭往下一沉，泰山壓頂，向柳玉環頭頂上砸來，柳玉環一個玉蟒翻身，掌中劍橫着往外一展，玉帶圍腰，向凶僧左肋上便斬，可是千手佛達禪，這條方便鎗一亮開式，柳玉環可實不是對手了，那繡漢掌紀鴻圖他本是動手放火燒房的，竟在把窗戶和格扇門點着之後，剛要隨着千手佛達禪往屋中闖，周星五門下兩個徒弟已然闖出來，各提一口單刀，拚命拒敵，可是這種未出藝的弟子，那抵擋得這種敵人，只一動手之間，一個被打倒在東窗下，一個被千手佛達禪一腳踢入屋內，可是在這時那紀鴻圖竟遭到瓦片的襲擊，紀鴻圖身形不算不快，一連兩塊

瓦片打到他身前，雖被他閃開，竟沒辨清瓦片的來路，他可只好騰身穿上屋頂，搜尋暗算的人，柳玉環在這時趕到，若不然躺在床頭的周星五可就危險了，此時柳玉環對付千手佛達禪，只五六個照面下，這凶僧把方便鏢施展開，柳玉環這口劍可遲不進去了，只有閃展騰挪，並且凶僧的力大鏘重，柳玉環不敢硬封硬架，情勢十分危急之下，那紀鴻圖更因為沒有搜尋到暗算的人，他立刻從房頂翻下來，他知道暗中既有人用瓦片襲擊，事情不能看大意了，只有先下手為強了，此時正有一名莊丁名叫周二楞，此人在周星五手下，已經多年，為人非常忠實，周星五也是一個極慷慨的人，竟派他管理着莊院，現在叫他幫同守護上房，他一看到來人竟是下毒手，一下手就放火燒房，火勢真若撲去，難道就活活燒死屋內麼，他把窗紙抓破往外查看之下，見正是逃走的機會，他闖到黑房裏面周星五此時已知道大禍臨頭，決難幸免，自己不願意遭到敵人的毒手，正在努力掙扎，扶着桌案，奔到西牆那裏伸手抓牆上掛的劍，要為終南派保持威望橫劍目刎，這周二楞闖進來，說聲：「主人，你這是作什麼，快隨我走吧，」他更不容周星五答話，伸手把周星五胳膊抓住，一斜身已把周星五背在背上，闖出了單間，這一來也是冤家路狹，那羅漢掌紀鴻圖正從房上翻下來，他見千手佛達禪和一個女子動上手，紀鴻圖竟往上房內闖來，這時周二楞也正從裏間闖到堂屋，地上還躺着一個本門弟子，腳下一絆，險些把周二楞摔倒，腳底下，更見到一口刀，周二楞俯身把刀拾起，這紀鴻圖他認為屋中只有周星五是不能動手的人，他身形往裏一闖時，這周二楞正好拾起刀來，往起一長身，見一個壓着刀的往

屋中闖，他用足了力掄起刀來，迎頭照着紀鴻圖就是一刀，紀鴻圖毫沒臨防之下，用力的向左一閃，肩頭竟猛撞在門框上，再用他手中往外封，已經慢了一步，這口刀砍下來，竟把他肩頭砍傷，一身本領的人，竟全傷在一個楞漢的手中，這也是報應，這一刀雖是砍的不重，已被刀鋒把肩頭削了一片，他左脚往外一撤，在憤怒之下，身形往外一閃，右腿抬起，向周二楞踢去，這一腳還沒踢出去，左腳腕子竟被人攔住，耳中更聽到帶着譏諷口吻說了聲：「相好的，你外邊睡吧。」竊漢掌紀鴻圖再想用倒打金鐘，甩刀救護自己，已經來不及了，被這人一抖腕子，紀鴻圖雖有一身極好的武功，並且那麼健壯的身軀，竟被摔出丈餘遠，還算他手底下不同平常，他被人往外一摔的工夫，把氣提住，掌中的刀，也沒撒手，身軀往地上一落，用刀鑽盡力往地上一滑，算是把被摔的力量卸了一點，就這樣，兩膝、齶和左手掌全被擦傷，趁勢一個懶驢打滾，挺身躍起，這時摔他的人已經闖進屋中，竟招呼着：「周二楞不要害怕，隨我來，」此人轉身開路，趕情正是黑狐屠風，意想不到的入蘭州城，竟會這麼快的回來。此時他竟把平日輕易不肯使用的一口短劍從背上撒下來，他這口短劍乃是一口寶刃，乃是他的游俠江湖無意中在衡山嶽麓峯所得，能够削鋼斬鐵，切金斷玉，名叫龍吟劍，他這一闖出來，那紀鴻圖受了這麼大的凌辱，並且千手佛達禪還在一旁動着上手，自己更覺得給師父顧劍堂丟人，他見黑狐屠風保護着周星五往西邊跨院那裏闖，紀鴻圖咬牙切齒一個餓鬼撲食猛竄過來，掄刀向黑狐屠風就刺，黑狐屠風冷笑一聲微一閃身，把掌中劍往起一揚劍身一翻，推窗望月式，向紀鴻圖的刀身上一

滑，更噁叱了聲：「撒手，」左手劍訣往上一提，左腳一抬，身形往左一傾，龍吟劍把他的刀噲的一聲震出去，已然變招爲恨福來遲，這口冷森森寒光耀眼的龍吟劍，劍頭已向羅漢掌紀鴻圖腕子的外側斬來，紀鴻圖一見情勢不好，自己腕子要被斬傷，他猛然的往地上一撲，要用鐵牛耕地，用左腿盤旋過來掃黑狐屠風，但是黑狐屠風因爲周二楞，他並不肯等待自己，已經背着周星五向房門轉角闖過去，黑狐屠風恐怕他有失閃，趕忙的腕底翻雲，又把招術一變，哧的一劍，正削在羅漢掌紀鴻圖的腕後，這種吹毛斷髮的利劍，只要略一沾上，就不易逃脫，這一劍還算是手底留情，不肯要他的命，把包頭削破了一片，連頭髮也被斬斷了一縷，黑狐屠風噁叱了聲：「便宜了你這東西，」一縱身已經竄到房門轉角，羅漢掌紀鴻圖嚇得驚魂千里，那還敢再追趕，黑狐屠風已經保護着周星五奔西跨院，那紀鴻圖他從拜在鐵琵琶顧劍堂門下之後，在蘭州地面官私兩面，沒有人敢惹他，這些年來，他簡直就沒吃過虧，自從和終南形意派的門下無故尋釁，雖然是仗着鐵琵琶顧劍堂的勢力和南海少林派所傳的功夫，對於形意行意派門下盡情欺壓，可是他並沒討得半分好，今夜來隱賢莊下這種毒手，又多半出於他的計劃，可是他受到這麼大的羞辱，屠風的劍術高明，手底下厲害，他不敢追趕了，可是他一回頭看出便宜來，見柳玉環和千手佛達禪動手，不只於只能封避不能進攻，尤其他這種輕兵刃對付這種重兵刃，若非武功劍術火候純青的能手，就算吃了大虧，此時柳玉環身上已見了汗，堪堪就要毀在了千手佛達禪一條方便鐮下，這羅漢掌紀鴻圖，他竟要趁勢檢便宜，先把柳玉環收拾下來，以洩滿腔怒憤，



所以這種地方，就見他平日行爲的卑鄙，專講究打死老虎，臨寡婦門，欺軟怕硬的地痞匪棍之流，他從西房門牆前這裏縱身竄過來，那千手佛達禪此時也正在得意洋洋不住喝叱着：「丫頭，你想活命，還不把劍拋下，你佛爺是南海少林派成名人物，決不會要你的命，你若是不知自愛，盡力的和你佛爺廝纏，我可要下毒手了。」柳玉環此時劍招步點全有些應付不了這凶僧的情形，但是這位姑娘平日也是好強，此時那肯就撒身敗走，抽劍認輸，所以任憑千手佛達禪怎樣喝叱，只不答應，還是緊咬牙關，拚命的動手，羅漢掌紀鴻圖從身後撲過來喝叱聲：「丫頭，你還不把劍放下，」人到刀到，他這口刀照着柳玉環的右肩頭猛往前一遞，柳玉環正是斜身撒劍，一條右臂伸着，羅漢掌真個下絕情，竟想把柳玉環一條右臂斬斷，他是從身後撲過來，柳玉環是才閃過千手佛達禪的鎗頭，身形本就沒撒開，紀鴻圖這一刀又襲到，眼看着，他的刀鋒已經搭到柳玉環的右臂上，就在這危機一髮之間，羅漢掌紀鴻圖就覺得背後一股子風撲到，更聽得一聲喝叱：「好凶徒，」噲的一聲羅漢掌紀鴻圖的刀被震起，覺得來人的力量太大，自己這口刀往上揚起收不住勢，眼中更覺得冷森森一口利刃在眼前一晃，更聽來人喝聲：「逞凶作惡的東西去吧，」羅漢掌紀鴻圖就覺得右耳上碰到了冰涼的東西，再想閃身，已經來不及了，嚇的一下，竟把他右耳削掉，疼得紀鴻圖哎喲一聲，刀也不要了，噹啷啷拋在地上，右手按着右耳，拚命的一縱身，竄到在廂房下，他回頭看到，竟是一個面貌清癯，形神瀟灑，六旬左右，唇上留着黑鬚的老者，此人雖則年歲已老，面貌上顯得十分秀雅，若不是掌中仗着一口利劍，簡直看不

出他是一個武林中人，此人此時反倒把他那掌中劍交到了右手，提，帶着冷笑向千手佛達禪招呼道：「這位大師，你既然是南海少林派嫡傳門下，怎的來到蘭州地面竟日失去了身份，和一個闖門少女盡量施爲，就讓大師傳你武功本領驚人，把這位姑娘制服於方便鐺下，不太嫌小家氣，更失去了南海少林派的尊嚴，還不給我住手麼，柳姑娘算了，有什麼事，自有一班前輩執當，你又何必跟他拚命呢，」這人一發話之間，那千手佛達禪他終歸是南海少林派有數的人物，眼力比較紀鴻圖等高，雖然在動着手，眼光一瞥之間，已看清來人，神儀內斂，精華外溢，這是武林中有上乘功夫的人表現，本來自己和這麼一個後生晚輩的少女動手，勝之不武，此時聽到來人一發話，趕緊把方便鐺一收勢，柳玉環趕緊的撒身往西邊一縱，呼呼直喘，真是累得力盡筋疲，柳玉環聽到來人發話也覺可疑，只是看到像貌並不認識，此時千手佛達禪把方便鐺也交於左手，右掌打着問訊，向這人問道：「尊駕口發狂言，可是終南形意派主持門戶人麼，」這人微微一拱手道：「大師不要把在下看得那麼高，我在終南形意派門下，不過濫竽充數而已，只是跟做派掌門人是同堂學藝弟兄，我在下姓陸名英方，家住南湖，此番奉到做派掌門人之命趕到蘭州，不幸今夜大師竟會以這種手段來對做派同門，這也未免辱人太甚了，沒領教大師傳法號怎樣稱呼。」千手佛達禪帶着驚異的口吻哦了一聲道：「尊駕可就是當年名滿大江南北鐵齋俠陸熙民後嗣麼。」陸英方答道：「正是先父，」柳玉環一聽來人報出姓名驚喜萬分，現在正得要這種好幫手來主持這件事，這時千手佛達禪說道：「幸運得很，貧僧雖沒和陸老師會

過面，但是聞名已久，尊駕以一口劍，獨闖南七省，也會劍斬瀾滄巨盜，七重天，威鎮武林，爲終南派開派以來的僅有人物，陸老師既然是才到蘭州，當然不知道過去的一切，今夜貧僧等夜入隱賢莊，實是他們禍由自取，不該在昨夜在我們着手佈置南海少林下院的青蓮禪院，火焚大悲樓，擊毀匾額，我們今夜到隱賢莊正是投桃報李，難道我們這種公道行爲，還有什麼不當麼，」這位終南大俠陸英方微微一笑道：「過去的可以不談，我請示此番南海少林在蘭州立少林下院，主持開山立門戶的可能爲貴派作一切主張，我在下奉掌門人司徒老師之命到蘭州爲終南形意派主持一切，我們的事何不光明正大，聚兩派主持人一談，何必在這時逞威風弄手段，貽笑於人，大師傅若認爲不當，非要演成互相仇殺不可，陸某也只好任憑尊便了，」千手佛達禪知道這陸英方在終南派是有力的人物，他既然出頭承當，此時也正好借着台階下場，遂正色答道：「貧僧等何嘗沒有此意，敝派南海少林監堂天癡上人已到，他正是奉掌教之命來到蘭州爲南海少林派開山立教，供養佛法，昌大門戶，已定於六月十五日爲開山拜佛之期，我們天癡上人已經下帖恭請，現在既有陸老師到場，你能够担当這場事，那是最好，貧僧等暫且告辭了，」他們說話之間，從前院已經接過一班莊丁佃戶，恐怕後宅的火着大了把莊院全部燒毀，可是雖則他們把門窗點着，只把木窗扇等燒毀了一部，雖然現在還在烟氣騰騰，不致於釀成巨災，千手佛達禪說罷這話，更喝令紀鴻圖等趕緊退，這時前面還在一片拚鬥廝殺之聲，正是那山陰柳雲程和鐵琵琶願劍堂動上手，那凶僧達祥達善，屢遭暗中襲擊，各處追趕，只是看不到來人的

蹤跡，此時柳雲程和顧劍堂已然落到前面一片敞院內，兩人纏戰得已到了最後關頭，滿院中和房頂上盡是碎瓦片，這柳雲程全覺得暗地接應的這一人身手十分驚人，凶僧們不是好惹的，始終查不到來人隱身何處，這時千手佛達禪飛縱上屋頂一直翻到前面客廳的屋脊上，高聲招呼：「顧師弟，請你暫時住手，現在有他們形意門下主持這場事的陸英方老師傅趕到，我們在下院開山之日，和他們一會吧，」那鐵琵琶顧劍堂也正因為來到隱賢莊之後，動手情形下，分明是形意派早有隄防，在這種形勢下，恐怕不易得手，只是騎虎難下，仗着所來的人多，分頭下手，多少也給對方個苦子吃，此時忽然聽到千手佛達禪忽然說出這種話來，形意又到了有力量的人物，要跟南海少林派正式一分門戶強弱，遂也縱身竄向一旁，向山陰柳雲程道：「昨夜青蓮禪院的事，咱們暫時還記在賬上，到十五日我們少林派開山立下院之日，再和你們清算吧，」顧劍堂招呼着凶僧達善達祥等一齊縱身竄上廂房屋頂，此次來到隱賢莊依然落個鎗羽而歸，羅漢掌紀鴻圖被削去一耳，達禪的徒弟神箭手石奇，腿骨摔傷，這一來越發的怨仇深結，他們那肯干休，帶着憤怒，回臨蘭州城內，他們回去不題，這時山陰柳雲程和黑狐狸風，聽到本派中陸老師已到，這武林中同戶，已經屢次說過，不論年歲，這陸英方和現在終南派掌門人司徒英奇，是親師兄弟，論起來陸英方還是師兄，那司徒英奇是第七代最小的弟子，可是終於因為司徒英奇他追隨鐵簫俠陸熙民身旁三十年未離左右，鐵簫俠陸熙民用盡了心力，把司徒英奇，真是易骨換形，自己把一身所學，傾囊而贈，因為鐵簫俠陸熙民眼光遠大，他看到終南形意派這一代的門

弟子中，只有那身犯門規已遭慘死的公冶英珠，天賦最佳，聰明絕頂，他若不因為一念之差，弄得身敗名裂，受到嚴厲門規的處治，死在山莊，他是最有希望的人物，足可以繼承衣鉢，昌大形意門，除了他之外，這一班弟子中只有入門最晚的司徒英奇可以造就，陸熙民所以自從處治了公冶英珠之後，回轉南湖，一連五年的工夫，沒離開南湖地面，盡心的造就司徒英奇，這司徒英奇真也有堅忍不拔之志，苦心鍛練，陸熙民處處更得上乘的步伐，這樣一連七年的工夫，鐵齋俠陸熙民已經竭盡所能，完全傳授給司徒英奇，更恐怕他將來接掌門戶之下，一班師兄們不服，緣帶着他遍歷江湖，凡是名山大川各處隱跡着的草野異人，風塵奇士，全要拜訪一番，暗中陸熙民可就爲的是讓他多得閱歷，多見識高人，司徒英奇更能體念到師父的苦心，不論是何一門那一派，凡是和陸熙民有道義之交的，他全要虛心求教，他那種謙和恭謹好學不倦，凡是個正大的武師，定然要辦除門戶之見，教給他幾招獨得的手法，鐵齋俠陸熙民帶着他走遍了東南數省，川滇一帶更翻回到山左右大河南北，關東三省，在江湖上又是整整八年光景，遊遍了中國的版圖，司徒英奇已經三十多歲，陸熙民厭倦風塵，這才一心歸隱，正在那年掌門人裘子謙去世，鐵齋俠陸熙民發俠義東普請武林同道，終南派南北兩支所有同門，全要到終南山形意派山莊集會，就是爲得把終南派掌門的衣鉢傳授給司徒英奇，鐵齋俠陸熙民，更當衆發表了自己一番苦心，決沒有挾着半點私見，廢長立幼，自己完全爲了感激師門恩厚，爲形意派保持門戶，願意他昌大興隆，所以對於這司徒英奇不辭勞瘁，辛勤教授出來，正爲得不願意別家了隱

天賦奇才，凡是本門中無論長幼，只要是以發揚光大形意門爲重，認爲這麼辦有不公允之處，不妨的當面指出來，請求大家的公斷，陸熙民繼承衣鉢的事，已經是早有成見人所共知，可是依然有本門中人恐怕將來或起爭端，乃然不避免俗例，在山莊內當筵演技，各自施展，所學所能，兵刃拳術，輕功暗器，這四種功夫，各盡所長，請一班師友們詳批優劣，當時他們這一輩的英字輩的弟兄們，倒還識得大體，顧到義氣，並且也真知那司徒英奇武功本領實在勝人，所以發話的金是老一輩的，當時雖各自施展武功本領，可決不准互相較量來爭長短，那司徒英奇不止於把終南派的武功劍術，已經緞練到爐火純青，他更得到這些遍歷江湖旁門別派許多種絕技，他這一施展所學所能，不只於同輩弟兄一個個佩服不置，就連形意門長一輩的沒有看到過他武功本領的，也認爲是形意門空前絕後的人物，所以一致讚許，推舉他接掌形意門的衣鉢，在司徒英奇接掌門戶之下，力加整頓，形意門下的弟子們也越發多了，南北兩支，推廣到大江以南，和大河以北，這邊遠遠地全有形意門傳徒傳藝，司徒英奇更重整門規，嚴定出形意門十二條戒律，所以凡是終南門所傳下來的弟子全是束身自愛，就是不爲師門效力，出藝後，入了別的道路，可是凡是見到終南玉柱峯山莊的鐵牌一到，無論何有多重大的事情，也趕到山莊聽命，所以數十年來相安無事，不想此次周星五在蘭州和南海少林派突起爭端，這種情形不能輕視了，因爲南海少林派野心太大，門戶之見太深，要在江湖上壓倒一切門戶，使南海少林派稱雄，這種事情只要不把他辦出結果來，形意門下的弟子們散佈四方，各省全有，恐怕到處演出凶惡仇

殺的事來，終於也要弄成不可收拾之局，所以在山陰柳雲程朝見掌門人之後，雖還不知道事情已經十分嚴重，可是司徒英奇已經推測出是不了之局，因為深知南海少林派當代的幾個主持人，雖是佛門弟子，十分拔扈，事情焉能輕視，在山陰柳雲程走後，掌門人立刻傳佈下命令，召集附近一帶能可以立時應命的人，黑狐屠風，還有一位沒露面的龍門商和，他可是形意門的老前輩，比掌門人還長着一輩，金得到掌門人指示趕赴蘭州，陸英方也是正從江南來到關中，還沒到終南山，就接到了掌門人的傳諭，叫他是夜入蘭州主持大局，且說山陰柳雲程黑狐屠風柳玉環陪着這位終南劍客陸英方，來到前面客廳中，此時這隱賢莊附近的居民們，全聽到了莊主宅中有盜匪侵襲，此時已經噶囉聚眾，全奔周星五住宅這裏，此時莊門緊閉，山陰柳雲程趕緊把本宅主事的家丁招呼了來，叫他們趕緊到外面向這班鄉鄰父老們道謝，告訴他們，匪徒已然負傷逃走，宅中並沒有什麼損失，莊主周星五尙在病中，改日定當登門拜謝，家丁出去把所有鄉鄰父老們全打發走。

## 第九章 踐約——赴會

這裏落坐之後，周星五展鳳翔扶着家丁從西跨院過來，因為聽到這位陸老師到來，周星五雖在悲憤難伸之下，精神爲之一振，正想着南海少林派門下來的不少，這裏人單勢孤，恐怕難以對付，此時有這種有力的人物到，總可以主持一切，並且這位陸老師更是本派最有力量的人物，有他到來，就是

以後沒有接應，有山陰柳雲程黑狐屠風相助，足可以應付少林僧和顧劍堂，這師兄弟進了客廳之後，這武林中是不論年歲大小，按着入門先後分長幼，周星五展鳳翔全要行禮，這位終南劍客陸英方忙攔着道：「我們何必拘束這些俗禮，星五你們哥兩個傷痕未愈，快快坐下，大家好講話。」周星五展鳳翔也落坐，周星五帶愧的向陸英方道：「陸師伯，我們弟兄在蘭州地面，給我終南派丟盡了臉面，我弟兄實沒臉目見本門老師們了，總算我藝業不精，本領不到，自身幾乎喪命在南海少林派之手，還帶累得我終南形意派失去了已往的威名，我弟兄真是形意門中的罪人了，」陸英方搖了搖頭正色說道：「星五，話不是這樣講，你從出藝之後，因為家鄉住在蘭州，掌門人也正為得要把終南形意派昌大到西北，這些年來，你的一切行為掌門人那裏知道的清楚，頗能謹守師門規訓，傳藝授徒，這次的事，實在是無法避免，任憑你怎樣守本分，不惹是非，就是沒有願劍堂門下這場事，終歸是要為我上門來，南海少林派安心要在這一帶揚威立萬，樹立門戶，排斥我形意門，他要以南海少林派獨掌武林門戶，在西北半邊天稱雄，懷着這種野心，那能够避免是非，柳雲程入終南山朝見掌門人時，掌門人已知風波立起，決不容易再好好的消滅下去，所以立刻傳令本門中一班能手們，趕赴蘭州應援，我接到掌門人的指示，沒敢耽擱，來到這裏，還算來的恰好，只看今夜那南海少林僧，和鐵擺擺顧劍堂的手段，就知道他們是已懷惡念，安心要對我形意門下施展辣手，再存什麼息事寧人之念是決不行了，現在只有憑着兩派師門所學，較量一下高下強弱，強存弱死，只好放手去作，到現在真是沒有什麼顧慮了，



「山陰柳雲程這時答道：『鐵琵琶顧劍堂，以及那千手佛達禪，我弟兄已全會過，雖然武功本領，全有獨到處，尚還不是什麼出類拔萃的人物，只是那天癡上人，這和尚，在南海少林派中，實是個出類的人物，雖則沒和他互較過身手，在武林中對於此人早已聞名，在十年前，這天癡上人，曾以一雙鐵掌，打遍了南七省，武林中很少能對付的了，此番南海少林派竟派他在蘭州開山立門戶，此人頗不好對付，陸老師可知道他武功本領造就麼？』陸英方點點頭道：『不錯，這個南海少林僧，手底下果然十分厲害，只是和我形意門，從來沒有接觸過，他在南海少林派中，更是獨創一家的武功，他的先行羅漢掌，和摔碑手，鐵牛耕地下盤的功夫，全是經過數十年的鍛練，他更擅長氣功，有幾種極難練的絕技，我們現在只有拿形意門與喪成敗的命運跟天癡上人一拚了，我奉掌門人之命，令我趕奔蘭州，我們掌門人也不是未卜先知，可是掌門人對於南海少林派傑出的人材瞭如指掌，在終南玉柱峯，已然推測到此次鐵琵琶顧劍堂的行爲，掌門人認爲完全是他本派掌門戶的授意這樣作，顧劍堂是爲南海少林派蘭州開山立門戶的先聲，準知道定有厲害人物跟踪而至，掌門人推測，他既然敢這麼明目張胆的和形意門結怨，想要獨霸西北半邊天，他不要派有力的人物來支持一切，不是派天癡上人，就是天癡上人，若不然就是那最出名極難惹的醜和尚，這是南海少林派的三奇，他要壓制別的門派，他必要用這種有力量的人物來担当，果然不出掌門人所料，竟派天癡上人到來，但不知他什麼時候舉行拜師典禮，開山立門戶，』山陰柳雲程一字不隱瞞，把自己到蘭州後，一切的舉動詳細說了一番，更把黑狐

屠風二次入青蓮禪院去探查，恰好在出事時，屠師弟也趕回來，屠風入蘭州的情形尙沒容細問，黑狐屠風一旁答道：「今夜我入蘭州城到青蓮禪院去的時候還很恰巧，那天癡上人，已經擇定在十五日舉行開山大禮，他更預備了一份請帖，正向他門下的僧人們交代着在明後打發人到隱賢莊下帖，請我們到時候赴會，過時不到，就認爲我形意門情願退出甘肅省境內，從此永不許我形意門在甘肅境內傳徒授藝，只是顯劍堂和千手佛達禪，率領他兩人的門下，到隱賢莊來是私自的行動，尙瞞着那天癡上人，我竟在他門下僧人和顯劍堂的門徒口中，得到了他們夜入隱賢莊下毒手的信息，我這在設法把天癡上人所預備的請帖盜了出來，就在他青蓮禪院內，我把請帖上，給他寫上「即時準到」四個字，仍然給他送還禪房中，這種手段也叫那天癡上人稍微驚醒之下，他不要認爲他是南海少林派驚天動地的人物，他入了蘭州，我們就到退避三舍，我們倒也叫他看看我形意派的門下，那一件事也沒有落後，我知道千手佛達禪，顯劍堂，懷着昨夜的羞憤，安心報復，入隱賢莊定要下絕情施毒手，所以我屠風也不敢過分的耽擱，趕緊的趕回來，恐怕柳師兄父女二人不能應付，想不到陸老師竟會趕到，現在我們只有等待他青蓮禪院，爲南海少林開山立派之時，和天癡上人一決勝敗存亡而已，」陸英方點頭道：「事情已弄到這步田地，我們也無須再和他辯理，若容他在蘭州立起少林下院，那簡直是把我終南派逐出武林，這種事關係着我終南派的成敗，只有和他們作再後的一拚了，」說話間天光已亮，這陸英方又把終南玉柱峯所收藏的治傷靈藥九轉丹砂，賜與周星五展鳳翔服用，叫他們傷痕速愈，也好

在十五日參與這場事，山陰柳雲程因爲周星五師弟身體沒復原，同門師兄弟間，又在患難中，來到隱賢莊決不再存容氣之意，一切事全替周星五主持分派，把隱賢莊全莊的安危放在自己肩頭，單給陸英方預備一間靜室，因爲陸英方這種身分已到了鍛練終南派上乘功夫的時候，每日必要調練氣功，所以必須有靜室，沒有人在一旁擾亂，這三天的工夫，隱賢莊倒是安安靜靜，沒有再出是非，到十四日的晚間，可是隱賢莊並沒有再見一位本門人到來，事情已到了眼前，像柳雲程黑狐屠風等也毫無畏懼之意，預備在第二日巳時左右起身，趕奔蘭州城內，因爲黑狐屠風已經看到他那請帖上，南海少林派擇定的是十五日正午時，行開山大禮，所以在午時前趕到，這一晚間這位終南派陸英方老師，決沒有向大家分派什麼話，靜默無言，山陰柳雲程也認爲事情十分奇怪，掌門人那裏既然知道蘭州這裏事情緊急，陸英方老師並沒到終南，就接到掌門人的指示是夜趕來應援，並且陸英方分明說出有龍門商老前輩，也接到掌門人的指示，一恍這麼些天的工夫，竟自再沒有人前來，事情十分奇怪，但是看到這位陸老師的情形十分鎮靜，山陰柳雲程等也不便再多問，趕到天亮後，正是十五日的早晨，周星五連着服了九轉丹砂之後，傷勢已然大好，雖然元氣還未恢復，已經照樣的能够行動談話，他堅決着要跟隨到蘭州城赴會，山陰柳雲程還在阻攔，因爲他被鐵錘震斷劍堂以鐵錘震手震傷，這種內力打上，在百日內，要謹防着勉強用力，和暴怒，這兩樣足以令傷勢反覆，所以不願意叫周星五展鳳翔跟隨，周星五因爲事情是由他本身所起，一來是要把事實真相當眾宣佈，二來也爲是叫願劍堂師徒祖孫三代，看

着，雖則安心，却排斥形意門，並沒有深仇大怨，便用這種狠辣的手法，想把姓周的一掌斃死，甘肅境內，形意門就真立時場台，不過這種小人惡謀，終難得逞，姓周的仍然活在世上，更能够，在你南海少林派開山立派之時，親自趕到，也算爲形意門爭這一口氣，陸英方遂向周星五道：「你既是執意前去，我也不便阻攔，好在你也看的明白，我們兩派到此時已經不是用言語可以解決的事了，只有以兩派武功爭存亡，分勝負，你身受重傷，現在居然能够這麼逃的活命，一來是你居心仁厚，二來也是我形意門不該從此遭到挫折慘敗，到了青蓮禪院你不必徒作口舌之爭，自尋苦惱，你要知道現在是我終南形意派爭存亡之時，就是蘭州城的事遭到失敗，也不能就此灰心，我們終南玉柱峯的門戶不倒，終南派就不算滅絕，」周星五一答應着，大家在隱賢莊早早的用過午飯，在辰未已初立刻起身，此行就是寥寥的幾個人，終南劍客陸英方爲首，帶領山陰柳雲程黑狐屠風，周星五展鳳翔，柳玉環，另外是四名莊丁，全是各騎一匹駿馬，離着蘭州城並沒有多遠的道路，不到半個時辰，已經來到城內，周星五早已分派好，離着青蓮禪院尚有半里街，就先打發一名莊丁，持着名帖，先到青蓮禪院下帖，這班人也就跟着趕到，遠遠的就看這座青蓮禪院已經煥然一新，這件事完全借着鐵琵琶顧劍堂的勢力，他在晝夜不停工之下，三天三夜的功夫，把一座青蓮禪院，點綴的金壁輝煌，這筆資財完全是顧劍堂仗着勢力，又以佛門善舉作號召，勒索蘭州城內富商巨賈，捐納一筆鉅金，作他逞兇作惡之資，陸英方等一班人來到青蓮禪院之前，越發的暗中竊笑，可惜南海少林派天癡上人那麼大威名，竟任憑顧劍

堂越禮胡爲，不加阻止，青蓮禪院門旁，竟調來護軍使衙門八名守衛，兩名小武職官把守廟門，陸英方等到了廟門前，翻身下馬，自己所帶來的莊丁，把牲口全接去，可是護軍使衙門的守衛莊丁，對於這班人竟目十分無禮，阻止這班人不准多待前走一步，得等候通報，陸英方此時連正眼也不看他們，和山陰柳雲程等竟站在那裏等候，不大的工夫，裏面跑出一名一衣鮮明衣服的少年，這正是紀鴻圖的門下，站在山門口揚眉吐氣的向這邊招呼道：「現在隱賢莊的人既然來到，我們顧大人和大師傅全在大雄寶殿等候，來人們可要規矩些，隨我來，」終兩劍客陸英方皺了皺眉頭，一句話不答，竟隨着他往裏走來，一進青蓮禪院，連門頭上全換了南海少林下院的匾額，到處懸燈結彩，更聽得大雄寶殿一帶鐘鼓齊鳴，陸英方山陰柳雲程屠風周星五，展鳳翔，柳玉環，隨着紀鴻圖的門下，順着當中角路走進來，山門二門全大敞着，一直的望到大雄寶殿，雖然在白天，屋內所懸的燈彩全燃起，這裏面倒像是佛門善地的情形，大雄寶殿的門兩旁，站着四名僧人，手中各持法器，在大雄寶殿內，遠遠的望到千手佛達禪達善達祥，全是身上披着鮮明的袈裟，僧衣僧帽全是新製的，陸英方昂然走上月台，這時顧劍堂正從大雄寶殿的佛龕後轉出來，身後尙隨着兩名差弁，和兩名門下徒弟，顧劍堂却是一身便衣，倒還顯着大方些，只是他身後這四人全是各配兵刃，一個個橫眉怒目氣惱逼人，陸英方率領衆人，走進大雄寶殿後，立刻把腳步停住，此時千手佛達禪已然和顧劍堂一同跟隨過來，顧劍堂微一抱拳，千手佛達禪却也合十施禮，顧劍堂道：「陸老師們真是信義君子，能够準時駕到使敝派師徒面上增無

限光榮，現在陸老師來的正好，我想陸老師全是名門正派的門下，知道尊師敬友，現在正是我這少林下院開山的吉時，請陸老師先拜過佛，然後再請到後面細談，」陸英方冷笑一聲向顧劍堂道：「顧老師我陸英方只知道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上，我們終南形意派從開山立派以來，不錯最講究尊師敬友，凡是煩文褥節，爲形意派所不取，何況門戶不同，南海少林派在蘭州開山立派，我形意門，本不應該參與阻止，只是此次蘭州所發生的事，現在我兩家要先講個是非屈直，怎麼顧老師凡是令陸某在貴派門下低頭行禮，顧老師你也是南海少林派成名的人物，這麼講話，不嫌有失身份麼，」顧劍堂一面面先碰了這麼個釘子，臉上的顏色一變，立刻帶怒說道：「我是叫陸老師拜佛，並不是拜我南海少林派，難道還有什麼不當，陸老師既認爲不當，那麼只好請陸老師先退出大雄寶殿，我們要行開山大禮，有什麼事只好行完了禮再談了，」顧劍堂這種話分明是對來人當面加以侮辱，陸英方只兩眼注示着他，對於這顧劍堂可十分輕視了，因爲這種人只有失敗，沒有成就，他現在分明要借着官家勢力，作威作福，可是姓顧的你忘了，武林中恩怨仇殺，有時却不是勢力所能阻止，此時周星五看到顧劍堂無禮的情形，再不能忍耐，遂哼了一聲道：「顧劍堂，你有什麼力量，竟敢這麼藐視人，你要知道蘭州一帶先有我形意門後來才見着你們的南海少林派的武功，要在此耀武揚威，我只問你今日的事是否你自己一力擔當，再不用別人出頭」顧劍堂仰起臉來說道：「南海少林派在甘肅境內開山立派，這是我本門中重大的事，只有我們本派前輩天癡上人主持一切，周星五，你是我顧劍堂掌下的敗將，你還

「忝顏來講話麼，」周星五憤然說道：「只可惜姓顧的你掌力的功夫不夠，不能把姓周的立斃掌下，我居然能够在這個時期，現身相見，很對得起你吧，」周星五此時臉上是變顏變色，陸英方却皺了皺眉頭，向周星五一擺手，遂向鐵琵琶顧劍堂道：「顧老師今日我們趕到青蓮禪院，事情已經明擺在這，南海少林派要在甘肅境內，開山立派，不過形意門有人實在不甘服，所以早早的趕來，我想尊駕趁早去回覆你們貴派主事人，開山立門戶大禮先等一等，我形意門的門下不退出蘭州城，先由不的你們作威作福，我陸英方此來一切是依禮而行，天癡上人到此時，自命不凡，不肯相見，姓顧的你竟又這麼對我們傲慢無禮，顧劍堂說你現在只是一個護軍使衙門的護衛，你就是領兵大員，又與我們有何干，你要是忘了本來面目，就應該只作你那屈顏附勢的事，不必多管這些武林中門戶之事，既然你還知道是南海少林派門下，你就應該守些本分，我們一不欠官糧，二不欠私債，奉公守法，安善良民，你擺這種官架子何用，你不要看我們這班人全是土頭土腦的鄉下人，手底下可明白得多，你若是一味的要以強力壓迫，可怨不得我們立時以武力相見，不再談別的了，你要想在屈直未分之下，把南海少林下院開山大典辦了下來，那是妄想。」這時千手佛達禪看兩下要說僵，並且又曾吃過這班人的虧，既然是顧劍堂把來人威脅住了，還是趁早請天癡上人出頭，免得徒自取辱，他立刻向前說道：「顧師弟你不必堅持此時非行大禮不可，天癡上人在這裏自有他老人家去主持一切，我們何必跟他們作這種無謂的爭執，」千手佛達禪跟着一扭頭向達善和尚低聲說了兩句，達善和尚匆匆的由連而佛座的閃屏

後轉去，這裏山下裏全是劍拔弩張，已經有一觸即發之勢，幸衛工夫不大，達禪和尚從後面回來，他站在佛座旁，向陸英方等說道：「奉天癡上人慈諭，請形意門的老師傅們到後面觀音殿一敘，」陸英方雖則十分不慣他們這種傲慢行爲，好在自已決不願意在這種虛禮節上起衝突，遂忍耐着從鼻孔中哼了一聲，立刻答了個「好」字，顧劍堂千手佛達禪，鬼僧達祥，一齊在頭前引路，隨着他們轉過閃屏後，從大雄寶殿的穿堂門出來，後面是一個極大的院落，迎面上就是觀音殿，西邊兩排僧房，兩丈多寬白玉石甬路，甬路兩旁全種着翠柏蒼松，顧劍堂千手佛達禪等，引領着陸英方從甬路上直走向觀音殿前的月台，這時才見經觀音殿內，走出四名僧人，全是灰布僧袍，青緞護領，白襪僧鞋，分兩旁侍立，後面一個形容古怪，年老的僧人，正是天癡上人，陸英方一看到這天癡上人，暗自驚心，從他外貌眼神上已然看出來，此人武功本領，定然已經到了火候，此次和他一分兩派的強弱，勝負二字此時真沒有十分把握了，陸英方仍然態度鎮靜着，向前拱手施禮，天癡上人合十答禮，這時天癡上人說道：「諸位施主的名帖已然接到，陸老師此來可能爲形意派主持一切麼，」陸英方冷然答道：「在下此來，正和大師一樣，大師能爲貴派擔當的事，陸某也能爲形意門擔當一切，」天癡上人說聲：「好」身軀往旁一閃，往裏相讓，陸英方柳雲程等這才一同走進觀音殿內，只見這觀音殿中，在西面佛座前，已經全佈置好了，待客的座位，那天癡上人却向迎面供奉的觀音大士一拜，陸英方等也只得朝着迎面行了個常禮，分賓主落坐，由僧人獻上茶來，陸英方才要說話時，這天癡上人向陸英方道：「達



施主今日我們兩家一會，叫老衲看來，不必作無味口舌之爭，我們兩家的事，是非屈直，是否能以片言解決，老衲雖爲佛門弟子，從來作事爽快，一切事只願開門見山，爽快的作個了斷，至於當日起事的原因屈在那方，此時也無須再追問，就讓是追問出來，老衲認爲於眼前的事無補，陸老師只請示你，這甘肅境內，我少林門在此開山立門戶，有什麼不當，難道這西北半邊天，只有形意門來昌大門戶，不許他人在此開門戶，傳徒授藝麼，」陸英方不禁哦了一聲道：「上人你這個話可奇怪了，叫在下好不明白，我形意派自開派以來，只爲傳到第六代時，第七代門下弟子竟出了不肖之徒，險些和嵩山少林派弄起極大的是非，幸爾那時掌門人，全深識大體，各自振門規，整理自己門戶，把一場風波，消滅下去，從那時起，我終南派越發嚴定門規，不准本門弟子無故的和別的門戶起爭論，我本門下周五，在甘肅省境內，曾徒授藝，已非一年，只爲貴派顧劍堂再傳弟子侯三秀，故意的挑釁，兩下起了爭端，動手之下，這才現出貴派門下，本來面目，安心把形意門逐出甘肅境內，這種強梁拔扈行爲，若出自江湖道上武勇之夫，尙還情有可原，南海少林派也是正大門戶，竟有這霸種道行爲，實在罪無可恕，何況兩派爲極細微之事，片言可以解決，顧劍堂竟對一個鋪場子教徒的老師，立下毒手，以鐵琵琶手險些斷送了周五的性命，更勅令我形意門下人，全得退出甘肅境內，上人此時反倒向我們貴派開山立門戶爲什麼不容於形意門，在下實不明白上人的心意所在了，」天癡上人微微一笑道：「陸老師，做派門下總有不當處，老衲既親自到來，陸老師應當看在老衲這個薄面，我們還是得

放手時且放手，能容人處且容人，現在我南海既已在蘭州開山立派，陸施主你也應當看在佛祖面上，成全這個義舉，從此後，甘肅省境內，形意和少林門各自昌大自己的門戶，各不相擾，像這種息事甯人之心，陸施主你定然能够幫着老衲爲少林派昌大山門楣了」，陸英方一聽這個天癡上人，他竟用老奸巨滑的手段，分明是叫我形意門屈服在他少林派之下，憤然作色道：「上人你這番話足見你是佛門弟子，不忍的眼看兩派演出兇門仇殺，不過過去的事情，就讓是不再辯別是非屈直，上人你要想兩派各不相擾，今日少林下院開山立派的大典，只有暫時停頓一下，我們隱賢莊也要召集同門在甘肅境內，正式立門戶，我們掌門人或許還能親到主持，咱們兩派同時舉行，豈不爲我們武林中添一番佳話，上人，你以爲如何，」天癡上人把面色一沉道：「陸施主你這可不對了，老衲本息事甯人之心，慈悲之念，才和你這麼講，你要知我蘭州城內開山立派是奉掌教之命，這個行禮的吉時，任何阻難不能變更，老衲這種通權達變的辦法，陸老師你不肯聽從，恐怕你後悔無及，」陸英方微微一笑，向天癡上人道：「上人你用不着用這種話威脅，要想叫陸某在青蓮禪院眼看着你南海少林派開山立門戶，那除非是我終南派從此解散門戶，武林中沒有我們這一門，上人，你要想行開山大禮，不給陸某點驚人的武功本領，我們焉肯甘服，陸英方想不要誤了你吉時，現在沒有第二條道路好走，若說是各立各的門戶，各不相擾，過去若沒有兩派鬥下這場事，你就是在西北數省立遍了少林下院，與我形意門無關，在這場是非沒解決下，上人你此舉未免欺人太甚了，」天癡上人此時口宣佛號，恍然說道：「陸

施主你好辜負老衲一片苦口婆心，你既然要以兩派武功，來分兩派的存亡勝負，很好，老衲只有屈己從人，陸施主你隨我來，」陸英方心說，這是司馬之心，路人皆見，他分明接着以強壓弱，以他個人的威望要想叫我們屈服，此時，我們一表示出不聽他這派威脅利誘，立時他毫不客氣的就領我們到後面動手，雖是一個佛門弟子，完全以虛偽的面貌來對付武林同道，居心可知，陸英方等立刻隨着站起，此時，鐵錫鬚顧劍堂千手佛達禪等，全面現喜色，顧劍堂首先的走出觀音殿，千手佛達禪等也隨着一同往外去，陸英方等也毫不遲疑，昂然走出觀音殿外，這千手佛陪着陸英方，由顧劍堂達禪等前面引路，轉過觀音殿後，直奔大悲樓，柳雲程等見被火焚，全修理得完整如新，從大悲樓前經過，並沒停留，一直的往西轉過一段夾道，走進一道月洞門，這裏趕情是極大的一片敞院，遠遠的已經看到青蓮禪院的後牆，柳雲程跟黑狐屠風，見這片地方，完全是新開闢出來，夜探青蓮禪院，並沒見有這麼大的空場子，在迎面二十餘丈外，蓋起一段走廊式的歇息之所，裏面陳設着桌椅，在這一排走廊兩旁，擺着四個兵器架子，那兵器架上，除了兵器譜上所見的，還有幾種奇形的兵器，那顧劍堂，千手佛達禪在頭裏引領着，離着這段走廊還有數丈遠，顧劍堂等脚步微停，回頭向天癡上人看了看，那情形似乎在要請示天癡上人，此時天癡上人却往走廊旁一指，顧劍堂和千手佛達禪等，不奔迎面的走廊，向旁斜繞過來，轉奔走廊後面，繞過來又有一段小門，門已洞開着，這後面竟是一個十丈長八丈寬的長方形一段院落，天癡上人到了門首時，却向陸英方說道：「老衲正是遵從陸施主你的心性，不

必正講究那一切虛禮節，老和尚也爽快快的把我們的事解決下來，何必再多牽纏了不休，說着話已無往還讓，陸英方等隨着走進這段後院，屏風等已然看出這天癡上人十分狂妄，竟在這短短的三天工夫，也想這青蓮禪院，佈置成永久的江山，認定了無人阻擋他在蘭州城開山立門戶，所以他把本派練武場子全佈置出來，他分明在行開山大典之下，要廣收門徒，昌大門戶，明知道和形意派有未了之事，他決沒放在眼中，趕到再走進後面這段院落，這位終南劍客陸英方等明知天癡上人用意所在了。

## 第十章 兇僧——鍛羽

一進這門，只見這一段長方院落中，沒有別的圍着四週，佈置的全是南海少林派所練的各種絕技，凡是練鐵沙掌，練下盤功夫，練梅花樁，練輕身術，種種的佈置，足有二十餘種，還是圍着這段院落牆下四週，在這段小院的後半部，看着就十分扎眼了，除了進門來，三丈多寬的空地，往後走，東西北三面除了牆下裝製練功夫的器械，佔着丈餘寬的地勢，地面上完全埋起三尺多高的蓮花朵，這種蓮花朵也看不出是用什麼打造，因為上面全用彩色塗過，這一片地竟全是一片蓮池，每一個蓮花當中，是一支四兩重的牛油臘，可是在牛油臘旁，却多出一個鋒銳雪亮的劍頭子來，比較着臘燭還高起四寸，陸英方一看這種佈置，他從觀音殿把大家引領進來，就是安心要以他一身獨有的絕技來壓倒形意門，這完全是一種拔扈行爲，陸英方知道今日的事，不弄到血濺青蓮禪院時，決完不了，陸英方此

時氣靜神凝，對於他這裏的種種佈置，決不多看一眼，往前走過丈餘遠來，顧劍堂手佛達禪，達善達祥，和他手下一班門徒們，全往兩邊一排的侍立，這天癡上人向陸英方道：「陸施主，你看老衲這種處理的法子，可稱得起爽快麼，我們兩派既然終歸要以武力來解決存亡榮辱，到現在老衲只好以一身所學獻與陸施主爲我南海少林派一爭長短了，陸施主你看，這片以人工佈置的蓮池，這是我南海少林派一種淺俗的功夫，但是老衲這般年歲，不作欺人之舉，更不願強人所難，這種俗淺之術，在敝派名師蓮台拜佛，萬法歸宗，陸施主和我門戶不同，對於這種小巧的功夫，倘非同習，不願一試，老衲決不勉強，只叫他爲門下弟子操練功夫之用吧，」天癡上人的話，明着恭敬，暗含刻薄，這是當面硬逼陸英方，你只要不敢接這種功夫，那你自認是担当形意門的前輩老師，這不如我南海少林派的未學後進了，陸英方此時雙眉一挑，微微一笑道：「上人你用不着以這種言辭相激，武林中有七十餘個門戶，差不多每一門派中，全有一種獨有的功夫，難道一個武林中成名的人物，能够盡學各派所長，自有武功傳徒授藝以來，就沒見過這種人物，上人你佈置這種蓮台拜佛，萬法歸宗，陸某看看倒還沒有什麼驚奇之異，不過是由梅花樁脫胎而來，比較梅花樁功夫難一些而已，陸某不才，既然是奉我掌門人之命，爲我形意派主持一切而來，我若接不下上人這手功夫來，那也太以有負我敝派掌門人付託之重了，陸某父子兩代，爲形意門的傳人，只知以身許江湖爲門戶動力，生死非所計，但不知上人要怎樣較量，」天癡上人道：「我南海少林派從來不作以強壓弱之舉，這種蓮台拜佛萬法歸宗，怎樣較

量全好，不過老衲面前這幾個門下，全是碌碌之輩，形意門的，一字乾坤劍術，爲武林中最負盛名的劍法，現在老衲這班門下們，決不是陸施主們的對手，老衲想我們只憑這一陣分勝負存亡，老衲只以一人主持這一陣，陸施主任憑你所率領的人，只要肯在這手功夫上賜教的，盡管一試身手，老衲只憑一支鐵禪杖，要領教終南派一字乾坤劍的高明，不過咱們這一陣較量之下，可不准反覆，老衲只要被打下蓮台，我們是立時封閉門戶，率領一班門下，退出甘肅境內，決不在此有片刻停留，倘若陸施主們不是老衲的對手時，請示陸施主應該怎樣，陸英方道：「上人你何必再問，我們形意門，倘若不是上人的對手時，那怨我們武功不到學藝不精，也只有立時退出甘肅省，這西北一帶，只有讓南海少林派昌大門戶了，」天癡上人說了聲：「好，」立刻吩咐顧劍堂等，率領手下門徒，把所有蓮花上的臘燭燃起，他這種蓮台拜佛的絕技，是九九八十一個步眼，這種功夫，可不是平常武師所敢妄試，這在輕功提縱術沒有純青的火候，慢說是在上面還要動手，就是在上面走一趟拳全不容易，何況在上面更是要較量兵刃，這種地方運用起器械來，身形起落，器械上所帶的勁風，還得要躲避着，不能把臘燭撲滅，雖然臘燭被風撲滅，不能就算認敗服輸，不過立刻顯出你功夫不够來，這時顧劍堂等七八個人同時動手，不大的工夫把這九九八十一朵蓮花燈全燃起，燭焰閃爍着，在臘燭旁，那個劍頭子，全是鋒利雪亮，不過形勢稍微的像鴨嘴形，沒有劍頭子那麼尖銳，八十一盞蓮花燃好之後，一班人仍然退回來，那凶僧所帶的小徒弟，更從前面捧過一支鐵禪杖來，送到了天癡上人面前，陸英方一看他

這支禪杖，以他門下小徒弟送過來的情形就看出份量過重了，完全是純鋼打造，上面塗着黑漆，陸英方此時回頭看了看山陰柳雲程，黑狐屠風，自己方要發話阻止他們兩人不准他們上去，柳雲程屠風跟這位終南劍客陸英方雖是差着一輩，但是他們年歲差不多，柳雲程在終南門下，也是成名的人物了，今日來到青蓮禪院，雖說是有陸英方擔當一切，自己若是不敢上這蓮台較技的陣時，就算把一世的威名完全斷送在蘭州，自己總然毀在這，也得算着了，這就是寧死陣前，不死陣後，黑狐屠風，尤其是翻躍欲試，因為終南派到第七代這裏形意是已經算最盛的時期，也是司徒英奇，該着在武林成名，在這短短四十餘年前，形意門這兩代中出了好多出奇的人物，他們不只於師門受藝時，各自得到形意門的真傳，出藝之後，竟能自己精心研練，內中有幾個竟自造就出一身獨有的功夫來，所以司徒英奇這一代，形意派最負盛名的為江湖中傳頌着，龍虎會風雲，這是形意門兩代中特出的人材，山陰柳雲程，黑狐屠風這是一風一雲，還有兩位前輩，就是龍門商和，因為他也是獨擅輕身術，以入雲龍得名，還有一個是他親師兄另名叫翻山虎邱震，他把形意出的武功拳術以他個人的聰明，精究出一種掌力來，用十二行的打法，為形意派又開闢出一條拳術的道路，這翻山虎邱震，和入雲龍商和，年歲可太大了，全是八旬餘，可是武功本領已經到了上乘的境地。依然是威鎮一時，所以武林中數十年間傳頌着，這四位形意派特出的人材，山陰柳雲程今日在青蓮禪院，那能够示弱於少林僧，此時看出陸英方要阻止自己，不等陸英方開口，山陰柳雲程竟自說道：「我和屠師弟一到蘭州，已經兩番拜訪

少林派門下這幾位成名的人物，並且聽得天癡上人駕到蘭州，我和屠師弟也曾入攜翠峯鐵佛寺，瞻仰這位高僧的法相，今日來到青蓮禪院，蓮台拜佛萬法歸宗，本非所長，不過我們弟兄只有捨命陪君子，願隨陸老師之後，一會高僧，一試手法，」陸英方見他們話已出口，自己不便再阻攔了，更看到顧劍堂千手佛達禪，達善，達祥，臉上全帶着輕視冷笑，那情形分明是認定了這班人非敗在天癡上人鐵禪杖下不可了，陸英方此時看到一班鬼僧的情形，自己恐怕吃了他們的暗算，遂向天癡上人道：「上人，陸某一生作事光明磊落，上人也是南海少林派的成名人物，我們蓮台較技，除了掌中兵刃之外，是否還要動用別的，」天癡上人一笑道：「論起來，這種功夫既名爲蓮台拜佛，萬法歸宗，凡是在武上乘的功夫，可全在這上施展，不論兵刃暗器拳術，本可以盡量施爲，老衲想，我們只憑掌中的兵刃一決勝負，也就足是了，再用暗器爭長短，豈不嫌小家氣，」陸英方道：「這正是陸某所願，」說話間，陸英方却把外面的長衫脫掉，把裏面配帶的一個鹿皮囊也從肩頭上摘下來，隨在身後所帶來的兩名莊丁伺候着，把衣服等接過去，陸英方此時是一身藍綢短衫褲，正爲是叫天癡上人看到除了掌中劍，再沒有別點別的器械配在身上，此時，山陰柳雲程黑狐屠風，也在把外面長衣脫下來，此時那天癡上人由他門下伺候着他把外面的長僧衣去掉，一件短衲衣，灰僧褲，白布高腰襪，灰僧鞋，他把那條鐵禪杖接在掌中，身形往旁一撤，單手打問訊向陸英方柳雲程，屠風說了聲：「施主們，請，」這種地方是不用再客氣的，陸英方柳雲程屠風各把劍亮出來，陸英方掌中這口白鶴劍，也是名聞武



林的一口利刃，這三人全是左手壓劍，陸英方却低聲向柳雲程屠風說了聲：「人心難測，脚下留神，」黑狐屠風答道：「曉得，」陸英方隨向天癡上人說聲：「陸某獻醜了，」此時雙臂往胸前一攏，右掌指尖往左手劍鏤上一搭，明看是行禮，暗中却是把丹田氣收斂，抱元守一，氣靜神凝，脚尖暗中用力，肩頭左右不見晃動，却在斜着身軀一施體時，微往右一轉身，上半身往前靠，腳底下用上力，如微風掠波，蝴蝶穿花式，身形斜往上騰起，這陸英方並沒往前趕步換步，相隔着這片蓮花榕兩丈多遠，身軀輕飄飄落在了偏着西北角，陸英方先佔他西北乾天的主樁，山陰柳雲程也用的是登萍渡水的輕身術，跟蹤而上，那黑狐屠風，他竟自出人意料，施展燕子飛雲縱的功夫，身形往高處拔起，斜着往上竄，身形起到高處，足有一丈五六，猛往下一落，看他那情形是正往蓮花榕上砸，這麼高往下落，非把臟腑撲滅不可，可是他身形下墜，離着蓮花榕還有五六尺，突見他雙臂往起一揚，身軀竟微停了一下，再往下面落時輕飄飄右腳點在蓮花榕上的箭頭子上，面向着北，突然身形一轉，竟自翻過身來，向這天癡上人一點手道：「人，你這法子真高明，你還不請這來等什麼，」這天癡上人見黑狐屠風這種輕身術果然是有特殊的成就，決非一班武師所能及，口中說了聲：「老衲那會不奉陪，」這天癡上人，他是始終傲慢無禮，因為黑狐屠風這一點手招呼有輕視之意，他竟把鐵禪杖斜着往身後一背，右手握禪杖操在右胯後，禪杖尾，却從左肩頭探出來，左掌單掌在胸前一立，身軀向前一俯，腳下一點，已經騰身而起，竟用烏龍出洞的身法，身形捷如飄風，快如脫弦之箭，這麼大片的蓮花榕，

他偏不往別處落，竟往黑狐屠風停身處猛撲來，他這種身形只要叫他撲到，黑狐屠風首先要被他打下蓮花椿，尤其厲害的是他這單掌開路，眼看着已經身形到了蓮花椿上，黑狐屠風猛然肩頭向右一恍，他那口短劍已經換到左手，右臂向左一展，劍用出去，左手劍訣，卻從自己左胯旁翻起，向右一帶，屠風可並沒避去多遠，只往右退出一個蓮花椿，那天癡上人身形已經落在屠風原踩的那蓮花椿上，屠風因為他這種欺人的行爲，十分可惡，竟是這時候倏然把掌中劍往下一沉，從自己右腿旁圍回來，左手劍訣一領，右臂向自己的左側猛然一抖，織女投梭，向天癡上人左肩頭上猛點去，這種一上蓮花椿就動手本不合規矩，這可是天癡上人自己招出來的，天癡上人他見屠風的劍到，猛然一用肩頭，身軀微往右閃，他竟用往左掌往屠風的劍身上橫劈，屠風容他掌遞出來，身形可轉過來，猛然掌中劍往回一遞左手劍訣往外一揮，夜叉探海式，右手的二指竟向天癡上人官元穴上點來，天癡上人沒想到黑狐屠風手底下這麼厲害，自己掌已向上封出去，再往前翻鐵禪杖已來不及，只好一提丹田氣，腳下一用力，身軀騰起，向右退出三根蓮花椿，屠風雖然這一掌點空之下，往起一聳身，仍然躍到原踩的蓮花椿上，天癡上人這種烏鴉奪巢，饒沒用上，自己反被迫的向右退出來，黑狐看到陸英方柳雲程順着兩邊蓮花椿輕身疾走，陸英方是暗中要試試這種蓮花椿究竟有多大力量，並且要提防他有什麼陰謀詭計，因為事前，毫無所聞，猝然來和他較量這種功夫，倘若他蓮花椿上有什麼陰謀，容到這天癡上人真個的身形欺近了，可就不易再防範了，黑狐屠風和天癡上人這一稍就攔，正好給陸英方柳雲程留了

工夫，這兩人挨椿疾走，從西面轉到北邊，陸英方是沿着邊椿走，柳雲程却換了方向，從西南角斜奔東北，黑狐屠風，却也在這時移宮換步，輕點巧縱，在這上面完全憑腳尖之力，這種蓮花椿的佈置，花樣雖然翻新，却始終得按着梅花椿的規矩，步眼的尺寸絲毫不許錯，每一個蓮花椿全是相隔二尺五寸，從地面到蓮花椿頂是三尺三寸，他這種有一定的尺寸一定的步眼，只要練過這種踩椿功夫的，進退轉側，有時眼中不用再看脚下，一樣的進退自如不會踏空了，終南劍客陸英方此時在蓮花椿上已轉過兩面，黑狐屠風此時也把身形撇開跟山陰柳雲程所相反的方向，這三人全存着警戒，非把這蓮花椿走遍了不肯動手，此時陸英方已然試出這蓮花椿力量很足，這是見天癡上人尙還沒到了練神功絕技的火候，這此那福建大碑山少林寺的羅漢束香椿容易的多了，不過知道這是天癡上人數十年獨有的功夫，他在這上面能運用鐵禪杖重兵器，在武林中也稱一絕，此時，這三人移椿挨步，周星五展鳳翔，柳玉環金看得駭目驚心，他們雖是形意門下，已經能够收徒傳藝的師傅，但是可沒有練過這種輕身絕技，他那知道凡是擅長這種功夫的，一半是傳授一半是天賦，這種功夫不是盡人可學，此時陸英方柳雲程屠風，和那少林僧天癡上人，全把身形運用開，如同蝴蝶穿花蜻蜓戲水，這片後做院仗着四週牆外全圍着高大的樹木，在這麼大做院中，蠟燭不致被風撲滅，不過燭焰搖擺不定，在這種情形下，倒是先分不出腳底下功夫強弱來，剎那間已經盤旋了三週，那天癡上人，正從北面的蓮花椿上縱躍如飛，斜撲西南，却向從西南轉過來的陸英方招呼了聲：「陸施主，老衲要領教了，」他這個話一落聲，

身軀騰起，鐵禪杖雙手壓在胸前，趕到往下一落，他突然把鐵禪杖的前把一鬆，單手握杖尾，往外一振右臂，這條方便杖唰的直向陸英方胸前點去，杖身抖的筆直，杖頭帶着勁風，這一照面，就是玉女投梭，杖身上的功夫已經到了火候，陸英方把掌中白鶴劍猛然往起一翻，身形微往左一斜，掌中劍往起一立，一恍右臂，推窗望月式，劍身向杖頭上一滑，左手劍訣一提，這口劍跟着往外遞，反向天癡上人右臂下削來，這陸英方掌中這口劍，已經有四十餘年的火候，可是天癡上人這條鐵禪杖爲南海少林派中威鎮一時的功夫，他這條鐵禪杖上，沒看是那麼重的兵器，在他掌中運用自如，在陸英方往外一封招變招時，這天癡上人他安心在這蓮花椿上，以反常的功夫來取勝，練這種輕功下盤的絕技，最忌的是用濁力，可是他偏偏的能在這上面用重兵器，這就仗着他個人內功已到火候，他今日安心要把形意門弄個一敗塗地，這種蓮花台拜佛萬法歸宗，是他南海少林派一種獨有的絕技，所以他才敢發那麼大的狂言，任憑形意門有多少人，只要敢上蓮花椿的盡管上，他只憑掌中一條鐵禪杖，要獨鬥羣雄，他此時把鐵禪杖往後一坐，仍然是單手握杖尾，陸英方往外一遞招，他這鐵禪杖竟自猛向劍身上崩來，山陰柳雲程黑狐屠風，雖然是三人會鬥一個少林僧，可是決不肯同時進攻同時下手，總要稍分先後，免得被天癡上人瞧不起，形意門這種一字乾坤劍術，最能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柔尅剛，變化迅速，看着運用劍術時，不見怎麼快，只要一撒招，這劍招上就是隨着敵人的勢子生尅變化，招術是神妙莫測，鐵禪杖向外一崩，陸英方左腳點着蓮花椿，左手劍訣往下一按，身劍隨着往下一沉，腕

底翻云，劍身向裏一翻，身軀一矮已經變招爲撥草尋蛇，白鶴劍向天癡上人點着蓮花椿的左腿斬來，老和尚鐵禪杖封空之下，竟在這時猛然左腳往外一挨步，倒點蓮花椿，好厲害的少林僧，他在這種地方竟能施展玉蟒倒翻身，掌中鐵禪杖仍然是單手握着，嗖的帶着一股子勁風，反向陸英方的右肋後橫掃來，這一禪杖來得勁疾異常，陸英方竟在這蓮花椿上把左手劍訣往起一抖，身形是行雲流水，鐵禪杖離着身軀還有尺許，陸英方已把身形撤出來，天癡上人禪杖掃空，腕子上一甩刀，左手已把禪杖的前半部接住，可是背後突然喝聲：「接招，」正是黑狐屠風，用趕浪登波的身式，猛襲過來，黑狐屠風這種身形輕快，若不是故意的發聲示警，天癡上人幾乎沒覺出來有人襲到，這接招二字出口，這口劍已經遞過來，向天癡上人的腦後點來，天癡上人身形猛然一上步，脚下換了一個蓮花椿，往前微俯着身軀，猛然後把一提鐵禪杖往上一抖，倒捲鐵腕往屠風的劍底下崩來，屠風倏然抽招，劍撤回，可是跟着又回，這口劍帶着風從下往上一翻，反向天癡上人的右跨上削來，這種劍招變化的迅捷異常，可是天癡上人果然蓮花椿上的功夫精純，他猛然身形一轉，撥禪杖尾，前把向前一推，順水推舟式，向屠風的劍身上橫截過來，在這蓮花椿上無論是對拳過兵刃，手底下最快的也只是三招兩式，有時候，兩下的招術沒撤滿了，立刻就分開，此時黑狐屠風，見天癡上人禪杖上的功夫果然厲害，左手劍訣向後一展，肩頭一甩，右手的劍背着身軀向後一展，倒栽老蓮，甩劍向天癡上人右腿腕上斬來，天癡上人禪杖封空之下，猛然前往把上一提，這條鐵禪杖直立在他胸前，他後把微微的在下面一觀，

以定海針的手法，黑狐屠風手下那麼快，劍並沒撒出去，噲的一聲，黑狐屠風覺得虎口發熱，仗着輕功有極深的造就，不然就得被閃下蓮花椿，借着劍身被震，往外一擺的功夫，脚底下一點，已經騰身躍起，一連退出四根蓮花椿來，此時陸英方在這蓮花椿盤旋疾走由左往右圍，雖說是不能夠同時動手，連柳雲程也是全神貫注在天癡上人身上，此時山陰柳雲程見黑狐屠風退走，柳雲程由東面蓮花椿騰身一躍已然撲了過來，可是陸英方此時也是由東南往西北的主椿，這邊移宮換步，天癡上人他竟在這時猛然脚下一用力，連躍過三根蓮花椿，橫截陸英方往前進的身形，他這條鐵禪杖，泰山壓頂向陸英方頭頂上猛砸，山陰柳雲程本是向他進攻的，這一撲空，既已進招，不能再退，這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脚下跟着又一點蓮花椿，挺身而進，掌中這口飛霜劍隨着身形前進之勢，竟以織女投梭的勢子，人和劍一撲到，也正是天癡上人鐵禪杖往陸英方頭頂上砸的時候，陸英方已然肩頭微幌，讓過鐵禪杖，壓在胸前的白鶴劍，猛一斜身往外一展，鳳凰單展翅，這種勢子全是變化的如同電光流星，那知道此時柳雲程的劍也刺過來，這天癡上人，他這種泰山壓頂，是虛實並用，這種手法最爲厲害，也正出顯他的功獨到，禪杖往砸，帶着勁風決不是虛勢，陸英方一幌身避開禪杖頭，天癡上人竟能撒出的式子，半路收回，這種功夫也真驚人，這完全仗着內練一口氣，脚下不用力量，上盤反能用重手法，他竟在鐵禪杖往下一沉，突然往起一提，背後的劍也到，他竟用金蟬脫壳，仙人換影，身形快似颯風，往後一閃，這兩口劍可全到了，劍尖已經幾乎互相搭在一處，這天癡上人竟在這時猛然把鐵

禪杖運用撥風入打，唰唰的一連就是兩招，杖頭杖尾，雖是先後發招，幾乎分不出快慢來，鐵禪杖如狂風暴雨，陸英方撤劍旋身以白鶴亮翅反攻他背後，可是柳雲程的劍竟撇開，劍尖被鐵禪杖掃着，這杖着手底下也是有精純的功夫腕力足，就這樣劍身被震得往上揚起，柳雲程全有恍動，移身換步，身形才撤出兩根棍去，可是這天癡上人把鐵禪杖的招術竟自盡量的施展開，他竟以南海少林派，化南宗少林的棍法，他演成了天龍伏魔棍，這趟棍法施展簡直是威猛無比，並且安心以這種重兵器來取巧，在武功上動手過兵器，是一寸長一寸強，一寸短一寸險，可是得分什麼地方，任憑陸英方等同練過這種輕身絕技，雖則形式名目不同，可是大同小異，並且這種功夫有一種不變的原理，只是天癡上人這條鐵禪杖，在這蓮花椿上他能這麼施展，這是他獨有的技長，他這趟棍法運用在這條鐵禪杖上，一招跟一招，一式跟一式，漫說是遞招，工夫稍弱，兩丈內就不敢欺近了，被他這條鐵禪杖真要是打中了，任憑你有鐵布衫護身，也得把你打個骨斷筋折，只有這種輕身術，像鐵布衫硬功全不能運用，主要的是脚下不能用重力，只天癡上人一施展開，真如一條猛虎，陸英方雖是劍術精奇，黑狐屠風身形身形巧快，山陰柳雲程仍然是伺隙進攻，以死力拚，在這蓮花椿上，忽進忽退，或攻或守，可是天癡上人這條鐵禪杖運用到三十餘招，他竟把他自己本身護住，這三口劍雖則仍然不肯示弱，圍在他四週，只有陸英方偶然還可以伺隙進襲，黑狐屠風身形雖是巧快，時時得避着自己的劍，不能和他接觸，這種情形，工夫只要再一延長，總然陸英方不致於就敗在他鐵禪杖下，恐怕柳雲程屠風終有失招之虞，

就在這二下到了力爭生死之時，突然聽得在已片練武場子牆頭外的樹頂上有人高喊：「好厲害的鐵禪杖，我們的趁着沒死開開眼吧，」這時在蓮花椿上的千手佛達禪，鐵琵琶顧劍堂，達善達祥，以及一班門徒們，全是一驚，顧劍堂喝問：「什麼人大胆，」在他喝問聲中，靠着東邊牆頭外一株大樹頂子上，唰啦一陣暴响枝折葉落，從上面嗖嗖的一連飛縱下兩人來，身形太快，驟然間辨不清形貌，可是來人一現身形是一直的往蓮花椿上落來，顧劍堂等各自撒兵刀，可是這是來人內中一個竟高聲招呼道：「我說形意門的師父們，既後不是人寡對手也應該歇歇吧，讓我們這兩個老頭子也多開開眼，免得白活一世，」在這種青天白日衆目監視之下，樹頂子上隱匿二個人，絲毫竟沒覺查，來人的身手，不問可知，陸英方等因爲天癡上人此時處處下毒手，精神絲毫不敢稍懈，耳雖中聽得喊聲有意，也不敢分神去查竊，此時聽到這樣話風，陸英方不禁心中一動，趕緊的虛點一劍，往外一躲身，竟自退出五根蓮花椿，落在上面，那天癡上人，他也覺得來人現身的離奇，口風頗大，把鐵禪杖一收勢，柳雲程屠風，也全各往旁一撒身此時全看清了來人，陸英方在蓮花椿上，單是足點着蓮花，剛要施禮招呼，來人向他一搖首，帶着玩笑的口吻說道：「師傅們，可以下邊涼快涼快，該看我們老弟兄，見見世面了，」此時那天癡上人已然看到來人竟是兩個土頭土腦的鄉下老兒，這兩人的年歲不差上下，却是一胖一瘦，這個身軀瘦小的老者，骨格長的個別出奇，兩道長眉毛，全作花白色，一頂大草帽，正壓在眉際，兩隻深陷的眼眶，目蘊奇光，鬚鬚全作花白色，身上穿着一身藍布短衫褲，下面是白布襪子，



納幫的洒鞋，身上是任什麼沒有，他這種瘦不露骨，一雙手掌交錯在胸前，一隻腳尖點着梅花椿，身軀好像釘在上面一樣，紋絲不動，那個胖老者雖是身形胖可並不臃腫，肌肉堅實，黑紫的臉膛，眉毛鬚鬚全作白色，看那年歲至少有八旬左右，却天生來的一張笑臉，身形不高，他走上了蓮花椿，身軀是搖搖擺擺，此時山陰柳雲程黑狐屠風也裏向這二老者打招呼行禮，却被陸英方示意阻止住，柳雲程等一半欣幸，一半慚愧，二位老前輩此番一到，全能解決眼前這個危局，只是自己已經是形意門下成名的人物，首先來到蘭州，竟不能處理這場事，還得驚動這二位老前輩，這時那胖老頭，却向這三人說道：「你們不能再停留請下去吧，」陸英方等更不答話，相繼躍下蓮花椿，天癡上人他眼力不算不高，看出來人定是形意派老前輩們，手打問訊說道：「二位施主現身之下，就上蓮花椿，想是形意門中老師傳了，想老衲眼拙，我請示施主們尊姓大名也好領教，」那個胖老在哈哈一笑道：「和尚咱們開門見山說痛快話，別弄這種假斯文，你擺這種蓮台拜佛，萬法歸宗，是想要形意門下的命，和尚你的居心真是發大慈悲，把別人想送進天堂，我們老弟兄活這麼大年歲，沒看過這種眼，趕上了算一份，在這種地方也犯不上多耽擱何況這種玩意，我老頭子還玩不慣，我渾身覺着不得勁，爽快的告訴你，我們老哥兩個，家住龍門縣，隸屬形意門，我名翻山虎，他叫入雲龍，和尚你叫天癡上人對不對，我一個人說了，省得你費話，我老頭子正愁着這樣死得平凡無味，我這麼個好地方，了結一生，和尚你算做了了功德事，鐵禪杖看家的本領，骨頭裏的勁，不妨全施展施展，真心實意已經告訴你，我們

是送死來的，你還不放心麼，」天癡上人一聽出報名的是龍門雙劍，翻山虎邱震，入雲龍商和，形意門除了司徒英奇，這幾個成名人物全到了，尤其是這兩個人在二十年前已經名鎮四海，一露面邱震這老兒帶着十分輕視之心，天癡上人雖然看到這兩人赤手空拳，自己提着鐵禪杖，實覺不合禮，但是形意門中這兩人比掌門人還重要，我真能把他兩人打下蓮花棒，不只於壓倒形意派，我和尙更能雄視武林，少林寺南北兩宗也得向我底頭了，他遂不再客氣，怒聲說道：「邱震老兒，你這種語含輕視，拿着老衲來取笑，分明沒把你佛爺放在眼中，今日若不成全你這兩個老兒，我南海少林派也只有封山門，退出武林了，龍門雙劍何不亮劍轆毘一下，」入雲龍商和這時才答話道：「天癡和尙，我邱師兄已然明白告訴你，用不着假慈悲，這蓮花棒上，你能用兵器來獨擅勝場，我們若是打算用掌中劍來向和尙你領教，還得着你打招呼麼，你來看，我們只憑一雙肉掌，還可以接你幾招，並且又告訴沒打算活着，勝敗榮辱，全非所計，我們是爲開眼來的，天癡和尙，你還不撒招等什麼，」天癡上人喝聲：「好狂妄的老兒，佛爺就慈悲你吧，」說話間他移宮換步，揮動鐵禪杖往上欺身，那翻山虎邱震，這時却招呼了聲：「商老二，這種玩意我可不成，你先接着他，我得活活毘，」說話間翻山虎邱震，却沿着邊棒疾走，他那身形又胖脚下每一換步，身軀不是左搖一下，就是右恍一下，兩雙胳膊乍撒着，那種神精滑稽可笑這時入雲龍商和已經向天癡上人撲去，他這腳底下可是又穩又準，這時天癡上人已然腳下一點蓮花棒身軀撲到，相隔着兩根蓮花棒，鐵禪杖太公鈞魚式向入雲龍商和面門便點，商和微下

一底頭，頭上的大草帽並沒摘下來，一恍頭時，帽簷子和禪杖全碰了一下，可是剎那間，這入雲龍商和竟把身形往前一欺，以雲龍探爪的手法向天癡上人便打，天癡上人禪杖點空見敵人欺進身來，他用倒坐蓮台式，往後撤身，現杖尾，來點商和的脈門，可是商和這一接上招，雖則抽招換式，可是身形仍然往前欺，天癡上人，一看這種情形，自己要被剋制，在禪杖尾點空之下趕緊一擰身，腳下一點蓮花棒騰身撤退，想甩禪杖，以秋風掃落葉的式子把商和先逼開，好施展鐵禪杖的招術，他這種功夫最怕是敵人貼近了，可是他往後一撥身時，入雲龍商和如影隨形，竟自跟蹤而進，那邊容他亮開式，這入雲龍商和竟自施展小巧功夫，以擒拿手，暗藏着天龍八掌，絲毫不容他把身形撤開，如影隨形竟自貼近天癡上人的身旁，在這蓮花棒上運用自如，兩下搭一上手，就是十幾招，這天癡上人有遺支鐵禪杖，這入雲龍商和好厲害的手法，刁，拿，鎖，扣，吞，吐，撒，放，忽攻忽守，倏起倏落，這邊動着手，耳中更聽得那翻山虎邱震，一片咬啞喊嚷，口中直叫着：「和尚好損，這種玩藝真要摔死活人，和尚有本領下面對付去」，他一面呼喊着，可是腳底下越發的快了，左恍右閃，前後仰合，有時看他幾乎栽下蓮花棒，不知怎麼一來，竟自被他移宮換步，依然搖搖擺擺的往前闖去，眨眼間這九九八十一根蓮花棒，他把外九宮之數竟全踏遍只剩了當中這二十幾根蓮花棒，他尚沒踩到，這時他突然一聲暴喊：「天癡和尚你出這種主意，就該下地獄，我老頭子，和你拚了，」說話時他離着動着手的天癡上人有兩丈多遠，他竟自騰身躍起，誰也想不到他在蓮花棒上那麼勉強走，突然的施展開，猛虎

伏椿，飛鷹搏兔的式子，身軀騰起，猛往天癡上人背上撲來，口中還喊着：「抓」，人隨聲落，到了天癡上人背後，雙掌伸着，往天癡人身上猛抓，天癡上人正避開，入雲龍商和的雙龍探珠，一斜身正好翻山虎邱震到，天癡上人也是怒極了，他竟不顧再向商和還招，雙手握鐵禪杖，橫架金樑，雙臂向上一抖，往翻山虎邱震兩隻胳膊上翻來，兩下身形欺的近，這翻山虎邱震這種式子落下來，決沒有閃避的餘地，眼看着已經崩在他雙臂上，這翻山虎邱震猛然口中說了聲：「不成，」雙臂一縮，雙掌竟搭在鐵禪杖上，竟趁着他往上一抖禪杖之勢，那麼胖的身軀，竟自輕飄飄翻起，從天癡上人的頭頂上翻過來，反落在了天癡上人的背後，天癡上人一個玉蟒翻身，鐵禪杖橫掃千鈞，他要用這一條禪杖傷背後的兩人，可是鐵禪杖打出去，那翻山虎邱震，已經二次騰身躍起，從天癡上人的左肩頭上飛躍過來，那入雲龍商和却是原椿不動，身軀往下一矮，一棍浮游游戲水式，身軀如同倒在蓮花椿上一樣鐵禪杖從身上掃過去，入雲龍商和一個盤旋，身形已經斜着長起，金龍抖甲，雙掌斜着向外一換，向天癡上人的下盤掃來，天龍劍商和這一手掌力中暗已運了內家真氣，那天癡上人已覺出自己要毀在他這一招之下，他趁着鐵禪杖往外揮出去之力，脚下用力一點蓮花椿，身軀往左竄出六根椿去，往椿上一落，身軀一幌，脚下竟覺着鐵籤子有些浮動，自己緊趕一提氣，那知道這時那翻山虎邱震竟自帶着嘻笑的口吻招呼着，和尙你有點不成吧，我送你上西天，人隨聲起，猛虎出洞，勢子非常勁疾，聲發人到，往天癡上人面前的第三根蓮花椿一落，天癡上人竟用了招立劈華山趁着翻山虎邱震脚下沒落穩，

鐵禪杖砸下來，這邱雲却用右脚一找蓮花樁左脚踏虎登山，左掌往外一揮，向鐵禪杖上一封，竟把鐵禪杖擡出去，這邱雲猛然一個黑虎伸腰，雙掌向外一抖向天癡上人的中府穴，闕元穴震來，天癡上人知道這種掌法厲害，那入雲龍商和竟也在同時用潛龍升天，雲龍三現，金龍探爪的勢子撲到，天癡上人趕緊的往後倒蹀蓮台的步法，猛後一換樁，那知這一脚點上時這枝蓮花樁竟自向後倒去，天癡上人在身軀半轉之下再想騰身已經來不及了，並且已被邱雲的掌鋒震了一下，脚下收不住再往前一換步，脚只要點到蓮花樁立刻往前倒身那還收得住勢，剎那間竟連蹀倒了四根蓮花樁，連高腰襪子全被蓮花上箭頭子扎穿，皮肉划破，用鐵禪杖一點地竄出蓮台陣，天癡上人面色鐵青，咬牙切齒道：「邱雲老兒，你敢弄這種狡猾手段作弄佛爺，早晚不把玉柱峯化為灰燼，我就不是少林門下」說罷更向顧劍堂等喝叱，兩等立時隨老衲退出蘭州，敢有遲疑的立時處死，千手佛禪向欲一抄，只是天癡上人已然怒極，不聽他的吩咐非死在他禪杖下不可，尤其是那顧劍堂一片野心，想在蘭州造成他的勢力霸據一方，想不到連這個護衛差事全不準幹了，立時得跟着回南海少林寺，垂頭喪氣的隨在天癡上人身後，一面招呼着自己的人完全退出青蓮禪院，這時入雲龍商和知道是不了之局，索性追到大悲樓前高聲招呼道：「天癡和尚，作法自斃，尚不甘服，我們在終南玉柱峯等您，一百天內不到，我們弟兄定要親朝南海，瞻仰寶刹，和尚對得起你麼，可是像紀鴻圖侯三秀這種武林敗類，要仍然用卑鄙下流手段尋事，莫怪龍門變劍要斬盡惡魔。」天癡上人冷笑一聲道：「好，君子一言絕無反悔，咱們百日內相見

吧，」說罷帶領一班門下狼狽而去，陸英方等這才向龍門雙劍挨次見禮，入雲龍崗和道：「眼前事雖是告一段落，尚不算了局，你們趕緊的收拾一切趕緊玉柱峯自有掌門人主持，我弟兄一月內準回玉柱峯。」遂把青蓮禪院仍然交與原主持僧，龍門雙劍連隱賢莊全沒去，立時作別，這兩位風塵異人自有他的圖謀，這班人回隱賢莊略事安置，一同趕奔玉柱峯，至於火焚玉柱峯山莊，三襲玉柱峯，七劍朝南海，龍門雙劍解鈴繫鈴，化敵爲友，五英雙豔重聚會，獻藝少林寺，當於另一篇寫出，龍虎風雲至此就告結束。

（全書完）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四九年出版

長篇技擊小說  
龍虎風雲

實價

著者 鄭 證 臣  
作者 劉 彙  
翻印者 鄭 證 臣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地址：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分售處

天津 青島 北平 漢口 南京 徐州 蚌埠 蕪湖  
 中國書局 文亭街二四號  
 教敷營 洪益巷 楊竹斜街 莘梅路 哈爾濱道康里  
 新華書局 新華書報社 勵力出版社 勵力出版社  
 青島書局 青島書局 大華書局 大華書局 振記書局 振記書局  
 三山書局 三山書局 慈祥書局 慈祥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丁  
林  
林  
林



上海勵力出版社